

南 華 大 學

文學系

碩士論文

《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同性關係研究



研 究 生：黃宏仁

指 導 教 授：李艷梅 博士

中 華 民 國 一 〇 二 年 七 月

謝 誌

這本論文得以順利完成，要感謝的人很多。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李艷梅老師。謝謝他的引導與啟發，讓我得以進入《紅樓夢》這奧妙的世界；論文撰寫期間，百思不得其解之際，經他對論文指正與建議，常讓我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驚喜與發現；他治學的嚴謹與認真態度，讓我如沐春風，也是他的督促與叮嚀，讓我得以完成論文。在此，謹向艷梅老師致上我最誠摯的謝意。

另外，感謝口試委員朱鳳玉教授對論文的建議與期待；也感謝鄭幸雅教授提供的寶貴意見與看法，帶給我不同的思考角度與方向。感謝您們百忙中，撥冗審閱，並對論文多所建議，讓我論文口試之後有茅塞頓開之感。

感謝南華大學文學所的師長與同學們，往日上課情形歷歷在目，有您們陪伴的日子很充實也很溫暖。也謝謝學校同事們的加油與幫忙，謝謝您們。

最後感謝我的家人，感謝老爸與老媽對我的養育與教導之恩，也謝謝您們對我的包容與關心，讓我吃住安心還要勞煩您們幫忙照顧兩個小孩，能當您們的孩子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一件事，謹將碩士學成這份榮耀獻給您們。謝謝妹妹與弟弟的幫忙與關心。感謝親愛的老婆，有你的鼓勵與支持，讓我得以加快腳步完成論文。也謝謝兩個可愛又懂事的寶貝，常常給我加油和打氣。

感謝生命中對我幫忙過的每一個貴人與朋友們，我深深的感恩您們！

黃宏仁謹誌於 南華大學文學所 2013年7月

論文摘要

本論文以《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同性關係為探究主題，本研究除了運用文本分析外，也透過西方酷兒理論的觀點與女情文化的架構來觀看賈寶玉的同性關係。賈寶玉面對同性男子有不同的姿態：面對直系血緣倫常關係者是依禮的規範而行，而在面對賈府中非直血緣倫常關係的男子時，寶玉則採取較為隨和與不拘謹的態度，最後面對府外的男子們，寶玉的態度呈則現好惡兩極的反應。

我們看到了寶玉待人處事合宜的畫面，也看到他和同性的知己在一起的快樂愉悅，《紅樓夢》的寶玉在我們的眼前進行角色表演與自我展演的交替演出，也藉此來呈現他獨特的人格特質與價值觀。無論如何，寶玉的同性關係讓我們看到雖然外在世界的規範是存在的，但寶玉卻有無拘無束的內心世界，他穿梭其中，呈現了《紅樓夢》中獨特的同性關係。

曹雪芹在男女性別角色的創發上，突破了性別僵化的限制，呈現了人與人，一個主體深情對待另一個主體的關係，而此也足堪與當代的性別文化相互輝映。

關鍵詞：賈寶玉、同性關係、女情文化、酷兒理論、巴特勒、宗法父權、表演、展演

《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同性關係研究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探討.....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結構.....	6
一、研究方法與理論觀點.....	6
二、章節結構.....	16
第二章 宗法父權與清朝社會風氣.....	19
第一節 宗法父權.....	19
一、東西方父權制.....	19
二、宗法父權的特色.....	22
三、宗法父權的實踐.....	24
四、家族期待與個人選擇.....	27
五、宗法父權制下《紅樓夢》男子的樣態.....	28
第二節 清朝的社會風氣.....	30
一、清朝的社會狀況：反理學背景與「情」的解放.....	30
二、清朝社會的男色風氣.....	31
三、男色與文學.....	35
第三章 《紅樓夢》中賈寶玉與男子的關係.....	39
第一節 寶玉與直系血緣倫常同性關係.....	39
一、寶玉與賈政.....	39
二、寶玉與賈赦.....	45
三、寶玉與賈珍.....	47
四、寶玉與賈璉.....	50
五、寶玉與賈環.....	52
六、寶玉與賈蓉.....	56
七、寶玉與賈蘭.....	58
第二節 寶玉與非直系血緣倫常同性關係.....	61
一、寶玉與薛蟠.....	61
二、寶玉與賈芸.....	63
三、寶玉與賈蓀.....	65
四、寶玉與茗煙.....	67
第三節 寶玉與府外男子的關係.....	69
一、寶玉與秦鐘.....	69
二、寶玉與蔣玉菡.....	73

三、寶玉與柳湘蓮.....	75
四、寶玉與北靜王.....	77
五、寶玉與賈雨村.....	78
第四章 寶玉的同性觀.....	81
第一節 寶玉面對眾男子的內在價值標準.....	81
一、宗法父權下依禮行事.....	81
二、宗法父權下從容互動.....	84
三、以「清」為上、以「濁」為卑的行為準則.....	84
第二節 女情文化的展演.....	87
一、寶玉親近具「女性氣質」的男子.....	88
二、從情慾的流動來看寶玉和「濁」特質男人不同處.....	92
三、從女情文化的實踐來看寶玉對待喜愛的女子與男子.....	95
第三節 寶玉情感的流動與性別展演.....	100
一、性別角色鬆動與展演.....	100
二、跨性別的情感流動.....	103
三、角色表演與自我展演.....	106
第五章 結論.....	109
參考書目.....	115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紅樓夢》¹一書中是以女兒為尊所刻畫描繪的世界，書中以性別為界劃分出兩個截然不同世界，書中的「女清男濁」及「女尊男卑」觀念也多為學者專家注意。例如，嚴明在《紅樓釋夢》一書中曾說：

《紅樓夢》旨在打破「男尊女卑」的封建觀念，宣傳女子純真聖潔的思想。

2

大觀園裡住的是清淨潔白的女兒們，唯有寶玉能與她們自在相處。賈寶玉在生理表徵上是男性，其生命氣質卻較傾向女性化。比起一般男性而言，寶玉更具同理心，他能體貼並用情於自己所認同的人，並且是從不論對方的身分地位的。因此李師艷梅曾於文中論及寶玉：「在性別認同的價值觀文化上為女性的男主角寶玉來呈現這樣的價值世界，不同於歷來以男性為主體所建構的價值世界。」³值得觀察的是，除了那些女兒們，書中竟有部份男子並未完全被排除於寶玉的世界之外。例如：秦鐘、蔣玉菡、柳湘蓮、北靜王等仍受到寶玉的欣賞與喜愛，甚至寶玉還樂得與這些男子交往，然而，寶玉卻也曾說道：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

¹本文採用台北里仁書局 2003 年出版，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人校注之《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以其八十回為整體作分析歸納。

²嚴明：《紅樓釋夢》頁 39，台北紅葉文化，1995。

³李艷梅：〈從性別視角論《紅樓夢》女性文化的“痴情”生命境界〉一文 紀念曹雪芹逝世 240 周年 頁 124，揚州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

子，便覺濁臭逼人。(二回)

此中既然寶玉認為男人是污濁的，又是泥做的，為何還有部分的男子能獲得寶玉的青睞呢？寶玉與那些男子的關係又是如何？而書中其他濁物化身的男子，寶玉又是如何與之應對的呢？凡此均引發筆者探究的興趣，本文即欲透過寶玉與《紅樓夢》書中男子之間的關係進行耙梳，企圖探究寶玉與同性之間的關係型態與交往模式。

余英時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曾提及：

曹雪芹在紅樓夢裏創造了兩個鮮明而對比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我想分別叫它們作烏托邦的世界和現實的世界。這兩個世界，落實到《紅樓夢》這部書中，便是大觀園的世界和大觀園以外的世界，作者用了各種不同的象徵，告訴我們這兩個世界的分別何在。譬如說，「清」與「濁」，「情」與「淫」，「假」與「真」，以及風月寶鑑的反面與正面。我們可以說，這兩個世界是貫穿全書的一條最主要的線索。把握到這條線索，我們就等於抓住了作者在創作企圖方面的中心意義。⁴

因此寶玉面對《紅樓夢》書中的男子，尤其是一般同性氣質相近男子的態度，如不細細的區分與對照的話，很容易讓人誤以為寶玉對同性的行為模式和書中男子好男色的風氣相同，而無從使寶玉獨特的同性相處模式得以呈現。同性的關係尤其不可忽略的主題就是「男色」的問題。書中提到部份男子們具有好男風、狎優、蓄變童、龍陽之好等風氣，也因此，寶玉的性向問題近年來陸續被專家學者以不同的角度進行研究與討論。寶玉的同性關係與當時社會的好男色的風氣相同嗎？這也是筆者探究的重心之一，因此，從探究《紅樓夢》寶玉與同性之間的關係型態與模式中，將更進一步呈現賈寶玉的同性觀，以具體見出《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同性關係在中國性別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⁴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 41，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第二節 文獻探討

在進行文獻探討前，要先說明的一點，即有關《紅樓夢》賈寶玉的「同性戀」⁵相關論著十分豐富，然大都將寶玉同性戀關係簡單化，本文將採酷兒理論的相關概念對寶玉的同性關係進行探討，而不以同性戀的框架來看寶玉的性別身份，但鑑於前人相關研究極具參考價值，對於同性戀相關文獻仍列入文獻探討中，以期立基於前人研究脈絡而進行創發。

與本論文研究主題直接相關者有以下幾篇。

首先為楊詞萍在《雲漢學刊》發表的單篇論文〈《紅樓夢》中同性之愛的敘寫〉⁶，該篇文章認為「曹雪芹所敘寫的「藕官焚紙」情節是唯一明顯在大觀園內發生的同性戀事件，藕官、藥官、蕊官的真情至性，令人感動，賈璉、薛蟠以性享樂為取向的同性戀行為，為尋找刺激將男性視為女性的替代品，寶玉的同性之愛不同上述兩者，他對男性的愛慕是來自於他的戀影情節。」該篇論文以「自戀」的觀點闡述《紅樓夢》中的同性愛戀產生更多新穎的看法與詮釋。因此引發筆者從西方理論視角來觀察寶玉與同性的關係，不只限於寶玉對同性之愛的範圍，於是筆者將範圍擴大為賈寶玉與書中主要男子的關係來探討，以其更能深入作者的創作意圖。

其次寶玉的同性關係中與其要好的男子相處方式，有學者直接以同性戀稱之，或認為其為雙性戀，或是稱其為有好男色（男風）的現象，對寶玉模糊不清的性別身份，眾家學者看法不同。例如：施曄在《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

⁵1869年作家克特貝尼（Karl Maria Benkert）發明了同性戀（homosexual）一詞。此一詞彙後來被在性學這個持續發展之研究領域中、各式各樣的其他人用來描述同性的興趣（sexual interest）。Deborah T.Meem 等著 葉宗顯、黃元鵬譯：《發現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頁 46，新北韋伯文化國際，2012。

⁶楊詞萍：〈《紅樓夢》中同性之愛的敘寫〉頁 95-118，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雲漢學刊》第十四期，2006。

研究》一書中提到《紅樓夢》書寫有關同性戀的部份是一部前無古人的傑作，⁷他認為曹雪芹在書中有關專情的同性戀描述的情愛的經歷是雅潔婉轉的。陳益源在《古典小說與情色文學》的〈《紅樓夢》裡的同性戀〉中也認為賈寶玉的確曾有過同性戀的行止，但卻不宜與薛蟠一流的放蕩荒淫混為一談。⁸矛鋒的《同性戀文學史》中也提到《紅樓夢》也有許多同性戀的情節，主人公賈寶玉的同性戀與他的異性戀一樣，具有反抗封建禮教束縛的叛逆色彩。⁹康正果在《重審風月鑑：性與中國文學》的〈男色面面觀〉也探討到曹雪芹在書中表現寶玉不同於薛蟠的男色之癖的書寫方式¹⁰。錢道慶在《《紅樓夢》的超前意識與現代闡釋》第九章〈賈寶玉的同性戀論辨〉中提到中確認賈寶玉有過同性戀行為並分析寶玉同性戀的類型、對象和目的與根源並發現到寶玉的同性戀具有哲學與美學的意義。¹¹裴雪萊在〈淺談賈寶玉等人的同性戀問題〉一文認為《紅樓夢》中賈寶玉等人同性戀現象絕非偶然，他關乎當時整個明清時代社會風氣和主人公家庭生活環境、心理發展狀態，終顯作者之審美態度、價值評判，以及他對整個封建社會文化的反思。¹²

最後聶鑫森、聶鑫漢《紅樓夢性愛揭密》中提到《紅樓夢》中所描繪的同性戀特別是男性之間現象，必然是清代社會某些生活場景在藝術作品中的反映。賈寶玉厭惡、鄙薄占據社會中心位置的男性¹³。劉心武在《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第二部》中即曾提到曹雪芹透過賈寶玉來表達對社會邊緣人的關心。劉展在〈《紅樓夢》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¹⁴一文中指出《紅樓夢》中將同性戀者分為「皮膚濫淫者」和「意淫者」，並將賈寶玉的同性戀情分為三類。寶玉在書中沒有很強的

⁷施曄著：《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頁 552，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

⁸陳益源：《古典小說與情色文學》頁219-249，台北里仁書局，2001。

⁹矛鋒：《同性戀文學史》頁 95，台北漢忠文化出版，1996。

¹⁰康正果：《重審風月鑑》頁 152，台北 麥田出版社，1996。

¹¹錢道慶：《紅樓夢超前意識與現代闡釋》頁 195-209，北京圖書館出版，2004。

¹²裴雪萊：〈淺談賈寶玉等人的同性戀問題〉，《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第三十卷第二期，2011。

¹³聶鑫森、聶鑫漢：《紅樓夢性愛揭密》頁 56，板橋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5。

¹⁴劉展：〈《紅樓夢》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古代文學》江西科技師範學院，2009。

性欲衝動，而是發展與同性的獨特情感交流的體驗，與書中其他男子形成強烈對比，這三篇帶給筆者很好的啟發，將在後續章節中進一步將寶玉與書中的男子互動進行分類，以便釐清寶玉與同性之間喜歡與厭惡的對象的交往模式，以及與一般男子交友模式是否有不一樣的地方，如此不但可以藉由他人的觀點視角來重新認識寶玉，也可對賈寶玉的角色刻劃進行解構¹⁵。透過以上學者的研究得知與寶玉相交好的男子的事實，然大都注重在賈寶玉同性戀現象的探討與原因分析，這裡要提出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問題：即好男風在清代社會，並不是一隱諱負面的存在¹⁶。

這與近代西方性別理論中所提及同性戀是一壓抑的存在是迥然不同的，我們知道從古到今，同性情慾一直存在人類情慾史的內涵中，例如：在中國清代狎優、蓄變童甚至可以是身份地位的象徵，只要不影響傳宗接代，在默許的開放態度下，男色同性情慾是不會遭到禁止的，甚至可傳為佳話；而近代西方社會則是以罪和病態觀點來看待同性情慾，同性戀反倒是一個力圖爭取身份認同的族群。西方的酷兒理論卻批判了傳統同性戀理論在身份問題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構男女同性戀身份的同時，異性戀是如何被正規化的，酷兒理論認為身份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動關係和角色變換創造。本研究試圖於這一分歧點上，用酷兒理論¹⁷的觀點來反思中國的男色風氣，進而挖掘出《紅樓夢》寶玉獨特的同性關係

¹⁵ 解構永遠是雙重程序—既以旁觀者的清醒鞭撻原道中心論，同時又投入中心之內，不斷呈現「中心」所包含的邊陲、他者成份，直到「中心」這個概念瓦解。「他者」，既幫助建構者「自我主體」，亦不斷提醒「自我主體」的欠缺，不足及所不能承受的恐懼。周華山：《同志論》頁 172、179，上環香港同志研究，1995。

¹⁶ 詳見本論文第二章。

¹⁷ 酷兒理論作為一種政治策略在中國這樣的社會具有特殊的意義。由於中國文化中一向就有一種把各種事物之間的界限搞模糊而不是把它們區分清楚的傾向，由於同性戀身份政治在中國一向不發達，也由於國家和社會對於同性戀的壓制一向不像西方那麼激烈，因此，借鑒酷兒理論，中國的同性戀政治有可能跨越身份政治的階段，直接進入與所有非常態性傾向者聯合起來共同抵制異性戀霸權的階段，共同創造抵抗權力壓抑的新局面。轉引自羅賓等著：李銀河譯：《酷兒理論：西方 90 年代性思潮》頁 12，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結構

本研究透過中西方理論視角對《紅樓夢》的賈寶玉進行研究，除從文本對其個人、交友狀況進行系統分類外，也將發掘出賈寶玉對同性的內在價值觀。雖然一般人大都是把賈寶玉的同性情愛視為異常行為來看待，本文試圖從文本中與當時時代氛圍的關係，透過性別理論的角度觀察和酷兒（queer）¹⁸「不同於流俗」的觀察方式，來鬆動既有性別身份和性慾取向，凸顯傳統由生理性別所區分出來，向來被忽略的內容與意義。並以賈寶玉是「女情文化」¹⁹的實踐者的立足點出發，對書中男子進行對照與分析，挖掘文本中同性關係中不俗的意義，期待透過這清楚而細緻的整理去探究賈寶玉與書中男子的關係。

一、研究方法與理論觀點

（一）文本分析法

本論文將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分析並掌握文本中的情節與對話內容，並把研究範圍界定在《紅樓夢》中與寶玉同為生理性別為男性的人物上，探析彼此互動狀態。同性關係的男子範圍為賈寶玉在書中主要面對的男子，含有賈府中直系血緣倫常同性關係者、賈府中非直系血緣倫常同性關係者、賈府外同性關係者三

¹⁸「酷兒」是音譯，原來是西方主流文化時對同性戀者的貶義稱呼，有「怪異」之意，後來被性的激進派借用來概括他們的理論，其中不無反諷之意。「酷兒」這一概念作為對一個社會群體的指稱，包括了所有在性傾向方面與主流文化和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性別規範或性規範不符的人。羅賓等著，李銀河譯：《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譯者前言關於酷兒理論頁1，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

¹⁹「女情文化」是李艷梅論文中之創發概念。本論文將運用此概念架構展開。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頁234，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

種類型。

賈府中直系血緣倫常同性關係分爲長輩、平輩、晚輩。賈府中非直系血緣倫常同性關係分爲姻親、遠親姪子、小廝。賈府外同性關係分爲寶玉親近與厭惡的對象。本文研究依尋兩個主軸，一爲寶玉面對男子的姿態樣貌，寶玉面對賈府內外不同階層的男子，他的姿態與呈現的對話內容將是本文關注的重點。另一項爲寶玉面對眾男子態度中隱含的價值觀，將分析其行爲表現與內在價值。

本文採用台北里仁書局出版，馮其庸等人校注之《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該書以「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秋月定本）」（簡稱庚辰本）爲底本。因該書接近原著且保存完整、參校版本眾多、註釋簡明清晰，凡本文所引用皆從此本。另外參考脂評時，以陳慶浩編之《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²⁰增訂本爲依據，因其內容詳細與清楚。

期待透過原典的解讀，進而歸納與分析出《紅樓夢》賈寶玉同性關係的特色。

（二）酷兒理論相關論述

酷兒理論是 90 年代在西方興起的一種性理論思潮。酷兒理論不是指某種特定的理論，而是多種跨學科理論的綜合，它來自歷史、社會學、文學等多種學科。酷兒理論是對社會性別身份與性欲之間關係的挑戰，它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向男性和女性的兩分結構挑戰。²¹它預示著一種全新的性文化，它是性的、性感的，又是頗具顛覆性的，它不僅要顛覆異性戀的霸權，而且要顛覆以往同性戀正統觀念。它的前身是各種與同性戀有關的理論；它的哲學背景是後結構主義和後現代理論；它的終極目標是圓滿解決性別和性傾向的問題，創造新的人際關係格局，創造人類新的生活方式。以下分三個部份呈現，從同志到酷兒，接著是酷兒理論性別跨界，最後是巴特勒的性別理論。

²⁰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²¹羅賓等著，李銀河譯：《酷兒理論：西方 90 年代性思潮》頁 1-14。

1、同志到酷兒

西方同性戀美學始於希臘，同性戀在古代希臘社會不僅具有合法地位，它還被高度哲學化、玄學化、神祕化，從而形成人類歷史上影響深遠的第一次同性戀美學。²²

因此古希臘給同性戀以「人類最高級關係」的美名，認為它是一種人類感情最完美的表達方式。而古代西方最淵博的學者和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s，公元前 384 —公元前 322)也這樣的主張：「最美的友誼和愛情大多產生於男人之間。」²³男人之間除了性的關係外還有情誼的交流。而以柏拉圖為代表的古希臘晚期同性戀美學，則力圖給予同性情欲以精神化的、神祕化的解釋，號召人們擺脫同性愛的「迷狂」，從美少年的外形色相之美上昇到對永恆本體世界的絕對之美觀照之中。²⁴

在一九七〇年代，「同性戀」一詞在當時仍被醫學及法律論述所使用。人們也正逐漸將自身定義為「lesbian」或「gay」這個詞彙，認同男同志(gay)或女同志(lesbian)主體，不是處於被指派為知識客體的被動地位，而是公開地選擇或宣稱一個位置。²⁵

酷兒理論的前身與源頭來自於同性戀的相關理論。同性戀一詞最早帶有醫學疾病的含意，在 1973 年於美國精神協會除名後，以性別認同障礙稱之，其後影評人林奕華於 1991 年香港電影節提出了「同志」一詞，帶有政治的宣稱意味與自我認同外，同時也去除同性戀帶有醫學疾病的標籤。而後洪凌與紀大偉於 1994 年編輯《島嶼邊緣》專號中，引進西方 Queer 提出酷兒一詞來反思「同志」的政治宣言，質疑「有志一同」的大「同」世界，以酷兒的多重情慾流動，為身分帶來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把同志限定於如同異性戀體制般的僵化。²⁶，這是同

²² 茅鋒：《同性戀美學》頁 48，台北城邦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²³ 同註 22，頁 54。

²⁴ 同註 22，頁 66。

²⁵ Tamsim Spargo 注，林文源譯：《傳科與酷兒理論》頁 37，台北揚智文化，1996。

²⁶ 藍秀虹：《主體與性別認同：論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同志理論》頁 38，嘉義南華大學哲學系碩

志到酷兒的演變過程。

在性別研究的分析模式中，幾個主要觀念常可歸納成如下之圖表²⁷

生理性別 (sex)	男 (male)	女 (female)
社會性別 (gender)	陽剛特質 (masculine)	陰柔特質 (feminine)
性慾取向 (sexuality)	異性戀 (heterosexual)	同性戀 (homosexual)

張小虹認為在父權異性戀霸權的安排下，此井字型的排列組合中，僅有兩組是標準、正常的，亦即「男－陽剛性質－異性戀」與「女－陰柔特質－異性戀」，除此之外的其他排列組合方式（例如具有陽剛特質卻不愛女人的男人，或愛男人卻具陽剛特質的女人），都會被斥為娘娘腔、男人婆或噁心、變態。性別研究所努力的方向，不僅在打開原本窄化為二種的標準排列組合模式，更在於進一步質疑這期間男/女、陽剛/陰柔、異性戀/同性戀二元對立架構下所壓抑的各種差異，以期開放出更形多元豐富的性別與情慾流動。

2、酷兒理論之性別跨界

酷兒理論所力求提供的，就是一個顛覆了所謂「正常/不正常」性向²⁸

（sexuality）區分和模糊了「相宜/不相宜」男女/性別界限的理論，酷兒理論問題化了那種在性屬、性別和性向之間存在著穩固聯繫的普遍觀念。可以說，酷兒研究特別關注非常態的身份認同，或那些與社會指定模式相摩擦的性屬（生理性別）－性別（社會性別）－性向（性慾取向）組合。它鬆動了認同/身份意識，酷兒挑戰了有關身份認同的傳統觀念，也挑戰了類別本身。²⁹因此酷兒理論是針對同性戀文化的挑戰，對傳統的固定不變僵化的性別模式來說是一個有效的策

士論文，2011。

²⁷張小虹：《欲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頁 136，台北聯合文學出版，1996。

²⁸因參考各版本翻譯不同，本研究中採翻譯 sex 為性屬即指生理性別，gender 為性別即指社會性別，sexuality 為性相即指性慾取向，特此說明。

²⁹楊潔：《酷兒理論與批評實踐》頁 3，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略。

酷兒理論也向男女同性戀身份本身質疑，批評靜置不變的身份觀念，而提出一種流動和變化的觀念。酷兒理論不把男女同性戀身份視為具有固定不變的內容的東西，而將身份視為可變化的。酷兒理論認為，身份是表演性的，是由互動關係和角色變換創造出來的。酷兒理論批判了傳統同性戀理論在身份問題上的排他性，揭示出在建構男女同性戀身份的同時，異性戀是如何被正規化的。

因此從性別框架的清楚劃分，以視異性戀身分為單一形式，得知確實限制了主體的多元發展，唯有去除預設的框架，主體才能展現自我。像是酷兒的開放與多元，涵蓋所有身分，不把身分限定在「非異性戀即同性戀；非同性戀即異性戀」這樣的觀點之中，而是有各種可能。可能是異性戀也是同性戀；是同性戀也是異性戀，觀念是彼此蘊含的。

3、巴特勒的性別理論

巴特勒的主要觀點是性與性別之間沒有既定模式，性、性別、性意識也不再具有一致性的直線關係。巴特勒向性別的內在能力、本質或身分的概念提出質疑、認為它們不過是一種反覆的實踐，通過這種反覆的實踐，「某種表像被沉澱、被凝固下來，它們就被當成某種內在本質或自然存在的表象」。「慾望的異性變化需要『女性氣質』與『男性氣質』的對立，並且把這種對立加以制度化，把它們理解為『男性』和『女性』的本質。」³⁰

巴特勒的研究中，她認為，性別並非「先天自然的」，相反地，性別是格式化的重複行為，巴特勒將《性別惑亂》一書分三部分，並於最後一部分論述出性別展演概念的性別模仿性建構表示：「性別是身體重複的風格化，一套在高度嚴苛的規制框架內重複的行為，經長時間凝聚而製造出實體的表象，像自然的存在體。」³¹於是我們後天習得和長期重複著這些行為，創造出某個天生、穩定的性別核心的假象，這些行為和動作都並非是某個天然性別身份的流露表達。

³⁰羅賓等著，李銀河譯：《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頁7。

³¹Judith Butler 著，林郁庭譯：《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頁52，苗栗桂冠出版社，2008。

(1) 性與文化

巴特勒提出性一直都是性別，認為性與性別都是文化建構，並不是性別之於文化、性之於自然，這是由於身體總是在文化意義下被詮釋，因此性無法作為前論述事實，所以性一直都是性別。³²換言之，身體的性與性別都在文化意義下被詮釋，性沒有辦法先於文化之中存在，因此性與性別都是在文化中被建構，便沒有性為自然、性別為文化的區分。

關於選擇的問題，當性一直都是性別，在文化意義的賦予下，其選擇並不完全自由，所作的選擇都是為了符合期望（社會期望）、同儕或同事的要求，其性別是已被假定的選擇。³³也就是說，在文化中的性別無法完全的自由選擇，是因為會受到文化的個別因素所影響。

巴特勒提到「存在不在於行動、完成、成為的背後；行動者只是加諸於行為的虛構體—行為就是全部。」³⁴的觀點，表示當存在不是事先假定於行為的背後，只是虛構地藉由行為的同時才構成主體，不讓性別落入預設的實體化機制，切斷性、性別、性意識之間的鎖鍊，使性不等於性別也不等於性意識，去除性、性別、性意識的一致性，則性別主體將不再是強制性唯一的異性戀身分。換言之，巴特勒認為不事先假定女人該有的形象框架，認為「性別身分不在於性別表達的背後；該身分由據說是其結果的表達本身踐履性地構成。」³⁵

(2) 性別主體與展演

由於性、性別、性意識的一致會帶來的性別實體化，強制性地構成單一的異性戀身分與異性戀體制，於是假定好的實體化觀點，會讓人誤以為性別是自然的，因此巴特勒認為性別主體在文化之中不斷建構自身，性別身分是在主體行動的踐履（展演）中被構成，而非自然地導致人就是性別，是在實踐地同時產生性別主體，巴特勒曾說：「主張性別是建構出來的，並不在於申論它的虛幻性或人

³² Judith Butler 著，林郁庭譯：《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頁 9-13。

³³ 藍秀虹：《主體與性別認同:論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同志理論》頁 9。

³⁴ Judith Butler 著，林郁庭譯：《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頁 38-39。

³⁵ 同上註，頁 39。

工性，把這些辭彙作為與真實以及真正二元對立。這個研究指出某些性別的文化形態取代了真實，透過合適的自我自然化來鞏固與強化它們的霸權。」³⁶因此巴特勒揭露性別是偽裝出來的。

(3) 展演與表演

對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性傾向的分類中，巴特勒的「表演」理論具有重要性的論述。她認為，人們的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的行為都不是來自某種固定的身份，而是像演員一樣，是一種不斷變換的表演。

巴特勒認為性別身分在行為實踐(展演)中建構自身，如此一來，性別身分不會只有固定單一的身分，由行為實踐構成的身分有多種可能性。這表示由行為實踐構成的身分，沒有一個假定好的主體存在，只有在行為實踐的同時主體被建構，這就是展演。換句話說，主體不是先被假定好的男人、女人性別角色，再去站在衣櫃前選擇男人、女人的外衣，在選好的外衣之下表演先前假定好的男人、女人。展演是沒有預先假定好的主體，在行為實踐的過程中同時展演主體自身。也就是說，「表演」假定了一個主體，但「展演」卻是要反對主體概念的，因此是否能夠一個人意願而定，可以說是「表演」與「展演」間一個最基本的區別。

由此看來，表演與展演之間的區別在於「預先假定」，表演表示事先假定好的主體存在；而展演正好反對這樣的觀點。也就是說，巴特勒認為身分不是不證自明具有固定性的本質主義主張，而是認為身分是一種實踐不穩定的被建構觀點，是在「做」(do)一個主體而不是「是」(are)一個主體，「做」對應於展演；「是」對應於表演，同樣表示著，「做」是不具先預設的假定；而「是」則具有事先預設的假定。³⁷表演是依照腳本規範來進行的角色演出，而展演則從互動的行為來建構自身，這兩種有著不同的區別，也是筆者在觀看寶玉在同性互動模式中一個重要的依據。

透過西方的酷兒理論，我們得以觀看小說主人公的性別身份與情感流動，小

³⁶Judith Butler 著，林郁庭譯：《性/別感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頁 51-52。

³⁷藍秀虹：《主體與性別認同:論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同志理論》頁 39。

說創作者對其筆下角色模糊了傳統性別角色，藉著西方理論視角，筆者更能看清與捕捉住創作者的寫作與書寫方式，而我們看到寶玉的住所、穿著打扮、性情、言行舉止到與人相處模式，皆有其獨特的訊息，而其生理性別、社會性別甚至性慾傾向都需要經過仔細的探究才能看出端倪，因此本論文將透過西方酷兒理論奠基者巴特勒的性別展演概念，追溯出其認為性別主體是在文化之中的變化與流動，進而觀看寶玉是否在實踐地同時產生其性別主體³⁸。本研究將透過該理論視角對寶玉這個主人公進行分析，期待將性別模仿性建構論其核心概念「重複」、「操演」等進行系統論述，藉以釐清寶玉的同性交往模式。

（三）女情文化

《紅樓夢》一反傳統，採為閨閣昭傳的立場，為女兒們刻畫出與男性世界截然不同的女性世界，李師艷梅在〈《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一文中以「女情」一詞涵括之：

女情世界的人際是一種「平面網絡關係」，它與男義世界從社會名位出發所建立的「上下網絡關係」不同。女情世界的人際是一種「平面網絡關係」，在此關係中，人們的互動，並不建立在合宜拿捏的人情往來，而是人當下完全的一種絕假純真心意的發出，那是在人與人之間，以對方為主體的全心挹注的體貼與感通。³⁹

筆者將以女情價值世界之架構為出發點，觀照寶玉的同性交往模式，特別從該模式中採用社會性「去社會名位化」與人與人的關係中包含的「平面網絡關

³⁸Judith Butler 著，林郁庭譯：《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頁 51-52。

³⁹李艷梅：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頁 301。

係」、「關懷倫理」、「以對方為主體的體貼」等概念，對人物關係進行分析。

1、去社會名位化

社會名位序列下的角色，決定了人與人的關係型態與內容，而女情世界裡卻是要將角色拋去，人與人相處不考慮身份地位而是發自內心真誠的互相對待。

因此李師艷梅認為：

無論是身份尊貴的小姐，或較低下的丫鬟、戲子，均可在此中脫去了身份角色，自由地互動往來，沒有誰應當承歡誰，或誰應當取悅誰這樣的思維和義務。所以，人便成為一個全然主體性情的展現；人與人的交往互動，就不是像世道人情那樣是奠基在身份關係上來拿捏得宜，而是從己心而出的「情的發散」。⁴⁰

人與人相處不會考量人情往來下的關係利益和身份地位等，而進入到了一個彼此歡愉自在的狀態。

2、人與人的關係

(1) 平面網絡關係：

平面網絡關係就是人與人相處是平等的，無分尊卑貴賤、男尊女卑，大家都是同一個水平面上同等地位，沒有上下關係。

因此李師艷梅認為：

女情意義世界的展現方式有別於男義世界中以人情往來之關係為準，所忖度的行為方式，它是以一種超越此身份位置的一種彼此平等的關係來互通。而這平等的關係，便是以各自的主體情性為準，而以當下的純粹心意作出發的互通方式，此間沒有人情利益的考量，而是以對方的處境與心情作為心意發出貼近的對象，使得心意互通的雙方能感受到情意流通的體貼

⁴⁰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頁 235。

與溫暖。⁴¹

人與人相處沒有位階高低之分，沒有利害關係的交往，那是令人嚮往而超越身份束縛，這是人與人平等的對待。

(2) 關懷倫理：

關懷倫理下的人際關係有別於名位序列社會中還報作用的人際。關懷倫理是彼此之間發自內心的關心，這是自然而不做作的情感交流，對人發自內心的關懷，會讓人感到無比的溫暖。

因此李師艷梅認為：

女情的體貼，需要體貼者對對方的瞭解與關懷為基礎，所以，藉由寶玉的「作小服低」以及那對女兒的尊崇瞭解，特別能代表「體貼」所展現的價值……正說明了這和世道價值是相背離的。在女情意義世界中的「體貼」方式，可說超越了現實的利益，與人我之間的份際拿捏的。因為，此中人一心只在對方的處境與需要上用心，付上自己的關懷，此中是不計利害得失的。⁴²

真正關懷是超越世俗觀點的，也就是說不是以現實利益的考量為基準的，這是完全不求回報的付出。

(3) 以對方為主體的體貼：

體貼是《紅樓夢》中對人的一種獨特的對待方式，也是女情世界中人際往來的主要特色。

李師艷梅認為：

⁴¹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頁 251。

⁴²同上註，頁 262。

這份體貼與關懷，並不是所謂的得到此中人推崇的一種「德行」，而是自然而然以純真心意出發，彼此互為主體的相濡以沫。丫鬟之間，或小姐之間倒不足為奇，而是它最難得地在不同社會等級，甚或原男尊女卑的性別階層上被實踐著，而這些內涵可說是遠超過世道人情價值所強調的合宜性拿捏、人我利益的均衡與人際的和諧目標的。⁴³

本文認為寶玉是女情文化的實踐者，那麼，以此價值世界為出發點，觀照他的同性交往模式，將可從中發掘作者的創作意含與中國傳統性別文化的超越性價值。

二、章節結構

本論文研究架構，共分五章：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結構

第三節 文獻探討

第二章 宗法父權與清朝社會風氣

第一節 宗法父權

第二節 清朝社會風氣

第三章 《紅樓夢》中賈寶玉與男子的關係

第一節 寶玉與直系血緣倫常同性關係

第二節 寶玉與非直系血緣倫常同性關係

⁴³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頁264。

第三節 寶玉與府外男子的關係

第四章 《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同性觀

第一節 寶玉面對眾男子的內在價值標準

第二節 女情文化的展演

第三節 寶玉的情感流動與性別展演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章闡明本論文問題意識、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並對前人研究成果進行評述與說明本文欲突破的方向。

第二章則回到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作外緣條件的分析，作者必當對當時的社會思想與制度具有深入的了解和反思後才能完成此作品，因此本章將從宗法父權與清朝社會風氣兩方面來進行時代背景的分析，而能更貼近作者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與生活背景。

接著，第三章將本文對書中男子們系統分類與並進行與寶玉互動情形的內緣分析與闡述，將寶玉生活中會面對的主要男性進行關係分類，並從寶玉與他們的交談、面對姿態、互動模式進行分析。

第四章探尋寶玉面對男子們的姿態中所隱含他的價值觀，本文將分析出寶玉的行為邏輯、互動模式與背後隱含的價值觀。

最後，第五章結論則總結本論文的研究成果。

第二章 宗法父權與清朝社會風氣

《紅樓夢》的誕生必與作者所處的時代環境和社會風氣有所關連，在書中，賈府內外的男男女女，生活中無論食、衣、住、行和育樂等方面的表現均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的情景，並透過曹雪芹的生花妙筆刻劃得細緻而淋漓。這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藝術性，因此作者的思考脈絡無法離開對當時的社會環境與社會制度，所以本章將進行作品外緣環境背景研究，從宗法父權與清朝社會風氣兩方面來進行作者創作時代氛圍的探究，期待更能貼近作者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與生活背景。

第一節 宗法父權

「宗法父權」⁴⁴這個詞，主要是由西方父權制和中國宗法倫理兩者的結合體，因此，本文亦以此詞來稱之。本節首先介紹東西方父權制，再進入宗法父權特色分析，最後回到宗法父權實踐的討論，探尋個體在宗法父權下的面臨的期待與要求。

一、東西方父權制

⁴⁴「宗法父權」一詞，最早見於林幸謙著：《歷史、女性與性別政治——重讀張愛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他在討論張愛玲筆下的閨閣女子時以宗法父權來作為所謂「儒家瘋女」的立論基礎。此詞初次提出，雖有關宗法的闡述仍略嫌不足，因此李艷梅在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頁30因其頗能將西方父權制概念和中國宗法倫理的文化特色作一結合，因此亦以此詞來統稱。筆者以為中西父權概念的結合更能對人類的父權的概念進行全面性的闡述與探究。

「父權」這個詞，它原是從西方「父權制」(patriarchy)這個概念而來，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父權制」主要指的是：以「父親權力」為原則，支配一切的社會體制，或者是由群體內年長的男性獨掌家庭和公共政治權威的社會體制⁴⁵。

性別差異普遍被人們理解成父權制 (patriarchy) 的主要特徵，在這種社會體系中，男性相對於女性是居於支配地位。⁴⁶因此韋伯認為傳統權力乃是父權制，其認為年長的男性透過家庭行使傳統的支配權力。⁴⁷父權制的形成由此可知，當然也會以一系列的規範來要求人們遵守。

基進女性主義學者米麗特(Kate Milletts)提出一個宏觀的理論，以解釋父權制怎麼藉著意識形態（例如迷思與宗教）、制度（例如家庭、教育與經濟）與武力（例如毆打妻子和強暴）來運作。⁴⁸結果她發現男性支配女性（即父權制）是導致女性喪失社會地位的重要因素，因此米麗特認為，女性的劣等地位並非男女「天生」差異所造成。

對於性別的理解，在西方的社會通常認為始於西蒙波娃以哲學為基礎的著作《第二性》。她的名言：「女人是形成的，而非生成的。」為之後大多數理解性別不平等的嘗試建立了一個核心原則。女性（男性）之所以為女性（男性），並非自然所致，而是由「社會」或「文化」所造成。⁴⁹

中國的父權制是權力集中於家族的家長之上，家長負責統治家族，維持家族的和諧與安定。李師艷梅提到：「中國的家族結構中，原就是以『父之黨為宗』為其結構的特色，父祖是統治的領袖，而且也可說是一切權力的集中者。」⁵⁰這也可看出父祖之輩在家族中就是權力最高的中心。

另孫本文在《現代中國社會問題》一書中把中國的家族制度的特質概括為八

⁴⁵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頁 34。

⁴⁶Mary Holmes 著，謝明珊譯：《性別社會學導讀》頁 3，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12。

⁴⁷同註 46，頁 4。

⁴⁸同註 46，頁 90。

⁴⁹同註 46，頁 5。

⁵⁰同註 45，頁 34-35。

個方面：

(一) 父系制，家庭遞禪，蓋由父統 (二) 父權制，全家權力，集中於家長 (三) 大家庭組織，同一家庭中，得包括二代以上的直系親屬和旁系親屬 (四) 重視親族關係，凡宗族戚黨之人，皆視為休戚與共的分子 (五) 家庭經濟共同，凡全家之人，各盡其力，以維持家庭經濟，視全家為一經濟單位 (六) 卑幼無自由，全家由尊長統治，卑幼子女，須服從尊長 (七) 男女不平等，重男輕女，相傳已久，家庭中顯有差別 (八) 重視「孝」道，「孝」為家族精神的中心；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皆以「孝」字出發。⁵¹

由上可知中國的家族制度以父權制為尊，服從長上，並以孝為中心。在中國家族是以父權制，靠著就是父系血緣來傳承，宗法制度下與孔子的儒家學說結合，形成了家族約束的倫理道德，讓人得以依循並穩定了家族秩序，使家族成員能按階級遵守當行的規則，依禮行事。

中國父權制特別強調親屬關係範疇的重要性，以及家庭等級秩序皆按長幼尊卑排列的位置。在父權的結構底下，這往往是男性的權勢發揮較多的作用，而較弱勢的一方除非能有其他權力較勁的資本，否則便以承歡取悅或屈從的方式來保全自己。因此會發生中國文化在父權（上對下）的遵守模式，如：「長幼有序」的倫理觀念、「男尊女卑」、「男強女弱」、「夫前於婦」的觀念。及壓迫模式，如：男性對女性的控制、年長/強勢的男性對年幼/弱勢男性的宰制等。

李師艷梅在〈從中國父權制看《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意義〉一文提到《紅樓夢》的作者是基於同為邊緣弱勢者，站在一個非主流的論述立場來細細描摹了一個女性的世界，在其中透顯出作者對邊緣存在的一種深刻的同情與了解，而《紅

⁵¹ 潘允康：〈「家本位」與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中國家庭及倫理研討會論文集》頁 463，台北 漢學研究中心，1999。

樓夢》中的人們在面對父權的壓迫時，中國不同於西方女權運動的激烈反抗、批判或顛覆父權，而是採取一種隱匿與逃避的方式。⁵²因此本文藉由中國宗法父權概念，將對寶玉所處的傳統社會文化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二、宗法父權的特色

中國的宗法制度早在周朝已經出現了，原本以皇族、貴族為統治的階層，漸漸的被仕宦階層所取代。

胡文彬在《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論稿》〈紅樓夢與中國家族文化〉一文提到：

周朝實行分封制和宗法制，家族的型態是：『從諸侯到卿、大夫、士構成的各種貴族，他們的宗族也就是各種貴族宗族。在宗族成員中有貴族身份的人，也有平民，如在士的宗族內，繼位的嫡長子是士族貴族，餘子則成平民平民宗族既不發達，地位又低，因此可以把周代視為王族、貴族宗族時代。』兩漢至隋唐是世族、士族制時代，宗族逐漸由皇族、貴族居於統治地位而開始走向平民化。宋元時代出現官僚宗族制，士族消失了，科舉出身的官員們打破以血統（貴族）、門第的界限，成為宗族的主體。至明清兩代，官僚宗族又被紳衿宗族所取代，更加『民眾化』了。⁵³

由此可知宗法是中國古代社會構成的重要方式，而中國的宗法制以血緣關係為基礎，標榜尊崇祖先，維繫親情，在宗族內部區分尊卑長幼，並規定繼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員享有不同的權力和義務的法則。

「宗法父權」的概念是李師艷梅在〈《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所提出：

⁵²李艷梅：〈從中國父權制看《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意義〉頁 111，紅樓夢學刊 1996 年第二輯。

⁵³胡文彬：《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論稿》頁 584，北京中國書店，2005。

「宗法父權」這個詞，主要乃結合了「宗法倫理」及「父權」兩個概念。而宗法倫理則從宗法制度而來。要澄清「宗法父權」之義，首先吾人可知，在外文的共通詞彙中，patriarchy 其實即意指的是宗法制或父家長制(或譯為父權制)，人們一般均將宗法制理解成父系氏族之家長制，因此，似乎不需要如此贅言宗法與父權，但是由於中國的宗法制有其特殊之處，展現的價值倫理亦與其他國家不同，所以為凸顯中國父權制的特色，本論文乃以「宗法」與「父權」連稱的方式來說明，以凸顯中國父權制中的宗法倫理的價值特色。⁵⁴

宗法父權的概念包含了宗法制、父權制還有倫理道德的要求，這是中國歷代下來的一貫傳承與脈絡。而宗法和父權的結合，更加強了家族中統治階層的權力，宗法父權也是中國由封建制度到家族制度的一個權力的運用。

胡文彬在《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論稿》〈紅樓夢與中國家族文化〉一文中提到：

特別是宋代以後，家族制度除由一個共同祖先的血胤作為家族血緣紐帶之外，以族長權力為核心，以家族、族規、祠堂、族田為內容的家族制度逐步得到強化。⁵⁵

宋明以來，宗族制得到統治階級的支援，族權佈滿鄉村社會各個地方的衆多宗族，成為僅次於政權的統治力量。族權與政權交互互用，是中國的封建社會得以長期延續的重要原因。

⁵⁴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頁 30-31。

⁵⁵胡文彬：《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論稿》頁 584。

三、宗法父權的實踐

家庭是宗法倫理的實踐場所，中國傳統的「孝」觀念也此場所進行與實踐。

胡文彬《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論稿》〈紅樓夢與中國家族文化〉一文古人特別強調「百善孝為先」、「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⁵⁶，使孝成為中國家族中心主義的靈魂與基本命題。孔子說「孝」是「仁之本」，「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⁵⁷

由上得之「孝」的實踐，實為家族場域實踐倫理規範中排第一位的要求，家族的所有考量都是以「孝」為出發點。

黃曬莉在〈中國家庭人際倫理之辯證轉化〉一文提到：

中國人常將「倫理」與「道德」並稱，似乎不講「倫理」的人其道德即有所欠缺。倫理是依「理」來作為行為規範的，它訂出各式各樣的長幼卑之規矩讓人依循，不能破壞，否則被視為「失禮」或沒有「教養」。⁵⁸

由此可知「禮」是一種人與人相處所遵循的規範，這是中國長期以來深入人心的待人處事的內在要求。

李師艷梅認為：

孔子「正名」的觀念也使得子或臣的角色扮演有一明確的要求與依據，這一方面代表了「身份」的差序，另一方面也規定了當其「位」者所應依循的禮節內容，在此家國同構強調序列的結構中，不僅在國領域裡發揮作用，而且在家族裡的人子、幼輩更是理所當然地接受了孝悌所規定的內容

⁵⁶ 《孟子正義·離類章句上》

⁵⁷ 《論語·學而》

⁵⁸ 黃曬莉：〈中國家庭人際倫理之辯證轉化〉《中國家庭及倫理研討會論文集》頁 417。

⁵⁹，當此內容被規定的同時，亦即暗示了父祖所隱然被賦予的權力。所以，由家到國，可謂已全面地籠罩在宗法父權的價值體系裡，而儒家學說的著重孝悌，使得「宗法父權」下的父長權力核心更為穩固。⁶⁰

儒家學說強調仁的表現，如忠恕孝悌即是行爲的表現，將這些觀念和宗法父權結合，更能讓家族的人員有所遵循維持秩序，並能發揮儒家的道德規範。

鍾年在〈中國家庭的人生角色以幾種女性角色為例〉一文也提到：

角色（role）指的是個人在特定的社會和群體中，與社會地位或身份相聯繫並按規範執行的行爲。在家庭裡，依性別、年齡、輩份等原則可以劃分出不同的人生角色，家庭的每個成員都有其相應的角色位置，甚至具有一個角色叢（role set）。家庭內的親屬稱謂的劃分恰與角色劃分有相通的原則，因此可以用親屬關係來確定角色關係。⁶¹

由此可知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扮演不同的角色，而這個角色有其規範與限制。

胡文彬在《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論稿》〈紅樓夢與中國家族文化〉一文提到：「孝不僅要求人們對死去的列祖列宗盡孝道—祭奠祈求他們的神靈保佑後世的子孫人丁興旺，家族興隆繁盛，而且對活著的長輩要必恭必敬順從，例如：『父叫子

⁵⁹ 《說文解字·老部》：「孝，善事父母者」，《爾雅·釋訓》：「善父母爲孝」，《墨子·經上》：「孝，利親也」《說文新附·心部》：「悌，善兄弟也」，《墨子·兼愛》：「爲人弟必悌」。《論語·學而》：「孝弟（悌）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孝與悌是中國宗法制度下的一根本性的道德，孝悌的強調亦可說是維護家族私有制的嫡長子繼承制的根本。總括說來，孝乃善事父母，所以利親，而悌乃善事兄長，所以和順。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爲核心的考察》頁 45-46。

⁶⁰ 儒家政治整體常被女性主義者辯爲「父權共同體」（United Patriarchs），事實上，關於中國傳統婦女的處境，女性主義者和當代新儒家便有兩種全然不同的理解方向，前者是以儒家的道德體系，意識型態爲維護父權社會的「勢」而開出的「理」，而新儒家則以爲男女不同的禮儀規範，夫婦有別等，乃道德主體據「理」而造成的「勢」，關於此，可參見文潔華《鵝湖月刊》「儒家道德主體在父權社會中的理勢問題」，十九卷八期，一九九四年二月。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爲核心的考察》頁 46。

⁶¹ 鍾年：〈中國家庭的人生角色以幾種女性角色為例〉《中國家庭及倫理研討會論文集》頁 361。

死，子不敢不死』。⁶²

這是對父權發揮到極致的權力展現，也是春秋戰國時代，父子相親、父慈子孝的相對關係，演變到後來形成上對下、父權是絕對權威的不可挑戰性地位。

因此黃曬莉在〈中國家庭人際倫理之辯證轉化〉一文指出說明：

「五倫」原是一種相對性倫理，十義之中也是主張「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德、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禮記》〈禮運篇〉），人際倫理以父子為首，強調人與人間的自然關係（情感性關係），順人之情（人），先親親而後尊尊。五倫十義雖是相對性的倫理，卻是強調「以對方為重」的義務（梁漱溟，1963），使「義務」成了第一序的概念（余英時，1984），「義」也就成為盡其在我，對自己負責的態度。⁶³

同時也認為：

秦漢成立統一大帝國後，獨尊儒學，使儒學國家意識形態化。國家意識形態的儒學，及脫離立足於人本精神的先秦儒學，轉向法家化，陰陽家化、官僚化，也使得倫理從相對性轉向片面絕對性。如基於「陽尊陰卑」的「三綱說」：「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亦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換言之，人際倫理逐漸脫離以仁義為主要考量，而轉為尊卑之間的順逆問題，如「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順者為善，逆者為惡。這正也符合統治是和諧所強調的功效果量，但功效的維持又有賴於居下為者附從於居上者的威權、名分。⁶⁴

⁶² 胡文彬：《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論稿》頁 585，北京中國書店，2005。

⁶³ 黃曬莉：〈中國家庭人際倫理之辯證轉化〉《中國家庭及倫理研討會論文集》頁 437。

⁶⁴ 同上註。

原本先秦時期人與人之間相對關係演變成後來上下絕對服從的關係，當然隱含著統治者的政治意識，這是不可忽略的一點，因為絕對的權威，也會造成人性的逃避和抵制。

四、家族期待與個人選擇

家族強調家族的利益和對家庭成員的規範，而個人意志和思想將如何自處在此結構規範中，這也考驗著人的智慧。

因此林火旺在〈自由社會倫理體系中家庭的定位〉一文認為「其實人不只追求自由、獨立自主，也同時希望和他人建立緊密的關係，也就是說個性和群性都是人類共同的需求。」⁶⁵

人是群居的動物除需要合群外也希望有個人的自由，因此對家的義務與責任是每一個人要去面對的，而個人自由的意識往往就被壓抑或施展在檯面下了。

潘允康在〈「家本位」與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一文提到：「在當今世界上，從家庭和個人關係的角度上說主要有兩種代表性的文化：『人本位』和『家本位』。所謂『人本位』是說在個人和家庭的比較之中更重視個人，強調個人的生存、個人的利益、個人意志和個人的發展，主張人的個性和獨立性，以家庭服從於個人。在西方社會，大多是『人本位』的，而『家本位』則不同，它在個人和家庭的比較中更重視家庭，強調家庭的利益、家族的生存、家庭的意志和家庭的發展，以個人服從於家庭集體。一個社會實行『人本位』還是『家本位』跟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有關，也和文化傳統有關。」⁶⁶個人人性的彰顯與社會的期待下的角色扮演將是為人所必須去面對的問題。

而家庭制度一直是中國以來社會穩定的力量，因此潘允康在〈「家本位」與

⁶⁵ 林火旺：〈自由社會倫理體系中家庭的定位〉《中國家庭及倫理研討會論文集》頁 407。

⁶⁶ 潘允康：〈「家本位」與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中國家庭及倫理研討會論文集》頁 462。

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一文提到「傳統中國以父子軸爲主的父系家庭，強調單向之名份倫理，致使『和諧』傾向虛化。現代化之平權（夫妻軸？）家庭，強調以情義爲重之相對倫理，使得和諧有朝向多元轉化之可能。深諳「人際和諧」關係之轉化脈絡，家人關係間情義與名份之動態轉向，自有分寸拿捏之準則。」⁶⁷

身份名位與情義之間如何拿捏與面對考驗著每一個人，《紅樓夢》中的賈寶玉也是面臨如此的情境，綜上所述，「家族」與「個人」的關係是中國傳統文化上的一大特色任何人無法拋棄傳統，獨立自處，如何面對家族的規範與要求，而個人的自由思想或行動又如何自處，這都需要「和諧」「平衡」爲目標，才能維持穩定的力量。

五、宗法父權制下《紅樓夢》男子的樣態

紅樓中賈府的男子，承襲祖先建立的軍功，而得以襲官或經由皇帝賜官獲得官位成爲紳衿宗族，另也有靠科舉考試爲官的如賈雨村。這些承襲祖宗流傳下來的而得以襲官或依捐官獲得官職的人是宗族的主力。如賈赦現襲一等將軍、賈政爲工部員外郎、賈珍世襲三品爵威列將軍、賈璉捐同知、賈蓉應天府將寧縣監生，捐龍禁尉等。

官位或爵位在當時是一個人身份地位的象徵，也因此寶玉在此環境生長，雖然他年紀較小，但他厭惡仕途經濟，厭惡峨冠禮服，也不喜與爲官作宰的人接近，他喜歡在大觀園裡與女孩們接近，在府外與一些氣質相近的人接觸。宗法父權制下紅樓夢的男子，除了角色的不同外，其所散發出來的特質也不大相同，因此同樣是生理性別爲男性的鬚眉濁物，將其分爲兩類，說明如下：

（一）「濁」特質男子：男性長期從世俗的觀點出發所衍生的種種習氣，如：注重身份地位、講究階級、攀附權勢、追求仕宦、汲汲功名、鄙夷社會結構下層的弱勢人、好名好利又好色，而將女性視爲佔有的對象，皮膚爛淫等爲主要特徵。

⁶⁷潘允康：〈「家本位」與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中國家庭及倫理研討會論文集》頁 439。

(二)「清」特質男子：除了具有清淨潔白的女兒姿態外，還要拒絕經濟世道價值的收編、不談功名利祿、與人交往去社會名位化⁶⁸，並以「真摯」、「誠心」的情感對待人，當然還要加上純潔柔美的情性。

⁶⁸名位序列的社會結構中，無論男性或女性均被安置在這樣的結構，而每一個人在其位置上，也都有相應的社會角色，此社會角色也同時規範了人的行為。而去社會名位序列即是要將附在人身上的身份角色的標籤都脫去，人便成爲一個全然主體性情的展現；人與人的交往互動，就不是像世道人情那樣是奠基在身份關係上，而是發自內心情感的流動。人與人之間的人情往來不以利益爲考量，也不需顧慮彼此間的身分地位。李艷梅：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爲核心的考察》頁 232。

第二節 清朝的社會風氣

清朝是中國封建時代的最後一個朝代，也是小說最興盛的時代，當時的社會風氣、時代背景大大影響了小說的創作。小說與時代風氣、社會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关系。《紅樓夢》中具有豐富的性別文化，主角寶玉的男男關係的實現樣態，均可由此尋其軌跡。

一、清朝的社會狀況：反理學背景與「情」的解放

明朝中期以後，程朱理學失去了統治地位，心學流行，人們走向自我認識，社會風尚隨之變化。政治空間的縮小，精神上的挫折，物質生活的豐富都促使士人轉向追求物慾的滿足。冶遊、賭博、歌宴、置婢、納妾、狎妓、變童等等都是士人縱情沈溺的表現。⁶⁹這些現象也都反應在當時的小說上。王永健為嚴明所著《紅樓釋夢》一書所寫的序文中說：

曹雪芹透過小說的藝術形象體系所談的「情」，與明晚的李贄、徐渭、湯顯祖和馮夢龍等人所鼓吹的「情至」新觀念，是一脈相承的，皆具有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如果說，李、徐、湯、馮等人是「情至」新觀念的創始人，那麼，曹雪芹就是這種新觀念的繼承和發展者。⁷⁰

進入清代全國統一後，社會秩序日趨穩定，文化出版事業也相應發達，當然商業也開始活絡起來，這時也出現了出現封建地主階層。然而康熙中期以後為強化專制集權統治，清政府在文化思想上採取懷柔和高壓兩種政策，一面推行科舉

⁶⁹ 齊浚：《持守與善變-明清社會思潮與人情小說研究》頁 38，濟南齊魯書社，2008。

⁷⁰ 王永健：於嚴明《紅樓釋夢》序頁 15，台北紅葉文化，1995。

制度，提倡尊孔讀經，開設博學鴻詞科，修《四庫全書》，招攬延用人才，削弱士人反抗意識；一方面嚴禁士人結社，禁毀有碍書籍，大興文字獄，實行文化清剿，消弭異端思想。經過實行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清廷與漢族知識分子由對抗開始向合作轉化。

其中文字獄卻誤導了清代學術的發展，對文人的心態、人格和文學創作造成了傷害和影響。有些敏銳士子文人關注現實生活，發現社會弊端，對現實社會不滿，但畏懼罹禍，不敢放膽直言，只能摒於政治之外，著書立說不涉政治、不議朝政，或通過隱曲的形式發泄出來。

此時小說家關注的目光不約而同地轉向了與個體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問題，諸如：理學問題、八股科舉問題、人的地位問題等等。《聊齋誌異》、《女仙外史》、《儒林外史》、《紅樓夢》等都具有強烈的反理學色彩，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理學人性論的不合理，而這也代表了時代的呼聲。⁷¹這是《紅樓夢》承繼反理學思想而到情的解放的思想脈絡的演變。因此「情」的概念提出來後，就該使對僵化的體制產生了動搖，如追求個人的自由、尋求階級的平等、掙脫禮教的束縛、反八股文的科舉取士等，都是對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思想的反動。

二、清朝社會的男色風氣

明、清兩代是中國歷史上男色風氣興盛的時代，其原因有以下幾項：

在明代各級官吏以及一些書生，都喜好男色，並擴展到庶民之間。王書奴在《中國娼妓史》一書中，概括地敘述了明代庶民階層男色風氣的主要特徵：「第一，男色以閩中『契父』、『契兄弟』為最甚。第二囚徒戍卒，俱不能免，知明代男娼嗜好，已普及於民眾。第三此風盛於江南，而見染於中原。第四，明代娼妓亦以鷄姦行為，獻媚於狎客。第五，明代燕都男娼叫『小唱』，因寧波臨清籍貫

⁷¹ 齊浚：《持守與善變-明清社會思潮與人情小說研究》頁 36。

不同，遂有南北小唱之分。第六，男娼媚麗、儂巧西北遜於東南。」⁷²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提出：「明中晚期的那種衝破一切道德規範的束縛、刻意追求新奇和刺激的社會思潮促成了男性同性戀的氾濫。熱衷於這種性潮流的階層。當時社會上形成了京師、江浙、閩南等三個同性戀的中心區域」。⁷³由此可見當時的社會風氣和好男色流行的區域。

處於明清之交的小說家李漁，對當時的社會上的這種風氣曾說：

南風一事，不知何始，沿流至今，竟與天造地設的男女一道爭鋒起來。如今世上的人，一百個之中，九十九個有這件毛病。⁷⁴

李漁是以一種平常的心來看男色的，狎客變童在他看起來如同嬌妻美妾一樣並沒有什麼差別。在清初順治、康熙年間，朝廷幾番整肅娼妓，消除了歷代沿襲下來的官妓制度，同時清政府還大力控制私娼的規模，尤其是嚴禁逼良為娼，並「禁止官吏士人狎娼」。如此，在清朝中葉之前，嫖妓之風看似有所收斂，淫靡風氣似有扭轉。但這樣做也出現了兩個重大的影響：其一，政府禁官吏士人狎女娼，卻不禁狎男妓；其二，由於禁止嫖妓而被壓抑的欲望加倍地發洩到男妓身上，也可以說是狎男色、弄優伶、好男風的風氣又在官場以至士人階層和民間流傳開來，甚至傳為佳話。⁷⁵

清代的北京為男娼中心，男娼的下處設備完密，與女閨一樣。⁷⁶也因此男同性關係的情欲變成了可公開的事例。例如：徐紫雲與著名詞人陳維崧(其年)的一段生死纏綿情事，曾使無數的清代士人為之傾倒。明末清初名士與歌童聚集的水繪園可以說是當時社會風氣的一個縮影，投身其中的士人雖然未必都是嚴格意義

⁷²王書奴：《中國娼妓史》頁 230，台北萬年青書店，1974。

⁷³裴雪萊：〈淺談賈寶玉等人的同性戀問題〉，《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第三十卷第二期，2011。

⁷⁴李漁：《李漁全集·第四卷·笠翁小說五種》頁 107，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⁷⁵鄭思禮：《中國性文化：一個千年不解之結》頁 75，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4。

⁷⁶王書奴：《中國娼妓史》頁 322。

上的同性戀者，却普遍地對同性戀持有一種欣賞的態度。隨著清代政權的穩固和經濟的發達，世風日趨侈靡，士人狎優蓄童之風比明代有過之而無不及，許多官員士紳更是樂此不疲。⁷⁷

《紅樓夢》文本也反應了當時好男風的社會風氣，如第四回提及的馮淵，小說言其「酷愛男風，最厭女子」，又如第二十回言賈璉「只得暫時將小廝內清俊的選出來出火」。

綜觀清朝男風的角色約可分以下兩類：

（一）變童

男色之風發展而下，便是以蓄變童來突顯社會身份，當時官員的行樂總是離不開變童的陪伴，甚至把變童視為一種自己身份顯赫的標誌。《詞餘叢話》言：當時士人王文「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寫作於雍正年間的汪景祺《讀書堂西征隨筆》談到當時福建莆城令汪元仕「窮奢極欲，食則山珍海錯也；姬妾則粉白黛綠也；僮僕則宋朝子都也」。「宋朝」、「子都」都是上古著名的變童，這裡便是指出汪玩弄男色。⁷⁸

清代淫狎變童的風氣更盛，在「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二說：「凡女子淫佚，發乎情欲之自然，變童則本無是心，皆幼而受給，或勢劫利而誘餌。」接著紀曉嵐便舉了一個例證：「相傳某巨室喜歡狎狡童，而患其或愧拒，乃多買麗小兒，未過十歲者，與諸童戲，時便執燭侍側，種種淫狀，久而見慣，視若當然，過之四年，稍長可御，皆順流之舟矣……」。這裡可看出，變童之所以如此，是受人「勢劫利餌」，即威勢所脅，利物所誘，加上蓄意地造成他們心理變態所致。⁷⁹

這些變童的特色是「粉妝玉琢」的美少年，他們扮演的角色，其實也就是一

⁷⁷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頁 159 頁 160，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⁷⁸ 同上註，頁 161。

⁷⁹ 聶鑫森、聶鑫漢：《紅樓夢性愛揭密》頁 58 頁 59。

般妓女或姬妾扮演的角色，他們的功能是提供性的狎邪與取樂，以及在姿態關係上的屈從承歡⁸⁰。從《金瓶梅》和《肉蒲團》的某些情節來看，主僕之間的同性性行為是相當普遍的。而《紅樓夢》亦有類似的描寫，例如在第二十一回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時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又說賈璉「內懼嬌妻，外懼變寵。」

我們知道，明末時雖也有嚴重的男性同性戀風氣，但在社會上領風騷的畢竟還是馬湘蘭、李香君、柳如是、董小宛等一代名妓。而清一代，名妓寥寥，幾至於絕跡，這當然不是因為清代的數百年沒有靈慧美貌的女妓，也不僅僅是因為清代的禁妓，而是因為她們已不再是性興趣的中心。伶童取代了她們的位置，風流士人們捧的是名旦而不再是名妓了。捧伶狎伶之風如火如荼，京城中伶童蜂起，名旦代出，王公貴族爭納寵童，各種品伶捧伶的書刊如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名流才士紛紛以與名旦交游為榮事。風氣至此，士人的性興趣似乎完全轉移到同性方面來了。⁸¹

（二）優伶

古代優伶是種身分、地位、職業、才情上都比較特殊的人，由於藝術上的表演需要、角色與演員的性別互換(男優演女旦，女優演男生)，因而很容易產生同性戀現象⁸²。

清朝士大夫所狎昵的男色，多半是優伶。清宰相魏長生與和坤兩人，都有斷袖之寵。《燕蘭小譜》中所詠唱的「阿翁瞥見皆銷魂。」就是指他們倆。《金台殘淚記》甚至認為：「長生全堂人，其徒陳銀官成都人，故當時蜀伶而外，秦、楚、滇、黔、晉、粵、趙、燕之色，率於京師，比二人也。」據《清代聲色記》載，

⁸⁰ 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頁 230。

⁸¹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頁 176 頁 177，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⁸² 靄理士著、潘光旦譯：《性心理學》頁 285、頁 327，新知三聯書店，1987。

白菊溪總判兩江時，遇舊寵荷官，感慨繫之，吟哦得句：「荷老尚餘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時傳為美談。⁸³

一般男人也往往喜歡以伶人為自己的同性戀的性對象，而許多伶人出於各種原因常常也兼作出賣色相的行當。在清代，士大夫所狎男色中有一半是優伶⁸⁴。

清朝乾隆、嘉慶年代，盛行「相公業」。相公的本義是上層社會中的年輕男子，但在清朝也用它來稱扮演女人的男演員，後來則成為男伶而同時是同性戀對象的一種稱呼。「相公業」指的就是供男性同性戀者作為性愛對象的男人。後來有人覺得這樣使用「相公」一詞不妥，便改稱「相姑」或「像姑」。

「相公」是戲曲中扮演女角的男演員，他們平日打扮也女性味十足，說話嗲聲嗲氣，身上灑滿香水，走起路來扭扭捏捏，很能使一些同性戀者著迷。相公堂子（相姑堂子）直到清末民初才廢止，這些乾旦才專心一意的以唱戲為業，不再出賣肉體。

三、男色與文學

明清時期的小說，涉及到男色現象書寫的作品數量甚多，大都以側面體現了男性中心意識，以及男風在當時社會的一個支配性的影響和地位。在豔情小說《浪史》《肉蒲團》，世情小說《金瓶梅》《紅樓夢》中都涉及到對於男色現象的書寫，客觀真實地記錄了當時繁盛的社會男風風氣。更出現男風的專書如《龍陽逸史》《弁兒拆》、《宜春香質》、《品花寶鑑》等，從小說的數量來看，因此具有顯著的男風特質。小說的男風特質在文言小說中同樣明顯。明王世真的《艷異編、男寵部》、馮夢龍的《情史、情外類》及情人吳下阿蒙的《斷袖篇》等都專敘歷代男風故事。

小說中出現的形形色色的隱諱語也清晰展示出其好男風特質。無論是指代老

⁸³ 矛鋒：《同性戀文學史》頁 89，台北漢忠文化出版，1996。

⁸⁴ 王書奴：《中國娼妓史》頁 320。

官、契父、契兄、老斗、龍陽、變童(或狡童、頑童)、小官(或小朋友)、兔子、契弟、相公、男寵，還是指代同性戀現象或性行為的分桃、斷袖、翰林風、鷄姦等，都隱指男同性戀。⁸⁵這些作品的內蘊和表現的生活面為我們打開了過去所完全沒有看到過的明清社會生活的一個方面，從中我們可以汲取到大量的關於男性好男色風氣、道德觀念、審美傾向、男子賣淫狀況的信息。

在眾多作家詩人、文人名士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世人對男色的寬容和肯定。這首先表現在一批大文學家、詩人及名士們的言行上：湯顯祖《牡丹亭》第二十三出「冥判」，以十分輕鬆的調侃筆調，寫了酷好男風的李猴兒在冥間所受到的喜劇性的審判發落，表明了作者對同性戀者極其寬容的態度。在現實生活中，湯顯祖對同性戀行為也抱以十分同情以至贊賞的態度。另外，在《情史·萬生生》中，馮夢龍首倡頗具現代性愛色彩的平等的男子同性愛，首次描寫寄居於傳統宗族觀念又保全同性愛權力的同性婚姻。之後受到馮夢龍影響的曹雪芹，在著作《紅樓夢》中也嘗試了對同性戀情節的書寫，並獨特地概括為意淫者和皮膚濫淫者兩種類型。曹雪芹對意淫的同性戀現象產生審美興趣，試圖從中挖掘出真、善、美的品質，並以明顯的諷刺態度唾棄了追求「欲合」也就是書中所寫的「皮膚濫淫者」所進行的同性性行為模式，他還積極關注、同情甚至讚美同性戀者間的「情合」的感情模式，並不忘描寫女性同性戀的情感，以平等的角度去關注女子同性情感。⁸⁶

與曹雪芹同時代的文人也有好男色的記載，例如：乾隆時期的大文學家袁枚，亦以酷好男色著稱，並自引為風流。據載，在袁枚的青壯年時期的生活中，曾與張郎、袁郎、張彬、李郎、許雲亭等伶童有過異乎尋常的親密關係。鄭板橋是乾隆時期的書畫大師，袁枚對他不以為然，但他們在酷好男色這一點上却非常一致。⁸⁷

⁸⁵施曄：《明清同性戀小說的男風特質及文化蘊涵》上海師範大學社科處，2008。

⁸⁶劉展：〈《紅樓夢》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古代文學》江西科技師範學院，2009。

⁸⁷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頁 165 頁 17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藉由上述清代好男風的社會現象剖析，可知好男風具有一定的社會條件和現實基礎的，而小說家亦將此現象反應在其創作中。

第三章 《紅樓夢》中賈寶玉與男子的關係

劉夢溪在《紅樓夢與百年中國》提到「中國長期是一宗法社會，以家族為單位，親親尊尊，根蒂連結，單獨的個人無以立足。」⁸⁸因此，一個獨立的個體存在於一固有文化體制的宗法社會中，只能透過人際關係才能見其獨特的性格。本章對寶玉與書中男子的互動關係進行分析，從中分析寶玉面對男子的態度與行為表現，看看寶玉面對不同關係的男子時他是如何面對，並從中注意其面對姿態的差異性。

第一節 寶玉與直系血緣倫常同性關係

寶玉身處大家庭中，主要面對的男子，都具有血緣的關係，血緣是維持家族存在的紐帶，雖然生在何種樣態的家庭不是個人可以決定的，從家族中分析寶玉與具直系血緣倫常同性關係，可見出寶玉面對與自處的姿態。

一、寶玉與賈政

(一) 敬畏父親

賈政是寶玉的父親，深受榮國公和賈母的疼愛。他從小就酷愛讀書，對於仕途經濟十分熱衷，但遺憾的是他一直也未能獲得科舉出身，只是由皇帝賜了一個

⁸⁸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頁 55，台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官。賈政一生官運不佳，從最初任工部主事到後來升任員外郎，雖然也曾外任過學差，但是卻一直沒有再被升遷。賈政深受封建正統思想的影響，忠君孝母。而對於自己的子孫後代，賈政更是抱著極大的期望。書中這樣評價他：「謙恭厚道」、「大有祖風」，「非膏粱輕薄仕宦之徒」。(第三回)

寶玉尊重人倫孝敬長上，對父親畢恭畢敬，以儒家倫理道德為核心，合乎世道人情倫常關係下「正當」的「情」的表現。寶玉在父親在的場合中表現的是合乎倫理規範的表現，榮國府裡等級森嚴，寶玉看見父親便要垂手侍立，經過父親門前也要下馬。

且看第五十二回賈政不在家時，寶玉騎馬外出時的情況：

他在馬上笑道：「周哥，錢哥，咱們打這角門走罷，省得到了老爺的書房門口又下來。」周瑞側身笑道：「老爺不在家，書房天天鎖著，爺可以不用下來罷了。」寶玉笑道：「雖鎖著，也要下來的。」(五十二回)

由此可看出寶玉對賈政的尊敬不是表面的，其父親不在家時更能看得出來他對父親尊敬的態度。

另，又看第二十八回

寶玉曾對黛玉道：「我心裡的事也難對你說，日後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爺、太太這三個人，第四個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個人，我也起個誓。」(二十八回)

由此可見父親在寶玉的心目中排名是數一數二的，更甚於黛玉之上。從此觀點來看，寶玉受到儒家「愛有等差」的影響是必然的，並非完全如賈政眼中那個完全不守禮法的「孽障」。

寶玉要上學時，在第九回出現賈政告誡跟寶玉的李貴場景，並要他去請學裡太爺的安，並轉達說：

什麼《詩經》古文，一概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氣講明背熟，是最要緊的。(九回)

這和《倫語注疏·季氏》篇孔子對孔鯉說話也有類似的情景：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孔鯉想快步走過院子，卻給父親叫住，問及可有學《詩》學《禮》，於是，孔鯉遵循孔子的教訓去學《詩》學《禮》。賈政對寶玉也有類似的情節，即使是現代，大多數為人父親者也會透過對學業的詢問來表示對孩子的要求與期待，這可見儒家倫常中的孝道倫理與父親的期待是在日常生活中即可顯現出來的。

(二) 不符父親期望

深受儒家文化洗禮的賈政，自是對兒子有極大的期望，然而期望越大失望亦大，且看第二回寶玉抓週時的情形：

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爹便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那政老爹便大怒了，說：『將來不過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悅。」(二回)

寶玉抓周時只愛脂粉味的表現，早已讓賈政留了不好的印象，更何況日後寶玉更整天與女孩們膩在一起，一副不求上進的樣子，更使賈政對寶玉一直有著「恨鐵不成鋼」的憤懣。

加之，熱衷於仕途的賈雨村爲了討好賈政，常常拜訪賈府，而且「回回定要」見見賈寶玉。賈政一向也看重賈雨村，希望藉此機會與賈雨村多接觸的，好好學習「通明世事，練達人情」。但是賈寶玉在內心，極其不願與賈雨村這類濁臭不堪的「祿蠹」交往。

寶玉的行爲和態度並無主動違逆父親，他表面上仍是恭謹的，在父親在的場合中表現的是合乎倫理規範的表現。

例如第九回李貴像賈政報告上學的事

此時，寶玉獨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便忙忙的走了。(九回)

但是寶玉私底下是極不願去見老爺的且看第二十三回：

忽見丫鬟來說：『老爺叫寶玉。』寶玉聽了，好似打了個焦雷，登時掃去興頭，臉上轉了顏色，便拉著賈母扭的好似扭股兒糖，殺死不敢去。賈母只得安慰他道：『好寶貝，你只管去，有我呢，他不敢委曲了你。況且你又作了那篇好文章。想是娘娘叫你進去住，他吩咐你幾句，不過不教你在裡頭淘氣。他說什麼，你只好生答應著就是了。(二十三回)』

且看賈政不在時寶玉的表現，寶玉脫離了父親規範與限制則又是另一種不同型態的互動模式。例如第二十二回：

往常間只有寶玉長談闊論，今日賈政在這裡，便惟有唯唯而已。……且說賈母見賈政去了，便道：「你們可自在樂一樂罷」。一言未了，早見寶玉跑

到圍屏燈前，指手畫腳，滿口批評，這個這一句不好，那一個破得不恰當，如同開了鎖的猴子一般。」(二十二回)

這段話清楚而完整的呈現寶玉在面對父親前後的不同的姿態，在父親面前寶玉展現出為人子合宜的應對姿態，離開了父親的視線，則是另一種真性情的展現。

而寶玉對功名利祿的蔑視，則可從第三十二回他曾當面頂撞史湘雲的規勸可見：

湘雲笑道：「還是這個情性不改。如今大了，你就不願意去考舉人進士的，也該常常的會會這些為官作宦的人們，談談講講那些仕途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事務，日後也有個朋友。沒見你成年家只在我們隊裡攪些什麼來！」寶玉聽了道：「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罷，我這裡仔細污了你這樣知經濟學問的」(三十二回)

寶玉甚至連寶釵之輩勸導也會生氣，第三十六回也有一段描述：

或如寶釵輩有時見機導勸，反生起氣來，只說：「好好的一個清淨潔白女孩，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鬼之流。這總是前人無故生事，立言堅辭，原為導後世的鬚眉濁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瓊閣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靈毓秀之德！」……獨有黛玉自幼不曾勸他去立身揚名等語，所以深敬黛玉。(三十六回)

寶玉常以藉口逃避賈政對自己讀書情況的檢查，如第七十三回晴雯因見寶玉讀書苦惱，便以驚嚇藉機裝病要寶玉來逃避讀書，以上均表明賈寶玉無意讀書做官走光宗耀祖的人生道路。拒絕父親期待，完全放棄對功名利祿的追求，也背離社會期待。他的生命特質厭棄並排斥這種權位、權勢的追求。

(三) 父子衝突

寶玉與賈政親子之間自然的感情流露在文本中甚少出現，其關係已完全為社會的性別期待所取代，當背離這期待越遠，父子之衝突也越大。

且看第九回賈政對於兒子上學一事的反應，此中完全看不出父親對孩子的關心：

賈政冷笑道：「你如果再提『上學』兩個字，連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理。仔細站髒了我這地，靠髒了我的門！」（九回）

對孩子竟是如此諷刺與厭惡，有父如此威嚴實在讓人難與之親近。雖然第十七回「大觀園試才題對額」中，隱約可感受到賈政對寶玉有讚賞之意，但是寶玉每題一對額，賈政就罵一句如：「俗」、「畜生，畜生，可謂『管窺蠡測』」、「無知的業障」、「無知的蠢物」、「不足為奇」、「叉出去」等，父與子之間的形成獨特衝突形式。

第三十三回賈政知道了寶玉與忠順王府的戲子交往時，已十分不高興，正巧又碰上賈環前來進讒言，說寶玉逼姦不遂，害得金釧投井身亡，聽得賈政極為憤怒。以為寶玉在外流蕩優伶，表贈私物，在家荒疏學業，逼淫母婢，賈政便要下人請出家法，還親自掄起大板子朝寶玉狠命打去，並要用繩子來勒死。幸虧王夫人擋在寶玉身前，正在苦苦哀求之際，賈母也趕來相救，進門一看見寶玉血跡斑斑、氣息微弱地趴在凳上，心裡大慟，怒責賈政下手太重，賈政只得含淚跪下聽訓，眾人才趕緊將寶玉扶回臥房療傷。

事後黛玉探望寶玉並道：「你從此可都改了罷！」寶玉便長歎一聲，道：「你放心。別說這樣話。就便為這些人死了，也是情願的！」（三十四回）由此可看出寶玉被父親打，他不想逃也沒有怨言，為了蔣玉菡、金釧絕不後悔，可見其對

「父權」之壓迫顯然也毫不妥協，真是執迷而不悔！

然而，無論寶玉怎樣厭惡仕途經濟，厭惡峨冠禮服，他可以沉醉自己的情感世界而不理世事，也可以躲進大觀園優遊自在，但他畢竟得在這宗法父權社會下生活，無法背離傳統倫理，雖然內心使他極端厭惡此種權力與期待，但他終究沒有反抗，對父親永遠抱持恭謹的態度。

二、寶玉與賈赦

賈赦，是賈政之胞兄，賈璉之父，寶玉之伯父。襲榮國公及一等將軍之職。縱情享樂、毫無禮教、不顧名譽、沒有同情心，恃強凌弱。賈赦雖然襲官爵，但整日只知與幾個妻妾廝混，沒有什麼作為，是個靠祖宗庇蔭的賈府大老爺，貪婪且好色。

寶玉與伯父賈赦雖同生活在榮國府中，因隔房並不與寶玉有深入接觸，但是寶玉與之見面時仍依禮請安問候。

例如第二十四回描寫寶玉問候賈赦：

寶玉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次後便喚人來：「帶進哥兒去太太屋裡坐著。」（二十四回）

余英時曾在《紅樓夢的兩個世界》提到：「賈赦這個人在紅樓夢裡可算得是最骯髒的人物之一。紅樓夢裡有一條無形的章法，既凡是比寶玉長一輩的人，對他的不堪之處，描寫時皆有相當的保留，這也可以說是『為尊者諱吧』！」⁸⁹書中甚少提到賈赦與寶玉的對話和互動的情節，但是可以從賈赦取鴛鴦這事件來看。

⁸⁹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頁 47。

第四十六回鴛鴦因賈赦要他爲妾，他心情不好到大觀園散心遇到平兒和襲人與他兩人訴苦，寶玉躲在後面偷聽的情景：

鴛鴦已知這話俱被寶玉聽了，只伏在石頭上裝睡。寶玉推他笑道：「這石頭上冷，俗們回屋裡去睡，豈不好？」說著，拉起鴛鴦來，又忙讓平兒來家吃茶，和襲人都勸鴛鴦走，鴛鴦方立起身來。四人竟往怡紅院來。寶玉將方纔的話俱已聽見，心中著實替鴛鴦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任他三人在外間說笑。(四十六回)

由上可知寶玉心中雖爲鴛鴦抱不平，可是他不敢發出一句話來批評賈赦，只能保持沉默，這是宗法父權制度下要求長輩要展現恭敬的態度，絕不能冒犯長輩否則將背負不敬不孝的罪名，這也是寶玉會有如此的反應的原因。

另外此事件中也可看出寶玉與賈赦對女子的不同態度，鴛鴦內心裏是不願意嫁給賈赦這個已經年過半百的糟老頭的。所以鴛鴦才會說出這樣一句表示決心的話來：

別說大老爺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這會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賈赦因而生氣的說：「『自古嫦娥愛少年』，他必定嫌我老了，大約他戀著少爺們！多半是看上了寶玉，只怕也有賈璉。果有此心，叫他早早歇了心！我要他不來，此後誰還敢收？」(四十六回)

賈赦要以他的權勢和地位逼迫鴛鴦讓她全無退路可走，最後幸好賈母爲鴛鴦出面才阻止了賈赦。

爲了表明心意，鴛鴦在賈母面前發了毒誓：

因為不依，方纔大老爺越發說我戀著寶玉，不然，要等著往外聘，憑我到

天上，這一輩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終久要報仇！我是橫了心的！當著眾人在這裡，我這一輩子，別說是寶玉，就是寶金，寶銀，寶天王，寶皇帝，橫豎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著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從命！

（四十六回）

從此鴛鴦就以不理寶玉來表明心意。寶玉知道原由反而能體諒她的心意，因此第五十四回寶玉要回怡紅院時，看到鴛鴦在房內和襲人說話，寶玉怕鴛鴦看到他又賭氣走了，於是拉著麝月悄悄的走了，不打擾他們談天。

由此可見寶玉最在乎的不是將對方獨占為己，而是一片的痴心為對方，不管對方是否懂得此心，因此寶玉的體貼關懷尊重和賈赦的好色是不同的。

另賈赦想以重金購買石呆子的二十把古扇，他就使京兆尹賈雨村誣陷石呆子「拖欠官銀」，而加以逮捕，變賣了他的家產，抄沒了那些古扇送給賈赦。結果賈璉說了句公道話：「為這點子小事，弄得人家坑家敗業，也不算什麼能為」（四十八回），結果觸怒了賈赦，而被痛打一頓，賈璉敢發一語（批評父親），當然就落的被痛打的下場，這也是宗法父權下為人子的處境。寶玉對賈赦的態度是依禮行事，進行日常的請安問候，面對賈府的尊長，他是遵守著晚輩該進的禮貌，絲毫不敢踰矩，行為上保持恭敬順從的態度。

三、寶玉與賈珍

賈珍是賈敬之子，惜春的胞兄，賈蓉之父，世襲三品爵威烈將軍。因為他是寧國府的長孫，所以現任族長。由於父親賈敬一直好道煉丹，對他疏於管理，使他養成了貪圖享樂的紈袴子弟習氣，幾乎將要把個寧國府翻了過來，也無人敢管。

寶玉常出入寧府與賈珍偶有互動，例如秦可卿死去時，推薦王熙鳳來幫忙的就是寶玉出的主意。第十三回：

賈珍當下正憂慮時，因寶玉在側問道：「事事都算妥貼了，大哥哥還愁什麼？」賈珍見問，便將裡面無人的話說了出來。寶玉聽說笑道：「這有何難？我薦一個人與你權理這一個月的事，管必妥當！」賈珍忙問：「是誰？」。寶玉見座間還有許多親友，不便明言，走至賈珍耳邊說了兩句。賈珍聽了喜不自禁，連忙起身笑道：「果然安貼。如今就去。」(十三回)

寶玉與賈珍是同輩，平常藉由賈府內的活動而有往來，而寧榮兩府互動頻繁，關係親密，因此寶玉常常到處走動，他不會置身事外，但有自己的行事準則，不會做出皮膚爛淫的舉止來。

且看第六十四回賈敬死去時：

賈珍、賈蓉此時為禮法所拘，不免在靈旁藉草枕塊，恨苦居喪。人散後，仍乘空尋他小姨子們廝混。寶玉亦每日在寧府穿孝，至晚人散，方回園裡。
(六十四回)

同回又說道：

賈珍近因居喪，每不得遊玩曠蕩，又不得觀優聞樂作遣。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幾位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賈赦賈政聽見這般，不知就裏，反說這才是正理。文既誤了，武事亦當該習，況在武蔭之屬。兩處遂也命賈環、賈琮、寶玉、賈蘭等四人於飯後過來，跟著賈珍習射一回，方許回去。(七十五回)

從此中可看到寧府的活動寶玉均參與其中，對於寧府中發生的事情是一清二楚的，他冷眼旁觀，而在這公開的場合裡他必得去面對，並適時展現出合宜的應對進退方式。

有一次柳湘蓮向寶玉打聽尤三姐的事（第六十六回）：

湘蓮聽了，跌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了！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我不做這剩忘八。」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什麼？連我也未必乾淨了。（六十六回）

由上可知寶玉面對家族的成員他有他的應對方式，縱使他的好友欲打聽賈府的事，仍會碰上軟釘子，家族成員如賈珍的喪德敗行⁹⁰寶玉是不會正面公開的回應與批評家族的成員，他總是保持著合宜的態度面對賈珍與運用智慧來面臨他人的詢問。

又如第七十五回：

原來賈珍近因居喪，每不得遊頑曠蕩，又不得觀優聞樂作遣。無聊之極，便生了個破悶的法子，日間以習射為由，請了各世家弟兄及諸富貴親友來較射。因說：「白白的只管亂射，終無裨益，不但不能長進，而且壞了式樣，必須立了罰約，賭個利物，大家才有勉力之心。」因此，天香樓下箭道內立了鴿子，皆約定每日早飯後時射鴿子。賈珍不肯出名，便命賈蓉做局家。這些來的皆係世襲公子，人人家道豐富，且都在少年，正是鬥雞走狗、問柳評花的一干遊蕩紈褲。因此，大家議定，每日輪流做晚飯之主。每日來射，不獨擾賈蓉一人之意。於是天天宰豬割羊，屠鵝殺鴨，好似臨潼鬥寶一般，都要賣弄自己家裡的好廚役好烹炮。（七十五回）

⁹⁰賈珍已有尤氏、佩鳳、偕鸞等嬌妻美妾，與秦可卿、二尤甚至賈薔也有曖昧之舉，在《紅樓夢》一書裡，還沒有像他那樣，做出那麼多不堪的亂倫關係。

賈政與賈赦聽說如此，於是命令賈寶玉、賈環、賈琮與賈蘭四個人，每日飯後也要過去跟著賈珍習射一回才許回府。

但是賈珍志不在此再看同一回：

賈珍之志不在此，再過一二日便漸次以歇臂養力為由，晚間或抹抹骨牌，賭個酒東兒，自後漸次至錢。如今三四個月的光景，竟一日一日賭勝於射了，公然鬪葉擲骰，放頭開局，夜賭起來。家下人借此各有些進益，巴不得如此，所以竟成了勢了。外人皆不知一字。(七十五回)

此中作者並沒有描寫到賈寶玉處身這種場合時的言談舉止，有一天賈母問賈珍：

賈母笑問道：「這兩日，你寶兄弟的箭如何了？」賈珍忙起身笑道：「大長進了，不但式樣好，而且弓也長了一個勁。」賈母道：「這也夠了，且別貪力，仔細努傷。」賈珍忙答應了幾個「是」。(七十五回)

假借射箭之名行玩樂之實，賈珍開賭場，喝酒時又有粉粧錦飾的變童陪喝酒，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好像讓寶玉消失似的，文中看不到寶玉射箭或吃喝玩樂的情形，因此作者顯然要借此呈現賈珍等紈褲子弟不合宜的舉止，相同的由此可知寶玉則是不與他們混作一處，而是有自己一套自處的法則。

四、寶玉與賈璉

賈璉是賈赦的兒子，王熙鳳的丈夫，巧姊的父親。賈璉雖然捐了個同知的官位，但卻不務正業，終日只知飲酒作樂，尋花問柳。他就是一個風流成性的花花公子，即便是在精明的妻子王熙鳳的嚴格看管下，也仍舊不改好色的本性。

賈璉是年輕不管事的主子，管理對外的事物，寶玉面對他多是依禮問安的場景，與生活在內幃的寶玉生活上交集不多。

且看第六十六回，湘蓮因問賈璉偷取二房之事：

寶玉笑道：「我聽見茗煙一千人說，我卻未見，我也不敢多管」（六十六回）

由以上的這段談話，可以看出寶玉對賈璉的行為是不會表示任何個人意見與看法的，他遵守著對堂兄長的尊重，不會妄加的批評，但又在不願說謊的情況下，因此他只好藉著別人（茗煙）的話轉述，此中可以寶玉在與同性平輩相處時的智慧，對照上述的賈珍，筆者從中發現寶玉面對同性家族成員的姿態是有其個人獨特的應對方式，這也是寶玉一貫對待血緣倫常同性關係的標準態度。

另外從事件來看寶玉與賈璉的不同，且看第二十一回

賈璉「只離了鳳姐便要尋事，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時將小廝內清俊的選來出火。」又說賈璉「內懼嬌妻，外懼嬖寵。」（二十一回）

賈璉利用權勢地位來滿足自己的欲望，完全是強勢群體對弱勢群體的壓迫，基本沒有感情可言，只有個體欲望的滿足。這在寶玉的身上見不到的，也做不出來的。這種現象說明在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佔有與被佔有關係，是不平等、不自由的。寶玉與賈璉雖然都是主子階層，一個是善用自己階級上的優勢去尋求私利，另一個展現則是對人的尊重。

家裡為王熙鳳擺生日宴會，賈璉趁機把鮑二媳婦勾搭上手，被鳳姊撞破抓住廝打，他又氣又愧，變遷怒於平兒。且看寶玉如何安慰平兒：

寶玉忙勸道：「好姐姐，別傷心，我替他兩個賠個不是罷。」平兒笑道：「與你什麼相干？」寶玉笑道：「我們弟兄弟姐妹都一樣。他們得罪了人，我替

他賠個不是也是應該的。」又道：「可惜這新衣裳也沾了！這裡有你花妹妹的衣裳，何不換下來，拿些燒酒噴了熨一熨，把頭也另梳一梳，洗洗臉」一面說，一面便吩咐了小丫頭子們舀洗臉水，燒熨斗來。平兒素昔只聞人說寶玉專能和女孩們接交；寶玉素日因平兒是賈璉的愛妾，又是鳳姐兒的心腹，故不肯和他廝近，因不能盡心，也常為恨事。（四十四回）

寶玉因自來從不曾在平兒前盡過心，且平兒又是個極聰明極清俊的上等女孩兒，比不得那起俗拙蠢物，深以為恨。今日是金釧兒生日，故一日不樂。不想落後鬧出這件事來，竟得在平兒前稍盡片心，亦今生意中不想之樂。因歪在床上，心內怡然自得。忽又思及賈璉惟知以淫樂悅己，並不知作養脂粉。又思平兒並無父母兄弟姊妹，獨自一人，供應賈璉夫婦二人，賈璉之俗，鳳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貼，今兒還遭荼毒，想來此人薄命，比黛玉猶甚。想到此間，便又傷感起來。（四十四回）

寶玉對賈璉言行舉止不會公開批評，只能透過內心的獨白來呈現，這是他面對的姿態。寶玉平時對平兒即有憐惜之意，只是礙於賈璉和鳳姐兒不敢表露，這次寶玉的用情，也是不求回報的，也不欲求對方在情感上佔有份量，他體現出的細膩溫柔恰顯出賈寶玉的獨特的性格，他付出的當下也獲得極大的滿足。

六十三回也藉由賈蓉之口：「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璉叔還和那小姨娘不乾淨呢」，賈璉肉慾與物慾的貪婪和恣意，體現賈府男子的墮落，也折射出其人品低下，寶玉面對隔房的堂兄胡作非為也不表示意見，他深知兄弟之間相處之道，就是恭敬地對待兄長。

五、寶玉與賈環

賈環是寶玉庶出的唯一兄弟，寶玉對他的關係更可看出他面對手足的時態度

與想法。

(一) 寶玉對賈環盡情理

賈環是賈政的第三個兒子，為趙姨娘所生，是探春的胞弟，寶玉同父異母的弟弟。他與寶玉截然相反，生得人物猥瑣、舉止粗俗，又因為從小和趙姨娘生活在一起，受其影響。

寶玉對待兄弟是一般倫常關係下「情」的合宜表達，寶玉雖視天下鬚眉男子為混沌濁物，但也深知「在兄弟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第二十回)所以，他對賈環不過一般對待，也並不跟兄弟混作一處。例如他身體不適時，賈環和賈蘭來探望，忽有人來回：「環爺蘭哥兒問候。」寶玉道：「就說難為他們，我纔睡了，不必進來。」(五十七回)，另有一段即「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去。寶玉並無與琮環可談之語。」(六十回)

因他便料定：

原來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子，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因有這個呆念在心，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渾沌濁物，可有可無。只是父親叔伯兄弟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說下的，不敢忤慢，只得要聽他這句話。所以，弟兄之間不過盡其大概的情理就罷了，並不想自己是丈夫，須要為子弟之表率。是以賈環等都不甚怕他，卻怕賈母，才讓他三分。(二十回)

第二十四回又寫到

賈赦因感風寒，寶玉與眾人前去問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好，又命人倒茶來」。(二十四回)

此處描述賈環見後心情是這樣的：

見寶玉同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摩挲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多時，便和賈蘭使眼色兒要走。(二十四回)

寶玉見此情景也起來告辭，說明寶玉雖為兄長，但他仍會考慮到別人的感受，體貼他人，而身為庶出的賈環，對寶玉則是充滿了嫉妒之情。

第二十五回，賈環潑油，即是將嫉妒轉換成一次具體的報復行動，只因他當時厭惡寶玉，加上遇到他喜歡的彩霞，正好稱此機會進行報復：第二十五回

素日原恨寶玉，如今又見他和彩霞鬧，心中越發按不下這口毒氣。雖不敢明言，卻每每暗中算計，只是不得下手，今見相離甚近，便要用熱油燙瞎他的眼睛。(二十五回)

後來王夫人氣得把趙姨娘和賈環痛罵了一頓。寶玉則說：「有些疼，還不妨事。明兒老太太問，就說是我自己燙的罷了。」(二十五回)表現出原諒賈環的行爲，是友愛的表現。

(二) 寶玉對賈環的包容

《紅樓夢》書中對賈環對寶玉可說是極不友善的，從第二十五回差點用蠟油燙壞寶玉的眼睛開始，另又為馬道婆詭計的得逞而稱願，後來又到第三十三回「手足耽耽小動唇舌」向賈政編壞話害寶玉挨打種種行爲，可看出作者顯然要突出賈環的行爲來與寶玉對比，這也是觀看寶玉對待同性手足關係的線索。

且看第二十三回，賈政為傳元妃旨意令寶玉等人住進大觀園，而找寶玉前來，此時探春、惜春、賈環也都在裡面，一見寶玉進來，三人都站了起來：

賈政舉目，見寶玉站在跟前，神彩飄逸，秀色奪人；看看賈環，人物委瑣，

舉止荒疏；忽又想起賈珠來。(二十三回)

雖然都是賈政的兒子，寶玉的超俗不凡和賈環的委瑣不堪是個明顯的對比。

賈環對自己的身分地位是有自知之明的，如第二十回：

賈環道：「我拿什麼比寶玉？你們怕他，都和他好，都欺負我不是太太養的！」(二十三回)

後來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被玉釧兒吵出，生恐查詰出來，每日捏著一把汗打聽信兒。

且看第六十二回：

忽見彩雲來告訴說：「都是寶玉應了，從此無事。」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誰知賈環聽如此說，便起了疑心，將彩雲凡私贈之物都拿出來了，照著彩雲臉上摔了來，說：「這兩面三刀的東西！我不稀罕。你不和寶玉好，他如何肯替你應。你既有擔當給了我，原該不與一個人知道，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如今我再要這個，也沒趣兒。」(六十二回)

經由上述知賈環可分析到以下幾個種點：

- (1) 賈環是自卑的，處處懷疑寶玉，對人不信任。
- (2) 寶玉是眼中釘，將他除掉，他可能就是獨一無二的繼承官爵承繼財產的人。
- (3) 嫡庶身份地位的落差，讓賈環了失去對兄長的尊敬，這是為求生存不得不採的手段。

賈環如此對待寶玉，寶玉居然對他能處處包容，不與之計較這是極為難得的。自古至今在封建社會中為爭權位，兄弟之間兵戎相見時有耳聞，賈環對寶玉不顧手足之情的傷害與陷害，寶玉依然包容弟弟。

這凸顯了一個重點就是寶玉不喜以兄權去壓迫庶弟，不想因此再讓賈環難堪，這是寶玉的善良與體貼，也可看出倫常關係中的兄弟上下關係在寶玉身上體現出平面網絡關係，是以方無以兄權壓弟之描寫，這體驗在寶玉對賈環的身上極是。

六、寶玉與賈蓉

賈蓉是賈珍之子，秦可卿之夫。他原為監生，妻子秦可卿死後，爲了在喪禮上風光些，父親賈珍花了一千兩銀子給他捐了個五品「防護內廷紫禁道御前侍衛龍禁尉」的官，後來他又娶胡氏爲妻。賈蓉長得面目清秀，細挑身材，但生活上卻和他父親賈珍一樣荒淫無恥，胸無大志。他和孀娘王熙鳳關係曖昧，經常在一起調笑。王熙鳳設相思局害賈瑞時，賈蓉從中殷勤地充當幫兇。姨娘尤二姊和尤三姊來到寧國府後，賈蓉經常前來親近與兩位姨娘調情，當得知叔叔賈璉也對二姨有意後，便鼓動賈璉在府外偷娶尤二姊，在父親的帶領下參與聚賭嫖娼。

賈蓉年紀比寶玉大，娶妻秦可卿，賈蓉日夕跟著賈珍玩樂，與寶玉並無深刻的情感關係，日常生活交集不大。透過秦可卿的生病與死亡可看出寶玉與賈蓉的不同處：

第十一回賈蓉陪同鳳姐和寶玉一塊去探可卿。當可卿訴說自己的病已無望痊癒時，寶玉聽了，「如萬箭攢心，那眼淚不知不覺就流下來了」，鳳姐心中也十分難過，只好勸解可卿一番，「又低低的說了許多衷腸話兒」；倒是賈蓉絲毫無動於衷的樣子，只淡淡地說：「你這病也不用別的，只是吃得飲食就不怕了。」（十一回）

接下來可卿死時第十三回提到，「賈珍哭的淚人一般」，寶玉則「哇的一聲，直噴出一口血來」，寶玉於睡夢中聽聞可卿的死訊，難忍如此青春生命竟驟然消逝，急火攻心之下，好像真的被戳了一刀似的吐出一口血來，這是他獨有的深情與癡性。鳳姐也坐在靈前，「放聲大哭」。凡是與可卿有密切關聯的人，他們對於

這個噩耗的反應是如此激烈，然文本中就是看不到賈蓉的感受。

賈蓉不顧人倫的淫行且看第七回寫到：

焦大喝酒亂嚷亂叫說：「我要往祠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些畜生來！每日家偷雞戲狗，扒灰的扒灰，養小叔子的養小叔子，我什麼不知道？」此時鳳姐和賈蓉也遙遙的聽見了，都裝作沒聽見。寶玉在車上聽見，因問鳳姐道：「姐姐，你聽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麼是『爬灰』？」鳳姐聽了，連忙立眉瞋目斷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胡吶！你是什麼樣的人，不說沒聽見，還倒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細撻你不撻你！」唬的寶玉連忙央告：「好姐姐，我再不敢了。」（七回）

由上可知，焦大所罵的具體對象正是賈珍與可卿，賈蓉和鳳姐，而寶玉的童言無忌，倒讓心理有鬼的人原形畢露了！其實，不需焦大嚷叫出來，賈蓉和鳳姐的事早已經是個公開的秘密了，且連賈璉都知道，他對平兒說：

他防我像防賊的，只許他同男人說話，不許我和女人說話；我和女人略近些，他就疑惑，他不論小叔侄兒，大的小的，說說笑笑，就不怕我吃醋了。以後我也不許他見人！（二十一回）

賈敬死訊傳出，賈蓉在奔喪的半路上，一聽到尤二姐和尤三姐已被接進了寧國府，便樂得嬉皮笑臉；一得到賈珍讓他回家料理停靈之事的命令，便騎馬飛來至家；一見到兩個絕色的姨娘，便調情作怪起來。他對尤二姐既在口頭上占便宜，又在肉體上吃豆腐。鬧得連眾丫鬢都看不過眼

因說道：「熱孝在身上，老娘才睡了覺，他兩個雖小，到底是姨娘家，你太眼裡沒有奶奶了。回來告訴爺，你吃不了兜著走。」賈蓉撇下他姨娘，

便抱著丫頭們親嘴：「我的心肝，你說的是，咱們饞他兩個。」丫頭們忙推他，恨的罵：「短命鬼兒，你一般有老婆丫頭，只和我們鬧。知道的說是頑；不知道的人，再遇見那驕心爛肺的愛多管閒事嚼舌頭的人，吵讓的那府裡誰不知道，誰不背地裡說咱們這邊亂帳。」賈蓉笑道：「各門另戶，誰管誰的事。都夠使的了。從古至今，連漢朝和唐朝，人還說驕唐臭漢，何況咱們這宗人家。誰家沒風流事，別討我說出來。連那邊大老爺這麼利害，璉叔和那小姨娘不乾淨呢。鳳姑娘那樣剛強，瑞叔還想他的帳。那一件瞞了我！」（六十三回）

賈蓉只想把女性當成玩弄的對象，根本就是作踐脂粉、糟蹋紅顏。因此涂瀛在《紅樓夢論讚》說道：「寶玉憐香，賈蓉能轉蹂香；寶玉惜玉，賈蓉專能碎玉。花柳之蝨賊也！」⁹¹此評論極是。書中看不到寶玉與賈蓉談話的情景，兩人缺少互動，賈蓉年紀比寶玉大，然按輩份寶玉是賈蓉的叔伯輩的尊長，當然寶玉也就以平常之心待之了，賈蓉無情荒淫，在同一家族內寶玉只能以此姿態面對。

七、寶玉與賈蘭

賈蘭：賈政、王夫人之孫。賈珠、李紈之子。生得文雅俊秀，幼年喪父，是由寡母李紈撫養長大的，讀書兼習騎射，十三歲就能作詩，平時攻讀甚勤，是賈府中罕見的。

在學堂時寶玉和秦鐘與金榮鬧開時，在第九回寫到

賈菌也便抓起硯台來要飛。賈蘭是個省事的，忙按著硯台，勸道：「好兄弟，不與俗們相干。」（九回）

⁹¹ 涂瀛《紅樓夢論讚》見一粟《紅樓夢卷第一冊》頁137。（北京 中華書局1963）

可看見賈蘭的個性不衝動、不好鬥，中規中矩按部就班的，不會隨人起舞，縱使是叔叔與人衝突他還是保持理智不惹事生非。

且看第二十二回賈政尋找賈蘭：

慶元宵賈政因不見賈蘭，便問：「怎麼不見蘭哥？」地下婆娘忙進裡間問李氏。李氏起身笑著回道：「他說方才老爺並沒叫他去，他不肯來。」婆娘回覆了賈政。眾人都笑說：「天生的牛心古怪！」賈政忙遣賈環與兩個婆娘將賈蘭喚來。(二十二回)

賈蘭的地位是重要的，因他是賈政的長孫，雖然賈母和王夫人都忽略他了，但賈政還是想到了他。大家都把焦點放在寶玉身上，雖然賈蘭地位不凡，可是卻沒有得到應得的重視，難怪他要賈政派人去請才來，可見他是一位自尊且敏感的人，而旁人還會說他天生古怪呢！

第二十六回寫到：

只見賈蘭在後面，拿著一張小弓兒趕來，一見寶玉在前，便站住了，笑道：「二叔叔在家裡呢，我只當出門去了呢。」寶玉道：「你又淘氣了。好好兒的，射他做什麼？」賈蘭笑道：「這會子不念書，閒著做什麼？所以演習演習騎射。」寶玉道：「把牙栽了，那時才不演呢。」(二十六回)

寶玉對人一向親和隨性，看得出賈蘭和寶玉保持正常的禮貌關係，也可看出來賈蘭平常沒事不是在讀書就是在習射，是一位在賈府難得一見文武並進的男子，雖然他的年紀小，篇幅不多，但其仍可看出是將來往科舉仕途一路邁進的。

第七十八回賈政曾命寶玉、賈環、賈蘭一同作詩，提到賈環、賈蘭：「若論學業一道，似高過寶玉，若論雜學，則遠不能及；第二件他二人才思滯頓，不及寶玉空靈娟逸，每作詩亦如八股之法，未免拘板庸澀。」賈蘭在寡母的教導下，

從小誦讀四書五經，是個建禮教影響根深蒂固的人。

賈蘭常與賈環在一起參加家族聚會，如給寶玉生日敬賀、問安於賈赦，這樣的場合，他都依禮而行。賈蘭常保持沉默，甚少看到他的喜怒哀樂，不與人爭執，他在母親全心的栽培下成長，終究走向封建知識分子的仕宦之道，與寶玉形成對比。寶玉輩份高於賈蘭，是賈蘭的親叔叔，寶玉面對他甚少互動，也甚少見其關心賈蘭，這是寶玉面對晚輩的姿態。



第二節 寶玉與非直系血緣倫常同性關係

寶玉面對非直系血緣倫常同性關係是針對賈府中直系血緣倫常同性外的男子來進行互動關係探討，寶玉面對這些男子們，彼此的互動交談多了些，互動的場域也就不侷限在賈府裡頭了，從中可看出寶玉呈現其同性關係的另一層樣貌。

一、寶玉與薛蟠

薛蟠是薛姨媽的兒子，寶釵的胞兄，他是戶部掛名的皇商。薛家除了靠先祖的蔭庇可以在戶部掛著虛名領取錢糧以外，京中還開著不少鋪子，在外省又有田莊。因薛蟠幼年喪父，寡母對他只知縱容溺愛，更使得他終日只知鬥雞走馬，遊山玩水而已。薛蟠花錢如土，人稱「呆霸王」，又稱「薛大傻子」。雖上過學，也不過略識幾個字；雖是皇商，卻全然不知經濟世事。他驕橫跋扈，倚財仗勢，進京投奔賈府。

薛蟠與寶玉保持親戚間應有的禮貌，常邀約寶玉玩樂聚會，寶玉藉此得以結識其他年齡相近的同性友人。

薛蟠的生日時寶玉要送什麼禮物給他，寶玉道：「我沒有什麼送的。若論銀錢穿吃等類的東西，究竟還不是我的；惟有寫一張字，或畫一張畫，這纔是我的。」薛蟠笑道：「你提畫兒，我纔想起來了。昨兒我看人家一本春宮兒，畫的很好，上頭還有許多的字。我也沒細看，只看落的款，原來是什麼『庚黃』的。……寶玉發現原來是「唐寅」兩個字後，薛蟠自覺沒趣，笑道：「誰知他是『糖銀』是『果銀』的！」（二十六回）

從薛蟠向寶玉討生日禮物的對話中可知薛蟠是一位胸無點墨的大老粗，寶玉在他的襯托下顯露其不看中金錢物質而較重視精神層次的字畫了。

寶玉與世家子弟聚會時覺得濫飲易醉而無味(第二十八回),要發一個新令,並說悲、愁、喜、樂四個字,卻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個字的原故。

聽寶玉說道:「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教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粧顏色美;女兒樂,鞦韆架上春衫薄。……

薛蟠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女兒愁,繡房竄出個大馬猴;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女兒樂,一根氊毬往裡戳。(二十八回)

寶玉所做的詩合乎他的生命氣質,處處以女兒的立場為考量,薛蟠的詩卻是俗中又俗,污穢女性,讓人噴飯,雅與俗立刻分曉。

薛蟠荒淫無恥又好男色,他在賈府家學裡假說上學,實際上卻是去勾搭學生,結交契弟,幾個學童香伶、玉愛及金榮都與他有染。第九回說:

原來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學中廣有青年子弟。不免偶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來上學讀書,不過是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卻不曾有一點兒進益,只圖結交些契弟。誰想這學內的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錢穿吃,被他哄上手了,也不消多記。(九回)

學堂是讀書的地方,然卻是同性聚集的好地方,寶玉和性情面貌與他相似的秦鐘也是利用讀書之名到學堂去,但他們只是藉以讀書之名增加相處時間。薛蟠則是利用金錢來結交契弟,破壞學堂的風氣,他只是拿讀書當藉口,並把學堂搞得烏煙瘴氣。

一次他在賴大家的酒席上碰到柳湘蓮,又動了勾引之意,被柳湘蓮打個半死。《紅樓夢》第四十七回寫「呆霸王調情遭苦打」,薛蟠因柳湘蓮生得美,最喜串戲,且串的都是生旦風月戲文,就誤認他為風月子弟、優伶一類的人物,所以

「犯了舊病」想跟柳湘蓮調情交合，結果被柳湘蓮騙到城外毒打了一頓。

但是寶玉和湘蓮的相處模式就不同，雖然他們也是藉著酒會交談，卻是關心共同的朋友秦鐘的墳墓是否安好？進而互相關心彼此。可薛蟠卻是想藉此機會來玩弄極似優伶的湘蓮。所以薛蟠和寶玉最大的差別就在於：如果一個是狎優的話那另一個就是友優。因此第四十七回出現柳湘蓮痛打並教訓薛蟠生動的情節。

再看第七十五回薛蟠和變童一起喝酒賭博的情形。

有兩個十六七歲變童以備奉酒的，都打扮的粉妝玉琢。今日薛蟠又輸了一張，正沒好氣，幸而擲第二張完了，算來除翻過來倒反贏了，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薛蟠興頭了，便摟著一個變童吃酒，又命將酒去敬那傻舅。

（七十五回）

寶玉和薛蟠飲宴喝酒常在一起，兩人在一起時，一雅一俗，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薛蟠有錢有勢，缺乏父親的管教，將禮教和倫常視若無睹，敢假冒賈政之名邀寶玉飲宴，可以公開找變童取樂狎玩，行為放誕無人可管。寶玉仍能與之合宜的互動並不排斥薛蟠的邀約，兩人有互動仍維持一般禮貌的往來，互動的機會頗多。寶玉不排斥薛蟠與之相處，在互動中可看出寶玉是有自己的風格不是下流粗俗的。

二、寶玉與賈芸

賈芸是卜世仁之甥，與寧榮二府同出一支，與賈蘭同輩。生的容長臉兒，長挑身材，甚是斯文清秀，伶俐善逢迎。

賈芸雖是賈氏宗族中的一員，但他家那一支已經非常衰微，他為生存和發展，不得不絞盡腦汁到榮國府裡去鑽營，一次有幸見到年紀比他小四、五歲的寶玉，賈芸就趁機而入，他也真以這樣的身份混進怡紅院直至寶玉榻前，又送白海棠花給寶玉，成為大觀園青春兒女結社吟詩的起頭。

且看第二十四回寶玉與賈芸相遇的情況：

寶玉與賈璉問候時，只見旁邊轉過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這人生的容長臉兒，長挑身材，年紀只好十八九歲，生得著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呆？連他也不認得？他是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問他你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芸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先越發出挑了，倒像我的兒子！」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的，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話說的，『搖車兒裡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孫』，雖然歲數大，山高不過太陽。只從我父親沒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教導。如若寶叔不嫌侄兒蠢笨，認做兒子，就是我的造化了。」（二十四回）

賈芸憑著俊俏的外表和機靈的應對，依話語伺機巴結，雖然年紀比寶玉大，仍尊重輩分，其努力往賈府依附和攬事往上爬，在剛出場確時獲得了寶玉的注意，並邀請他有空到房裡坐坐，因此他也就常掌握機會進到大觀園來。

寶玉也曾邀賈芸進園子來，第二十六回，賈寶玉想起賈芸，派人找來：

那寶玉便和他說些沒要緊的散話：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致，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那賈芸口裡只得順著他說。說了一會，見寶玉有些懶懶的了，便起身告辭。寶玉也不甚留，只說：「你明兒閒了，只管來。」（二十六回）

從上看來寶玉與賈芸保持一般正常的對話，無特別表示親近或是要好的舉動，賈芸是一位善於諂媚逢迎的人物，他掌握住了機會，向榮國府裡曲意鑽爬，譬如他曾經買好一包麝香冰片恭恭敬敬送與鳳姐，於是最後他憑著這積極諂媚的

功夫，就獲得鳳姐派他在大觀園裡種樹的一個好職缺。第三十七回因買辦花草，因忽見有白海棠一種，不可多得，故變盡方法，弄得兩盆花兒給寶玉。

寶玉對人是發自內心的關懷與體貼，或許賈芸第一印象吸引著寶玉，然賈芸後續的言行舉止如鑽營奉承與顯然不是寶玉所願意與之親近的原因，但寶玉面對這樣的人仍有他的智慧與之閒聊應對，保持著一般的禮儀。

三、寶玉與賈薔

賈薔，寧府中之正派元孫，父母早亡，從小跟著賈珍過活。外相既美，比賈蓉生得還風流俊俏，內性又聰敏，專以鬥雞走狗，賞花閱柳為事。總恃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匡助，因此族人不敢觸逆於他。

如果要說賈薔與寶玉的關係那就要從齡官說起了，第三十回「齡官劃薔痴及局外」，寫著齡官因對賈薔的愛意，一次又一次把薔字寫在地上，表達內心不為人知的情愫，這個景象，讓寶玉看痴了，自己淋了雨，卻只擔心眼中的女子沒處避雨。齡官在寶玉發聲提醒下雨之後，因為寶玉隱在繁茂花葉之後，加上臉面俊秀，遂以為寶玉是個女孩。而寶玉想找齡官唱戲且看第三十六回：

寶玉想聽齡官唱一套《裊晴絲》，不想齡官正色說道：「嗓子啞了。前兒娘娘傳進我們去，我還沒有唱呢。」寶玉仔細一看他，原來就是那日薔薇花下畫「薔」字的那一個。寶玉從來未經過這樣被人棄厭，自己便訕訕的，紅了臉，只得出來了。藥官等不解何故，因問其所以，寶玉便告訴了他。寶官笑說道：「只略等一等，薔二爺來了，他叫唱，是必唱的。」(三十六回)

後來賈薔來了，對齡官又陪笑又送雀兒逗她開心，對齡官噓寒問暖並關心她的病情，寶玉見了賈薔和齡官的親密的對話，不覺癡了，這才領會了劃「薔」深

意。自己站不住，也抽身走了。賈薈一心都在齡官身上，也不顧送，倒是別的女孩子送出來了。因此第三十六回的回目為寶玉「識分定情悟梨香院」，從賈薈與齡官的愛情，寶玉也看到自己，他完全省悟了，寶玉終於知道不是所有女子只要他喜歡，別人相對的就會喜歡他，賈薈與齡官使寶玉領悟到了情緣各有分定。

賈薈生性鑽營，他自然知道只要向大權在握的王熙鳳靠攏，則凡是無往而不利。因此他成為賈府年輕一代子弟中，攬事最多，獲益最豐的一個。為了賈妃省親，賈府興建大觀園，待辦的事項很多。其中包含下姑蘇聘請教習，採買女孩子，置辦樂器行頭等事。其中也做了不少敗德的事。

例如賈瑞的死，雖然和鳳姐脫離不了關係，也可以說是由賈薈和賈蓉所促成的。他們一個假扮鳳姐，一個負責捉奸，連手把賈瑞作弄得可不堪言。毒計得逞後，他們又是要脅揭發此事，又是上門追討欠銀，完全是流氓的行徑，無賴的嘴臉。最後，終於把賈瑞逼上了絕路。

從第十二回的文字裡，我們亦可以頗清楚地看出賈薈與鳳姐之間的隱密關係，當賈瑞到鳳姐房裡去調戲她時，曾向她說道：

「如今見嫂子最是個有說有笑極疼人的，我怎麼不來，死了也願意！」鳳姐聽了，笑道：「果然你是個明白人，比賈蓉兩個強遠了。我看他那樣清秀，只當他們心裡明白，誰知竟是兩個糊塗蟲，一點不知人心。」(十二回)

賈薈有著美好的外表，然因為自己的生存用心鑽營與依附寧榮二府的權勢人物，讓自己有生存與發展的機會，因此也做出一些違背良心害人的事，這也讓人清楚看出這不是寶玉喜歡親近相處的同性人物類型，寶玉與人相處除了外表外，最重要的恐怕是內心純真善良的世界吧！

四、寶玉與茗煙

茗煙是寶玉的心腹小廝，第九回說這茗煙乃是寶玉第一個得用且又年輕不諳事的。他爲了主子動拳頭拼老命都幹，第九回：

茗煙便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禽屁股不禽，管你毬毬相干？橫豎沒禽你爹去罷了！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唬的滿屋中子弟都怔怔的癡望。(九回)

只爲幫寶玉、秦鐘出氣，而不管身份地位的差別，他的忠肝義膽是令人佩服的。茗煙對寶玉是忠誠的，如第十九回出府去找襲人、四十三回祭拜金釧都是茗煙一個人帶寶玉私下去做的。第三十九回去尋找劉姥姥提到的美女廟、四十七回去秦鐘的墳祭拜，甚至五十七回晴雯感冒也是他去請大夫來的，可見其人小而膽大，以及對寶玉是如此的效力。

寶玉對下人、對物及對美的一切，他都能欣賞與體貼且看第十九回：

寶玉想起到東府小書房內曾掛著一軸美人，想去望慰一下，結果聞得房內有呻吟之音。寶玉倒唬了一跳，心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乍著膽子，舔破窗紙，向內一看。那軸美人卻不曾活，卻是茗煙按著一個女孩子，也幹那警幻所訓之事。破門而入後茗煙見是寶玉，忙跪求不迭。寶玉道：「青天白日，這是怎麼說。珍大爺要知道了，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頭，雖不標緻，倒還白淨，些微亦有動人處，羞的臉紅耳赤，低首無言。寶玉跺腳道：「還不快跑！」一語提醒那丫頭，飛也似去了。寶玉又趕出去，叫道：「你別怕，我不告訴人。」(十九回)

由此可看出幾個重點：

（一）寶玉對美的欣賞無分人與物外，畫上的美人也是他關心的，對丫頭也是體貼的。

（二）寶玉常躲在後面偷聽別人說的話或偷看別人做的事，第七回秦鐘和智能兒雲雨時，寶玉也躲在一旁，這次落在茗煙身上，從中看出寶玉與茗煙超雖然身分有別，但融入了友情的成份，擔心被旁人發現，自己先來阻止，寶玉待人可見一般。

寶玉與茗煙兩人也常一起跑到外頭去，且看第四十三回寶玉與茗煙到府外祭拜金釧：

他口內祝道：「我焙茗跟二爺這幾年，二爺的心事，我沒有不知道的。只有今兒這一祭祀，沒有告訴我，我也不敢問。只是受祭的陰魂雖不知名姓，想來自然是那人間有一，天上無雙，極聰明極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二爺的心事不能出口，讓我代祝：若芳魂有感，香魄多情，雖然陰陽間隔，既是知己之間，時常來望候望候二爺，未嘗不可。你在陰間保佑二爺來生也變個女孩兒，和你們一處相伴，再不可又拖生這鬚眉濁物了。」（四十三回）

這祝禱文茗煙念的極是文雅與真切，他知道主子喜愛女孩，但絕非世俗的色慾之徒，於是他希望來生時寶玉也能變成女孩，好跟他們在一起。第二十三回茗煙從外頭帶來一些外傳、傳奇腳本給寶玉看，寶玉也把《西廂記》、《牡丹亭》帶進大觀園和黛玉分享，茗煙使寶玉開心閱讀雜書，茗煙懂得寶玉的性情與心思，說他們是小姐與丫鬟般的情誼也不為過了。寶玉對茗煙是如朋友般的相處與互動，這在賈府是少見的，也是寶玉不計身份地位的特殊待人的方式。

第三節 寶玉與府外男子的關係

本節將對寶玉與賈府外非血緣關係者來進行進行分析，將可以看出寶玉喜愛與厭惡的特質，寶玉面對他們有自己的選擇標準。

一、寶玉與秦鐘

秦鐘是秦業晚年所得之子，固其姊秦可卿成了賈府賈蓉的妻子，才沾光到府中私塾讀書。秦業只做過「營繕郎」這樣的小官，「宦囊羞澀」的秦業爲了兒子的前途，「東拼西湊的恭恭敬敬封了二十四兩贄見禮」（第八回），可見秦鐘是在一個很不富裕的環境中長大。但秦鐘卻出落得「靦腆溫柔」未語面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與之同窗共讀，情誼彌重，「他二人同來同往，同坐同起，愈加親密」（第九回），不上一月之工，秦鐘在榮府裡便熟了。

具女兒的姿態的秦鐘，眉清目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怯怯羞羞有些女兒態，其女兒姿態尤勝寶玉，寶玉不但不嫉妒，反而互相吸引，這一點是寶玉之所以能與他親近、相厚、相愛的基礎。

且看第七回寶玉與秦鐘剛見面時的情景：

「寶玉自見了秦鐘的人品出眾，心中似有所失，痴了半日，自己心中又起了呆意……。」秦鐘也看到寶玉「形容出眾，舉止不凡……」，而且「二人一樣的胡思亂想。」秦鐘也自思道：「可恨我偏生於清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十來句後，越覺得親密起來」（七回）

寶玉和秦鐘自卑自賤地讚美對方，兩人互相被對方的形貌與性情吸引住了，好比互照鏡子，產生愛悅與審美精神。

寶玉自思道：「天下竟有這等人物！如今看來，我竟成了泥豬癩狗了。可恨我為什麼生在這侯門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門薄宦之家，早得與他交結，也不枉生了一世。我雖如此比他尊貴，可知錦繡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頭，美酒羊羔，也不過填了我這糞窟泥溝。『富貴』二字，不料遭我茶毒了！」（七回）

寶玉在比自己社會地位低的人面前的自殘形穢，完全按照自己心性之所欲而行，身份地位的束縛早已拋到九霄雲外了。因此寶玉大發癡性，竟向秦鐘悄說兩人既一樣年紀，況又同窗，故不必論叔侄，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面對賈府外的男子，寶玉不照規矩來且不將生命納入任何傳統模式之中，尤其是傳統禮教的限制，他的心性無非是深情成癖，所以隨心所欲的結果是與秦鍾結成莫逆之交，否則限於叔侄的輩份，又加上富貧之別，兩人將錯失深情相待之機會。

《紅樓夢》第九回，描述「不安本分」又「隨心所欲」的寶玉大發癡性，竟向秦鐘悄說兩人既一樣年紀，況又同窗，故不必論叔侄，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所謂「本分」即「規矩」，寶玉永遠不可能將生命納入任何模式之中，尤其是禮教這種框框；他只想按照自己心性之所欲而行，而他的心性無非是深情成癖，所以隨心所欲的結果是與秦鍾結成莫逆之交。⁹²

賈寶玉爲了秦鐘，第九回時甚至願意去學堂讀書，只是爲了多和秦鐘有交往的機會，學堂內自寶、秦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兒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靦腆溫柔，未語面先紅，怯怯羞羞，有女兒之風；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情性體貼，話語綿纏，因此二人更加親厚，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背地裏你言我語，詬誶謠語，布滿書房內外。最後寶玉爲了替秦鐘出頭和金榮起

⁹²郭玉雯：《紅樓夢淵源論從神話到明清思想》頁 17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了衝突，該回回目正是「戀風流情友人家塾，起嫌疑頑童鬧學堂」評寶玉與秦鐘間的關係極是。兩人互動越頻繁，彼此喜愛越增；反之，喜愛越減。兩人相似的人格或特性多而產生喜歡，彼此互相產生喜悅的感覺，秦鐘與寶玉的交情可見一般了。

且看第十五回時回目的是「秦鯨卿得趣鰻頭庵時」的介紹：

秦鐘、智能二人正得趣時，被寶玉抓個正著，智能趁黑跑了，這時，秦鐘笑道：「好人，你別嚷的眾人知道，你要怎樣我都依你。」寶玉笑道：「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的算帳。」後面作者又寫到「寶玉與秦鐘算何帳目，未見真切，未曾記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創。」(十五回)

二人到底算何帳目呢？值得我們來深究：

首先「秦鐘笑道」此句中的「笑」含有深意，笑代表著沒有緊張害怕或是羞愧的姿態，反而代表著一種從容、體諒與理解的態度，隱私的事情當然不好張揚，而寶玉為什麼要去打擾他們的好事呢？這顯示了他們的互動中毫無隱瞞，毫無忌諱，秦鐘喜歡智能兒，寶玉早就知道了，所以才會和秦鐘爭喝智能兒倒的茶，智能是小尼姑，她希望離開這牢坑（鰻頭庵）才依秦鐘，但秦鐘道：「遠水救不了近渴」而和智能雲雨起來。其次此段中寶玉也笑了，他拒絕秦鐘的說明，但他表示兩人睡下時再來算帳，如果他吃醋，一般的反應會生氣或掉淚，更甚者像鳳姐抓狂也是有的。但這一段筆者認為寶玉展現的是包容與體諒的生命情懷。秦鐘與他人交好，寶玉居然不吃醋、不生氣、不掉淚，不喪失理智，這正是他個人獨特的生命氣質的展現。

寶玉與秦鐘的對話可看出兩人的親密關係，睡在一起會讓人聯想到可能會發生親密的肉體接觸，但是作者沒有寫出來，這可對照第十九回寶玉到黛玉房中來探視有異曲同工之妙，後來跟黛玉要了個枕頭，兩人對面在床上倒下時兩小無猜的聊天的情形，絲毫不見任何的淫慾之心意。而且當時的房間鳳姐在裏間，秦鐘

寶玉在外間，滿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鋪坐更。鳳姐還怕通靈寶玉失落，便等寶玉睡下，命人拿來，塞在自己枕邊，由此可見寶玉絕非像那皮膚爛淫之輩會有龍陽之好那麼赤裸裸的呈現出來。而其與秦鐘之情更具中國好男風中所逸出的情了，即絕非等同薛蟠、賈璉等人逞一時之快的淫慾了。

賈府的元春在第十六回中「晉封鳳藻宮尚書，加封賢德妃」，全府上下莫不「洋洋喜氣盈腮」，忙於「謝恩」，獨賈寶玉一個「皆視有若無」，卻成天惦記著秦鍾和智能兒的命運，因此眾人嘲他越發呆了。寶玉忘我的用情在此對照下更讓人看出他的「癡」了。秦鍾既死，寶玉痛哭不已，李貴等好容易勸解半日方住，歸時猶是悽惻哀痛，寶玉的不捨與難過完全顯露出來。

秦業將智能兒逐出，將秦鍾打了一頓，自己氣得老病發作，三五日光景嗚呼死了。秦鍾本自怯弱，又帶病未愈，受了笞杖，今見老父氣死，此時悔恨無及。秦鍾臨死之前，曾對寶玉說：「並無別話。以前你我見識自以為高人，我今日才知自誤了。以後還該立志功名，以榮耀顯達為是。」（十六回）這句話有什麼意思呢？秦鍾死前悔恨的告白，顯然與寶玉的信念抵觸，寶玉還是堅持走自己的路，雖然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秦鍾並無將自身投注於追尋功名利祿的路途上，最後說自己走錯路了，這點卻可嗅出中國傳統家族對男子們的社會期待，這是希望男子們有朝一日能求得功名，光耀門楣的內心深層的呼喊，也是男子在父權宰制下的無奈。但無論如何，寶玉始終不改其心志，就像他說的「林姑娘從來不說這些混帳話，若他也說過這些混帳話，我早和他生分了」。（三十四回）他自始自終拒絕追求功名絕不妥協。

秦鍾夭逝，唯留孤墳。但當「大觀園的池子裏頭結了蓮蓬」，賈寶玉便摘幾個「叫茗煙出去到墳上供他去」，並問一問墳「可被雨沖壞了沒有」（四十七回）。寶玉從沒有忘記過秦鍾，他與柳湘蓮交往時仍提及秦鍾的墳墓，以此表達他對秦鍾久久不能忘懷的悼念之情。秦鍾死去之後，寶玉仍想念秦鍾，那是一種發自內心深處自然的愛與關心。

二、寶玉與蔣玉菡

蔣玉菡是忠順親王府內戲班裡扮演小旦的演員，藝名叫琪官，生得嫵媚溫柔。琪官是賈寶玉聞名已久，卻一直無緣見面的一個戲子，對於琪官，賈寶玉是充滿了好奇、期待還有欣賞。第二十八回寶玉見蔣玉菡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著他的手，後來得知他是琪官後便從袖中取出扇子，將一個玉玦扇墜解下來，遞與琪官。蔣玉菡也將一塊北靜王所賜的茜香國女國王貢奉的大紅汗巾回贈寶玉。寶玉聽說，喜不自禁，連忙接了，也將自己一條松花汗巾解了下來，遞給琪官。

寶玉以平等的心與社會地位卑賤的戲子交往，而且不顧身份地位的差別。上下貴賤尊卑等級秩序在寶玉的心中是看不到的，而且他對人唯有深情與體貼。

難怪第三十四回藉由薛蟠的口敘述道：

薛蟠對寶釵說：「你怎麼不怨寶玉在外頭招風惹草的呢？」「那琪官兒，我們見了十來次，他並沒有和我說一句親熱話；怎麼前兒他見了，連姓名還不知道，就把汗巾子給他」（三十七回）

兩個人彼此互相喜歡，身分地位不影響彼此的互動，打破了隔閡，兩人喜悅的程度越高。而薛蟠這般紈袴子弟鄙俗的氣質怎麼又會是蔣玉菡所喜歡的呢？

第三十三回忠順親王府的長史官人忽然到賈府來找人，說是府上駕前的戲子琪官不見了，因為與寶玉相與厚重，所以便來詢問。賈政聽後怒不可遏，再加上金釧兒投井的事，因此便將寶玉痛打了一頓。寶玉為此也嘗到皮開肉綻、鮮血淋漓地苦味。賈寶玉在認識蔣玉菡以前，便以「無緣一見」為恨；偶然相遇，即一見如故，互贈「汗巾」，聊表愛戴，終至釀成他被父親痛打的重要原因之一。

北靜王將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一條大紅汗巾子送給琪官，而這一條也就是寶玉和琪官互換的汗巾子，這又有什麼意涵呢？

(一) 北靜王與寶玉都是英雄所見略同，他們對待唱戲且身份卑賤的優伶不考慮彼此的身份地位而樂得與之相交，當忠順親王派長史官到賈府來訪查甚合他老人家心的人——琪官時，就是被問道紅汗巾子怎麼會到寶玉的腰裏？寶玉驚嚇之餘當下說出琪官下落可能位於東郊的紫檀堡，雖然沒有證據顯示是寶玉或北靜王安置琪官的，但顯然和他們兩個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二) 琪官在酒會上曾念到「花氣襲人知晝暖」一句，而被薛蟠給抓住話，說出襲人是寶玉的寶貝來開玩笑，害得琪官忙起身賠罪，結果兩人一見如故，寶玉早就想會會琪官了，今日一見喜出望外，因此琪官把北靜王贈的汗巾子送給寶玉要表示親熱之意，兩人互換貼身衣物，其情感上的流動可見一般了。

具女兒姿態的優伶蔣玉菡從王府中脫逃，可看出他對具有權勢人物的厭惡，不願在王府有得吃有得住，而跑外頭去住。其在酒會上遇到寶玉後，想必其必感受到寶玉對待優伶的方式絕對與旁人不同，寶玉遇到氣質相近的人，是不分身份地位的與之交往，沒有誰當承歡誰，誰取悅誰的問題，把彼此身份標籤盡情褪去，以平等體貼關懷的方式交往，這無疑是對講究階層、攀附權勢汲汲追求功名利祿的鬚眉濁物的諷刺，社會結構下層的弱勢人往往遭受的不平等的對待，而此處從寶玉對待琪官可見人與人之間平等關係的對待。

另外就琪官戲子的身分來看，寶玉未見到蔣玉菡本人前，對琪官就仰慕非凡，寶玉喜歡扮演旦角的琪官，也喜歡酒會上美麗的男子蔣玉菡。陳雅澍在《霸王別姬：同志閱讀與跨文化對話》提到「唱京劇而化在臉上的粉裝，變成是搭建其性別自我認同與性別取向的一種人爲、後天的社會文化架構」⁹³，寶玉喜歡身份爲戲子的蔣玉菡，其情感在似男非男似女非女的琪官身上遊走，寶玉送他玉墜子代表著他對琪官的喜愛也代表著寶玉主動親近的姿態，而後兩人互換汗巾則代

⁹³陳雅澍：《霸王別姬：同志閱讀與跨文化對話》頁 52，嘉義南華大學出版，2004。

表了兩人進入互相喜愛與交流的階段，呈現的是不受束縛的愉悅情感互動狀態。

三、寶玉與柳湘蓮

柳湘蓮原係世家子弟，讀書不成，父母早喪，素性爽俠，不拘細事，酷好耍槍舞劍，賭博吃酒，以至眠花臥柳，吹笛彈箏，無所不為。因他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都誤認作優伶一類。(四十七回)不認識他的人，都誤把他當做戲子一類的人。有一次薛蟠被他的容貌所吸引，向他調情，結果被他騙出去打了個半死。事後，柳湘蓮為避禍遠走他鄉。當尤三姊說出她的意中人是柳湘蓮後，賈璉在路上恰巧遇到了柳湘蓮，於是定下了婚事，柳湘蓮贈鴛鴦劍為定情信物。後來因聽了寶玉的一番言論，柳湘蓮誤以為尤三姊是不乾不淨之人，要索回信物。尤三姊在退還鴛鴦劍時用雌鋒自盡。柳湘蓮深為感動，大哭一場，又抽出鴛鴦劍的雄鋒，將萬根煩惱絲一揮而盡，隨跛足道士出家去了

賈璉曾說對尤三姊說道：

你不知道那柳二郎，那樣一個標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他都無情無義。他最和寶玉合的來。(六十六回)

同回寫到湘蓮又來見寶玉。二人相會，「如魚得水」。他倆有著相同的思想感情，有類似的習性愛好，但由於社會地位和生活道路的不一樣，所以又表現出不同的個性。寶玉生活處處受限，連他自己都說：「我只恨天天圈在家哩，一點兒作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始。」(四十七回)而柳湘蓮正因父母的早喪，所以毫無束縛更使得他能以自己天性的自由發揮，這便是令寶玉羨慕之處。

寶玉和湘蓮在第四十七回賴尚榮的酒席相見，兩人提到共同的朋友秦鐘。因秦鐘的墓有些壞了，湘蓮僱了兩個人收拾好了，寶玉也摘了十個蓮蓬，叫茗烟出

去，到墳上供他去。看得出兩人有情有義，發自內心的真誠及顧念朋友之情。

接著湘蓮為躲避薛蟠而向寶玉告辭。寶玉道：「既是這麼樣，倒是迴避他為是。只是你要果真遠行，必須先告訴我一聲，千萬別悄悄的去！」（四十七回）說著，便滴下淚來。（四十七回）寶玉為湘蓮掉淚與不捨秦鐘夭逝相同，那是一種真心的對人態度，這樣深情對待身份不同的人，正是寶玉的難能可貴之處！

湘蓮問寶玉欲打聽尤三姐，且看他如何回答（第六十六回）：

寶玉道：「你原是個精細人，如何既許了定禮又疑惑起來？你原說只要一個絕色的。如今既得了個絕色的便罷了，何必再疑？」湘蓮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又知是絕色？」寶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小姨。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怎麼不知？真真一對尤物！他又姓尤。」湘蓮聽了，跌腳道：「這事不好！斷乎做不得了！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只怕連貓兒狗兒都不乾淨。我不做這剩忘八。」寶玉聽說，紅了臉。湘蓮自慚失言，連忙作揖說：「我該死胡說。你好歹告訴我，他品行如何？」寶玉笑道：「你既深知，又來問我做什麼？連我也未必乾淨了。」（六十六回）

由以上的對談可以得到幾個重點：

- （一）寧國府的風聲不好，讓湘蓮起了疑心，由此可看出柳湘蓮與人相交除了重視外貌外更重視人的品行。
- （二）寶玉的回答不做正面回答，把問題拋回了柳湘蓮，而且說了自己未必乾淨的話，這可以讓人了解寶玉的修養是極具高度的，因為他對人總是謙卑和顧慮到別人的感受，不願讓人難堪的，這就是體貼的展現。

雖然最後湘蓮決意要和尤三姐解除婚約，導致「冷遁了柳湘蓮，劍刎了尤三姐」，讓寶玉也變成「情色若痴，語言常亂，以染怔忡之疾」。（第七十回）寶玉

所受的打擊不可謂不大了。而柳湘蓮的行事作風是除了女兒氣質吸引寶玉外，他具俠義精神，行事自由不受拘束，是寶玉羨慕的。

四、寶玉與北靜王

北靜王，年未弱冠，生得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美秀異常。性情謙和，才貌俱全，且風流跌宕，不為官俗國體所束縛。(十四回)

秦可卿出殯時，北靜王設路祭，要賈政帶寶玉來拜謁(十四回)。

那寶玉素日就曾聽得父兄親友人等說閑話時，讚水滸是個賢王，且生得才貌雙全，風流瀟灑，每不以官俗國體所縛，每思相會，只是父親拘束嚴密，無由得會，今見反來叫他，自是喜歡，一面走，一面早瞥見那北靜王坐在轎內，好個儀表人才。(十四回)

身份貴為王爺的北靜王，早就讓寶玉想會一會了，因北靜王的外貌和謙和待人的態度是寶玉想與之交往的前提。

北靜王見寶玉語言清朗，談吐有致，一面又向賈政稱讚寶玉，要他不妨常到邸第坐坐會談，賈政忙躬身答是。又將手上為聖上所贈鵲鵲香念珠一串念珠卸下來，遞與寶玉，當作賀禮。兩人一會面彼此就有好的印象。

北靜王要寶玉常到他的府第會談，且是在賈政面前說的，這和元妃要寶玉進到大觀園有相同的意味，即寶玉可堂而皇之藉口離開賈府，以致後來在第四十三回，寶玉準備私祭金釧兒時就吩咐焙茗說：「明日一早出門，備下兩匹馬在後門口等著，不要別一個跟著。說給李貴，我往北府裡去了。倘或要有人找我，叫他攔住不用找，只說北府裡留下了，橫豎就來的。」(四十三回)往北靜王府去成了一個擋箭牌，且是賈政所認可的。

第二十四回賈芸來找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裡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晌午，沒見到寶玉，寶玉到了晚上才回府。可見寶玉常往王府裏跑，也常受到饋贈。如第四十五回寶玉穿著北靜王送的篋衣斗笠找黛玉並說：「你喜歡這個，我也弄一套來送你。」黛玉笑道：「我不要他。戴上那個，成了畫兒上畫的和戲上扮的那漁婆兒了。」及說了出來，方想起來這話未付奪，與方才說寶玉的話相連了，後悔不迭，羞的臉飛紅，伏在桌上嗽個不住。黛玉口誤見真情，不見考慮的下意識說出來，也要感謝北靜王送的禮物了！

北靜王是賈府是世交，和寶玉同屬貴族階層，剛結交時看得出彼此留下好的印象，寶玉也常常到王府走動，可以看出彼此的興趣與個性十分相近。但在書中寶玉與北靜王身上較少有互動的對談，缺乏彼此喜怒哀樂的呈現，這顯示了雖然寶玉與之交往互動，卻不同於秦鐘、柳湘蓮等自在與真情流露，或許是身為郡王書中有所保留隱藏也不可得知，所以寶玉對北靜王較傾向是愛慕的類型。

寶玉和上述這些具「清」特質男子有產生情感的流動也體現了寶玉所追求的以平等、友誼、溫柔、良善為基礎的人與人的互動關係。寶玉常常接受到北靜王的禮物，也常常樂的拿出與人分享，北靜王待人無關身份地位，贈送禮物不求回報，這是寶玉喜歡與之交往的原因，否則以王爺尊貴之姿，在官場上送往迎來，沾染世俗味道，早就被寶玉排除在好朋友之外了。

五、寶玉與賈雨村

《紅樓夢》一書中寶玉最不願意與之交往就屬賈雨村了，賈雨村原本是一個以寫字賣文為生的窮書生，寄居在姑蘇葫蘆廟裡，靠著隔壁鄉紳甄士隱資助的銀兩，他才得以上京趕考。後來他考中進士，當上了知府，雖然具有幹才，卻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不久便被參革。經舊友推薦，賈雨村做了林黛玉的家庭教師，後來又因為護送黛玉進京，而在賈政的幫助下補了金陵應天府尹的職。上任後，他便遇到了薛蟠打死馮淵並強搶英蓮的人命案。在一名門子的提醒下，他得知薛家

乃是賈、王、史、薛四大家族之一，且四家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又得知那個被賣的丫頭就是甄士隱家的小姐英蓮。賈雨村不敢觸犯四大家族因此便胡亂結了此案，還親自作書信兩封，向賈政和京營節度使王子騰邀功。從此以後，賈雨村便從知縣升任御史、吏部侍郎、兵部尚書等職，可謂平步青雲。

寶玉不喜與雨村交往的原因分析如下：

- (一) 第一回提到賈雨村相貌魁偉、言語不俗，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這外貌顯然和寶玉喜愛的女兒姿態顯然不同。
- (二) 賈雨村借賈府作為升官發財的階梯，因此薛蟠打死馮淵並強搶英蓮的人命案，在他的胡亂判案下徇情又枉法，當年甄士隱對他有恩，居然罔顧人情法律胡亂判案。
- (三) 賈赦硬要石呆子的扇子也是賈雨村徇私枉法所辦的。
- (四) 賈雨村常訪賈府拜訪賈政，賈政對他相當看中如第三十二回有人來回說：

興隆街的大爺來了，老爺叫二爺出去會。寶玉聽了，便知賈雨村來了，心中好不自在。(三十二回)

可見寶玉對雨村的人品與汲汲追求功名的態度非常反感，這就是寶玉所稱為「祿蠹」的典型。

寶玉與賈雨村這種「濁」特質的男子的關係，是在內心極不情願下仍依禮相待的，這也是寶玉的一種面對姿態之一，他非常清楚自己所處的立場與位置，因此越濁臭的男子寶玉與之互動交談的機會越少。

第四章 寶玉的同性觀

寶玉面對不同的男子時，他的面對姿態也有著不同變化，寶玉面對的姿態中隱含著他獨特的同性觀，透過本章的闡述，將能使其同性觀關係中背後隱含的價值具體的呈現出來。

第一節 寶玉面對眾男子的內在價值標準

寶玉面對賈府內外關係網路中與賈府外不同的男子，有不同的面對姿態與個人內在價值呈現，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宗法父權下依禮行事

寶玉與具直系血緣倫常關係的男子對話很少，面對他們通常沉默無語，在面對寧榮二府的鬚眉濁物做的種種不合宜的事，他也不批評也不表示意見，對具血緣倫常關係者通常是依禮而行，採不主動回應的面對姿態，這是宗法父權的壟罩下，寶玉的行為邏輯與內在價值均受其規範而呈現的面對姿態。

(一) 寶玉對長輩「孝」的實踐

《紅樓夢》中賈府的男子們生長在長幼尊卑次序分明的環境，在傳統中國宗法家族與父權制的觀念下，「父親」這個角色與位階是不可抵抗的威權。而「孝」

是中國家族中心主義的靈魂與基本命題，因此孔子說孝是人之本，孝不僅要求對死去的列祖列宗盡孝道，對活著的長輩也要畢恭畢敬的順從。⁹⁴

如第八回寶玉在薛姨媽處飲酒，李嬈嬈勸他少喝些，就以寶玉父親之名來勸戒：

你可仔細！今兒老爺在家，提防著問你的書！」寶玉聽了此話，便心中大不悅，慢慢的放下酒，垂了頭。（八回）

另外第四十三回寶玉外出祭拜死去的金釧回家後，賈母更是語帶威脅的說：

以後再私自出門，不先告訴我們，一定叫你老子打你。（四十三）

由此可知父親的威嚴形象在寶玉的心中具有無比巨大的宰制力量，眾人也是常常拿「老爺」這兩字來提醒寶玉，甚至威嚇他。因為這是宗法制度下為人子當順從父親的基本倫常觀念，深深的烙印在為人子的身上。

因此，賈府的男子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尊敬父親」⁹⁵，可看出千年以來中國傳統尊親敬親的傳統刻畫在為人子的身上，父親無上的權威是子女無法反抗的，也因此父親的期待是為人子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如讀書求取功名、傳宗接代皆是為人子，所必須去承擔的責任。《紅樓夢》中寶玉與賈府的男子對長輩呈現的就是恭敬的態度，「敬父」、「尊敬長輩」這一點在寶玉身上是不容置疑的。

⁹⁴ 胡文彬：《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論稿》頁 585。

⁹⁵ 例如：賈敬生日時，賈珍恭敬的請賈蓉送禮物到道觀去、寶玉對父親更是恭敬有加絲毫不敢反抗、另外賈珍對賈蓉的管教與賈赦對賈璉辱打、秦業對秦鐘的教訓。還有第四十五回賴嬈嬈的一段話「不怕你嫌我，如今不過這麼管你一管，老太太護在頭裏。當日老爺小時候挨你爺爺的打，誰沒看見的老爺小時，何曾像你這麼天不怕地不怕的了。還有那邊大老爺，雖然淘氣，也沒像你這紮窩子的樣兒，也是天天打。還有東府裡你珍哥兒的爺爺，那纔是火上澆油的性子，說聲惱了，什麼兒子，竟是審賊！如今我眼裡看著，耳朵裡聽著，那珍大爺管兒子，倒也像當日老祖宗的規矩……」

（二）寶玉對平輩「悌」的呈現

寶玉面對這講究階級位置的家族有自己的應對方式來盡他的「情理」。對手足兄弟也是，例如第五十四回：

賈珍等至賈母榻前，因榻矮，二人便屈膝跪了。賈珍在前捧杯，賈璉在後捧壺。雖只二人捧酒，那賈琮弟兄等卻都是一溜排班隨著他二人進來，見他二人跪下，都一溜跪下。寶玉也忙跪下。湘雲悄推他，笑道：「你這會子又幫著跪下做什麼？有這麼著的呢，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寶玉悄笑道：「再等一會再斟去。」（五十四回）

在中國文化中尊卑序列的敬服文化薰陶下，寶玉進行的是他角色該做的事，他不越矩也不排斥，完全按照標準的程式來自動的進行他的動作，書中見不到寶玉和這些哥哥或弟弟一起玩樂或交流的場合，只有在正式場合如祭祀、家族宴會中才有機會相處，但寶玉都是按照預定的角色行禮如儀，扮演自己的角色。

第六十回提到：

正值賈環賈琮二人來問候寶玉，也纔進去。寶玉並無與琮環可談之語。（六十回）

寶玉對待賈府中的兄弟，可以看出他完全遵守該盡的規矩，並不會展現他的主動姿態去接待或親近平輩，如前面提到寶玉面對不安好心的賈環他還是展現不與計較的兄長姿態這正是寶玉內在價值「兄友弟恭」的展現。

（三）寶玉對晚輩以平常心待之

在賈府裡，寶玉清楚的掌握他的身份角色分際，他面對的姿態通常也是無話

可說，頂多只是見面的禮儀，他合宜的展現他身份地位該有的表現，作為長輩的寶玉，面對家族的晚輩時，看不到他的情感呈現與關愛之心的談話也見不到對晚輩的要求。例如賈蓉年紀比寶玉大但輩份比寶玉小且常與賈薺之流混作一處，就缺少與寶玉互動的機會，而賈蘭年紀又小因此寶玉與兩人互動也不多，見面時也是依晚輩的言語或行動被動回應，此中看不見到與晚輩深刻的交流與互動，然這也是寶玉面對晚輩的一種自然平常的姿態。

二、宗法父權下從容互動

寶玉面對賈府的姻親和遠親薛蟠、賈芸、賈薺、小廝茗煙等人就多了點互動，他面對具直系血緣倫常關係之外的人，相處模式就變得較隨和不拘謹。例如薛蟠邀宴寶玉是從不拒絕的，並且可以藉著酒會認識不同的人。雖然寶玉與薛蟠在性格上天壤之別，但他也能與之應和相處並飲宴。在面對賈芸、賈薺賈府的遠親們，仍保持良好互動關係，賈芸還曾送珍貴的白海棠花至怡紅院，藉機表示孝敬之意。

以寶玉對小廝茗煙來說，寶玉表面上是主子身份，但是私底下寶玉和茗煙的互動很多，茗煙忠心，寶玉待他自然也不是以主子待僕人之態度與之相處，很多時候如前章所提及的，他們是一起行動，一起外出冒險，這顯示寶玉待人是無分階級與地位的。

在直系倫常關係以外的人，寶玉與他們相處就比較開放，脫離了宗法父權的規範下行事也就較為隨性與自在了。

三、以「清」為上、以「濁」為卑的行為準則

寶玉面對府外的男子時，他面對時內含的標準即是以是否具女兒般「清」的特質為親近的第一準則。

(一) 寶玉強烈情感交流的對象：

面對秦鐘、蔣玉菡、柳湘蓮、北靜王四人則是與寶玉關係較為緊密的同性男子，此時寶玉對他們採用的姿態變得主動積極，和他們相處在一起是快樂的、愉悅的，情感完全是自由自在的展現，甚至可以說寶玉的性情也在此關係中得以獲得解放。

其中秦鐘與蔣玉菡，筆者歸類為和寶玉為「相似」⁹⁶的類型，除外表外，他們的性情、態度，與寶玉產生諸多相似，換句話說就是「吾道不孤」，他們的出現使「吾道」獲得增強，寶玉對於和「同道者」相處當然具有無限的歡喜與認同。

另外柳湘蓮與北靜王筆者歸類為「互補」⁹⁷類型，柳湘蓮具有「俠義」精神與「行動自由」⁹⁸不受拘束，北靜王則展現「不為官俗國體所束縛」的對人態度，

⁹⁶一切人際吸引均以二人關係 (dyadic relation) 為基礎，兩人的特性及其交往歷程或結果決定彼此的關係。基於個人特性的人際吸引理論有相似論 (similarity theory) 與互補論 (complementary theory)。基於交往歷程或結果的人際吸引理論則有互動論 (interaction theory) 與交換論 (exchange theory)。一.相似論：又分成底下三個部份平衡論 (balance theory)：ABX 吸引理論兩個人彼此互相喜歡，而且對其他的東西或人也具有相同的好惡，則兩人喜悅的程度越高，則亦產生不平衡而產生衝突進而影響兩人相喜的程度。交感校準 (consensual validation)：人格所持的態度或人格，與自己本相似的程度越高，則他們就會被自己所喜歡。預期 (anticipation)：自己感受到他人喜歡自己進而產生相應性的喜歡。二.互補論因為兩人有互補的需要而產生人際吸引，兩人產生相吸作用的因素有底下：(1) 要相互滿足。(2) 需求自我理想。(3.) 因崇拜某人而產生喜歡。三.互動論：人際互動越頻繁，彼此喜愛越增；反之，喜愛越減。有些則是兩人相似的人格或特性多而產生喜歡，有些是因為某一入某次出現都帶給他人喜悅因而產生被人喜悅的感覺。四.交換論兩人交往是因為彼此有利可圖，得到的報酬大於所付出的代價，因此兩人進行交往。當兩人在社會背景、價值觀念乃至於能力相似時，互動間的報酬高，付出的代價低時，兩人則進行交往。楊國樞等著《社會及科學行為研究法》頁 678~680，臺北台灣東華書局，2003。

⁹⁷ 為何兩人需欲不同卻能發生吸引作用？Winch 的解釋是：(1) 需欲互相滿足例如：一人渴望扮演保護、照顧的角色，另一人亟需有人依靠或協助，兩人相結合，便互相滿足了對方的需求，轉而也滿足了自己的要求。(2) 尋求自我理想，對於那些曾經朝夕相望而格於環境無法實現的品質，人們總存有無限的懷念，既然自己得不到，對於具有此特質的他人，不免升起萬般傾慕之情。楊國樞等著：《社會及科學行為研究法》頁 680。

⁹⁸第四十七回在賴尚榮的酒席上，寶玉私下拉著柳湘蓮談論為秦鐘修墳的事情，並且毫無顧忌地對柳湘蓮表示：我只恨天天圈在家裏，一點兒做不得主，行動就有人知道，不是這個攔就是那個

常邀寶玉到他的府第去，這兩人展現的行爲態度，合乎了寶玉的理想，正可以說明一般人們對於自己無法實現的理想人格，對於有此特質的他人，不免興起萬般傾慕之情。

（二）寶玉毫無交集的對象

書中提到寶玉最不願見的人就是賈雨村，他除了不具女兒「清」的特質外，其污濁人格特質在前章已分析過，所以寶玉面對賈雨村的姿態則是能逃避就逃避，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會面。難怪他在第二十三回賈雨村到賈府時寶玉會對湘雲說：

寶玉道：「罷，罷！我也不敢稱雅，俗中又俗的一個俗人，並不願同這些人往來」（二十三回）

書中看不到寶玉面對賈雨村的姿態，可見《紅樓夢》書中寶玉最不願見的就是賈雨村。其背後隱含寶玉對讀書人，一旦中舉爲官，即將所學，拋於腦後，取而代之的是汲汲營求官位，利祿薰心，進而趨炎附勢而至貪贓枉法，只圖個人私利的諷刺。

因此從以上分析可知寶玉在封建制度下他對「倫理」的觀念是認同的，也是身體力行的，寶玉與家族的成員們互動，他展現合宜的應對態度。第三十六回提到寶玉「懶與士大夫諸男人接談，又最厭峨冠禮服賀弔往還等事」，他所討厭的是「國賊」、「祿蠹」之流，拒絕當時的社會風氣。而面對倫常關係外的男子除了他有個人的內在判斷價值外，在固著的體制外，慢慢流露他的真情，呈現出寶玉獨特的個人內在價值。

勸的，能說不能行。雖然有錢，又不由我使。

第二節 女情文化的展演

《紅樓夢》中性別角色明顯地以女性為主、以女性為尊。這不僅是指小說的主要篇幅在表現女性人物，而且在作者看來，女性角色包含的純真和審美價值都遠高於男性角色。寶玉喜歡具「清」特質的女孩，女孩們往往是擁有美好的天性和純真的心靈，給人以「清爽」的感覺，而能讓寶玉喜歡與之親近。第九回中曾如此描述寶玉對待人的態度：

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情性體貼，話語綿纏。（九回）

第五十九回賈寶玉又說：「女兒未出嫁是顆無價之寶珠」，他自己日夜周旋於女孩們身邊，對他們溫柔體貼，百般依戀。比如提醒齡官躲雨，自己卻被淋個正著；為博得晴雯一笑可以撕扇；自己被熱湯所燙，卻問玉釧可有被燙傷；當平兒遭到冤枉且被弄得衣冠不整進到大觀園後，他不僅替當事人賠不是，還親自給他細心整裝。

因此第二回提到寶玉提到：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二回）

第二十回他也認為：

天生人為萬物之靈，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鍾於女兒，鬚眉男子不過是些渣滓濁沫而已。（二十回）

據此李師艷梅以爲《紅樓夢》的反省批判的高度，是強烈結合著性別(gender)而來的，因此，在以女兒爲尊所刻畫描繪的世界，具有一種女性文化的特色，這是和傳統男性文化的價值世界，有著豐富對話與反省意義的。⁹⁹因此筆者將從女性文化的特色—女情意義世界的內涵中探尋寶玉的同性關係。

一、寶玉親近具「女性氣質」的男子

(一) 喜愛具女兒姿態「清」特質的男子

寶玉向黛玉的丫鬟紫鵲要菱花小鏡：

寶玉笑道「我看見你文具裏頭有三兩面鏡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給我留下罷。我擱在枕頭旁邊，睡著好照，明兒出門帶著也輕巧。」(五十七回)

可見他像女孩般需要時時照鏡¹⁰⁰，他樣貌似女子¹⁰¹隨時想看看自己的樣貌，因此當秦鐘出現時，更加誘發出他對貌似女子的男兒的喜愛，首次遇到比自己更像女子的男子時，進而產生了自卑心與喜愛心，這是寶玉自我認同初步¹⁰²形成的

⁹⁹李艷梅：〈從性別視角論《紅樓夢》女性文化的“癡情”生命境界〉頁 124。

¹⁰⁰個人對他人都是一面鏡子，反映出他人所表現過的一切。所以自我觀念的形成是透過與他人的接觸，意識到別人對自己的看法，站在別人的角度以反觀自己的結果。陳奎熹：《教育社會學研究》頁 23。

¹⁰¹第三回提到寶玉的長相：「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如刀裁，眉如墨闌，眼如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笑，即嗔視而有情。」「面如敷粉，唇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常笑。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幾乎是女孩的面容。

¹⁰²想像秩序既是一個特定的時刻或階段(對自身的影像或某種原始意象的自戀性認同)，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主體對任何對象的理想化認同，都是一種「想像的」關係)。此外，這種想像的關係既發生於主體內部(intersubjective)。在主體內部表現為主體對自我的自戀關係；在主體間性的關係中，則表現為主體間的相似關係。因而薩若普說：「在想像的秩序中，一個人對他人的理解是由他自己的意象所塑造的。被知覺到的他人(other)實際上或至少部分上是一種投射」。王國芳、郭本禹：《拉岡》頁 164，生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時期，寶玉以女性世界整體作為寶玉自我「形象」的「鏡子」¹⁰³，便等於把自己認同於女性。

另外寶玉的性格不像一般世俗男子，喜好追求功名、貪慕權位，反而喜好女兒的乾淨純潔，他住進了大觀園這個女兒國正是可自在悠遊地生活。當他面對這些具「清」特質的男子時，寶玉的態度也像如魚得水般的從容自在，因為，「清」的人格價值在於不受正統權力的污染與同化，確認自身與他人的人格價值外，也拒絕世俗功利的浸染，而能顯示出生命的高貴與尊嚴。

郭玉雯在《紅樓夢淵源論從神話到明清思想》書中提到：

作者一反傳統的「男尊女卑」觀念而改「崇女抑男」，其實就是世俗功利與絕假純真的區別，所以書中秦鍾、蔣玉菡、柳湘蓮、北靜王，雖為男子，卻因為懷抱真情而受到肯定；而園中老婆子雖貴為女性，卻因為貪得無厭、沾染世俗名利之氣而被貶斥。所以不論男女，只要深具感情即被讚揚。

104

寶玉除了與「清」特質的男子相交好也對女兒「清」的人格價值深度的肯定，這是《紅樓夢》進步思想，它是以女兒高貴的人格彰顯了人的存在價值。

（二）寶玉拒絕社會期待並與「濁」特質的男子保持距離

社會期待對於寶玉其實造成了一種壓迫與反感，連最親近的父母也絲毫不瞭解他，甚至隨著社會主流的價值而強烈壓迫他，第三十三回其父賈政因為他不好讀書交往戲子、不守禮法而「下死手的板子」，親子之間自然的感情已完全為為人子的社會性別期待所取代。父權社會下看重的是寶玉身份位置，輕視他的獨特

¹⁰³ 廖鹹浩：〈說淫：《紅樓夢》「悲劇」的後現代沉思〉頁 91，台北中外文學第 22 卷第二期。

¹⁰⁴ 郭玉雯：《紅樓夢淵源論從神話到明清思想》頁 32。

女兒氣質；然而寶玉獨尊的是女兒氣質而厭惡自己的身份地位，價值觀剛好跟社會全然相反。

「濁」特質的男子如薛蟠、賈珍和賈璉之流皆為代表，王崑崙曾經提到：「寶玉的周圍最男性的第一個是他父親，代表正統，代表權威，使他懼怕；賈雨村是第二種男性，代表著世俗罪惡，使他痛恨；第三種就是賈珍、賈璉這般代表無能與腐敗的角色，使他鄙棄。而秦鍾、蔣玉菡之還可相與盤桓，是因為他們已經女性化了。」¹⁰⁵這一段話可以很清楚說明寶玉對男子們的關係，寶玉喜愛如女兒般的同性男子，厭惡只求私慾和不擇手段的佔有的「濁」特質的男子。

且看聶鑫森、聶鑫漢在《紅樓夢性愛揭密》一書中提到：

賈府中的男性世界留給他（寶玉）的卻是一幅虛偽、刻板、愚蠢、庸俗、荒淫的圖畫。賈政的平庸和毫無生氣，整日裡把仕途經濟、光宗耀祖當歌唱，對賈寶玉督促甚嚴，威嚇可懼；賈敬「一味好道，只愛燒丹汞，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第二回）；賈赦只知獵色，寡廉鮮恥，竟把自己沾染過的丫鬟秋桐，賞給賈璉為妾；賈珍、賈璉除了淫亂，別無它事；賈芹、賈蓉之流更是壞種；薛蟠胸無點墨，寵男色、嫖女妓，橫行霸道，劣跡累累…。至於那些男性奴才們，一個個相貌卑俗，操性不良。¹⁰⁶

這段話把賈府眾男子的行為狀態描寫的淋漓盡致，賈府中的男子是一代不如一代。在傳統社會中，男子們佔有極為有利的位子，對於名利的框架無法去除，漸漸的產生污濁氣，第七十七回寶玉看到司棋被周瑞家的帶出園外時的情景：

恨的只瞪著他們。看已去遠，方指著恨道：「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

¹⁰⁵王崑崙：《《紅樓夢》人物論》頁 266，北京出版社，2011。

¹⁰⁶聶鑫森、聶鑫漢：《紅樓夢性愛揭密》頁 44。

守園門的婆子聽了，也不禁好笑起來，因問道：「這樣說，凡女兒個個是好的了，女人個個是壞的了？」寶玉點頭道：「不錯，不錯！」（七十七回）

上段引文提到「男人的氣味」甚至女人也會沾染到，這就是寶玉認為追求功名容易使人失去讀書的真正目的，於是寶玉稱之為「祿蠹」，追求階級權勢易使人眼中只有身份地位，寶玉呈現出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對「清」特質男子的關心，他是以尊重平等的態度對人，真正厭惡的是依靠權勢來壓迫他人，及利用科舉考試來換取個人利益的污濁男子。

而「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寶玉對男性的厭惡，甚至不排斥自己在內，常為自己的這個男兒之身抱憾不已，自貶為「濁物」、「濁玉」、「俗而又俗」。而「濁」特質之男子中寶玉除了與具直系血緣倫常關係者互動較少外，其他如薛蟠、賈芸、賈薔、茗煙也有不少的互動。例如第二十六回他跟賈芸談天時談話內容為：

又說道誰家的戲子好，誰家的花園好，又告訴他誰家的丫頭標緻，誰家的酒席豐盛，又是誰家有奇貨，又是誰家有異物。（二十六回）

又如第三十一回薛蟠也常邀約寶玉：

一時，黛玉去了，就有人來說：「薛大爺請。」寶玉只得去了。原來是吃酒，不能推辭，只得盡席而散。（三十一回）

寶玉面對邀宴的場合，他有他自己面對的姿態，如下面二十八回的例子，他不會跟「濁」特質的男子有相同的行為模式。

在第二十八回中，馮紫英舉行家宴，因寶玉覺得濫飲，易醉而無味，決定「發一新令，要說悲愁喜樂四字，卻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字原故。」

寶玉的酒令如下：

女兒悲，青春已大守空閨。女兒愁，悔叫夫婿覓封侯。女兒喜，對鏡晨妝顏色美。女兒樂，秋千架上春衫薄。(曲子)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咽不下玉粒金尊噎滿喉，照不見菱花鏡裡形容瘦。展不開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動的綠水悠悠。(酒底)雨打梨花深掩門。(二十八回)

看得出寶玉對女兒的欣賞，和他對女兒「悲、愁、喜、樂」的描寫，酒令中呈現女兒的美是寶玉所看重的，這是與薛蟠做酒令大不相同的¹⁰⁷。

因此由上可看出，寶玉面對濁特質的男子有他面對的合宜互動模式，並不會完全將其排除在外。

二、從情慾的流動來看寶玉和「濁」特質男人不同處

父權制或男性統治下的世界，隱藏著男人壓迫女人、有權勢男人壓迫弱勢男人不平等觀念，《紅樓夢》在同性關係這方面上讓寶玉以獨特平等且具真情的態度與氣質相近的男人互動，從中我們看出寶玉對待「清」特質與「濁」特質的男人是不同的，好惡明顯。筆者再深一層探究寶玉與「清」特質男子的男男關係，對照「濁」特質男子的關係的男男關係，也發現到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對於具濁特質的男子所呈現的方式，寶玉對於一切美好對象是懷有愛慕與情感的，而「濁」特質的除了賈政外，賈府的男子們純粹是爲了瘋狂的佔有、玩弄一切能給他們帶來快樂的對象，如：好男色、好女色。

¹⁰⁷ 薛蟠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女兒愁，繡房竄出個大馬猴；女兒喜，洞房花燭朝慵起；女兒樂，一根私巴巴往裡戳。」(二十八回)

以賈寶玉爲代表的同性關係，不是在貪求色慾上的滿足，而是互相把心交給對方，也就是所謂的「意淫」¹⁰⁸。以薛蟠、賈璉爲代表的同性關係，或者利用「錢財穿吃」將學堂中的學童哄上手，或者利用主子的身份將「小廝中清俊的找來出火」，完全是上位者對弱勢族群的索取，基本沒有感情可言。這種現象說明在封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種位階關係。同性之間的互動，是極爲不平等的。如第七十五回薛蟠、邢德全與變童不堪的一幕即是很好的說明：

其中有兩個十六七歲變童以備捧酒的，都打扮的粉粧玉琢。今日薛蟠又輸了一張，正沒好氣，幸而擲第二張完了，算來除翻過來倒反贏了，心中只是興頭起來。賈珍道：「且打住，吃了東西再來。」因問那兩處怎麼樣。裏頭打天九的，……賈珍陪著吃。薛蟠興頭了，便摟著一個變童吃酒，又命將酒去敬傻大舅。

傻大舅輸家，沒心緒，吃了兩碗，便有些醉意，嗔著兩個變童只趕著贏家不理輸家了，因罵道：「你們這起兔子，就是這樣專湊上水。天天在一處，誰的恩你們不沾？只不過我這一會子輸了幾兩銀子，你們就這樣三六九等了。難道從此以後再沒有求著我們的事了？」眾人見他帶酒，忙說……兩個變童都是演就的局套，忙都跪下奉酒，說：「我們這行人，師父教的不論遠近厚薄，只看一時有錢的就親敬；便是活佛神仙，一時沒了錢勢了，也不許去理他。況且我們又年輕，又居這個行次，求舅太爺體恕些我們就過去了。」（七十五回）

¹⁰⁸ 寶玉和秦鍾互相喜歡，因秦鍾具女兒態樣貌，深深吸引喜愛女子的寶玉，兩人是否發生性關係，在書中並明說。《紅樓夢》書中，描寫同性相好的情節，有不少的例子。薛蟠常與學堂的同學、變童廝混，賈璉寂寞時也會找清秀的小僮發洩，這兩著重的是色慾的成分，與寶玉不同。寶玉愛戀秦鍾、柳湘蓮、蔣玉菡及北靜王等，不是在貪求色慾上的滿足，而是屬於癡情的意淫層次。

由上述可知：（一）這些變童的特色是「粉妝玉琢」的美少年，他們扮演的角色，其實也就是一般妓女或姬妾扮演的角色，他們的功能是提供性的狎邪與取樂，以及在姿態關係上的屈從承歡。（二）是他們天天被這些有此癖好之人參養，所以迫於「威劫利餌」只往有錢勢者靠近。（三）是他們已是一種行業——「師父教的」，所以，必得從小就施以狐媚取悅的違性之嚴格訓練¹⁰⁹。

在當時的社會風氣下，仕宦男子或主子們往往爲了滿足自身的需求與利益，而來操控弱勢男子，如狎優、玩弄小廝、書僮、變童等，因此權勢的不對等的好男色之風，即變成了擁有權勢的男性本身發洩性需求的另一個管道或是狎女色而不可得時的替代方式，例如賈璉他在女兒生天花時要與鳳姐分房一個月，當時身邊又沒有女性對象，於是就出現了「將小廝中清俊的找來出火」的「龍陽之興」，可見縱慾之深。¹¹⁰。因此康正果在《重審風月鑑》中提到「在古代中國，同性戀與異性戀從來都不是兩種完全對立和互相排斥的關係，在很多情況下，前者常常是對後者的補充和戲仿。男色不僅是個別天生的癖好，同時也是封建等級制在男人之間所製造的不人道的關係。」¹¹¹《紅樓夢》的作者顯然注意到這點，當然依當時的宗法父權下的要求男子們只要不影響傳宗接代，對個人男色的性慾需求並不禁止。寶玉身處其中當然也略知一二，但《紅樓夢》書中沒有看到寶玉如薛蟠、賈璉般的依靠權勢來遂行其欲望，與他親近的男子具有美麗的外表，甚至也不會輸給大觀園的那些姊姊妹妹們，但是寶玉對待他們不是用來發洩肉慾，也不是依權勢來壓榨弱勢階層，相反地他是深情的對待、無私的付出甚至犧牲掉生命也無所謂的癡情付出。

因此寶玉除了對同性關係能掌握合宜應對關係外，他的靈魂沒有被現實污染，因爲他對「清」特質男子的欣賞、呵護和關心，完全體現與當時社會不同的方式，這是極具意義與不凡的價值，也呈現《紅樓夢》作者在性別反省上特殊的

¹⁰⁹ 聶鑫森、孽鑫漢：《紅樓夢性愛揭秘》頁 59

¹¹⁰ 第二十回由於巧姐起了痘疹，賈璉只得搬出外書房來安歇，「獨寢了兩夜，十分難熬，只得暫將小廝內清俊的選出來出火。」

¹¹¹ 康正果：《重審風月鑑》頁 110。

高度，值得加以重視。

三、從女情文化的實踐來看寶玉對待喜愛的女子與男子

寶玉對待喜愛的男子與喜愛的女子態度上基本上是接近的，賈寶玉日常雖是與姊妹們一處在大觀園中起臥不避，在情感上也是與眾女兒們親近，但終究還是一個男子，也擁有屬於男性的交友模式，例如薛蟠、馮紫英、賴尚榮也常常宴請寶玉，他也有與同性之間共有的空間。因此，思想契合性靈相近的同性友人之於寶玉就是生命中另一個重要的情感世界。但是《紅樓夢》中充斥著汗臭逼人的「鬚眉濁物」，使得寶玉擇友的選擇空間相對降低，其中秦鐘、蔣玉菡、柳湘蓮、北靜王四人就是賈寶玉傾心結交認為知己的少數朋友。因此筆者認為作者在《紅樓夢》中為寶玉與「清」特質的男子們創造這了一個特別的世界。雖然他們同樣面臨著汗濁世界的侵蝕，如賈政對寶玉期待，蔣玉菡要在忠順王府要唱戲給王爺聽，討王爺歡喜，秦鐘仍要面對父親秦業對他的殷殷期待，柳湘蓮仍要面對薛蟠之類濁臭男人的糾纏，北靜王在官場仍要送往迎來。但是《紅樓夢》讓寶玉與這些「清」特質的男子結合在一起，在《紅樓夢》的性別文化上建立了一個接近女情的世界。在寶玉的同性關係中我們看到的是他對「清」特質的男子們喜愛、體貼與關懷，寶玉除了沈浸於女情世界外，他在大觀園外較不受父權文化的規範世界，得以一展不同於當時傳統社會和當時好男風的社會風氣，筆者認為這是《紅樓夢》中歷年來被忽略的特殊一面。

以下是寶玉待喜愛的女子與男子共同點與差異點：

（一）無關身份地位

在府外，無論是郡王、戲子、身份不相同的秦鐘與柳湘蓮，和大觀園的姊妹妹妹丫頭等，基本上寶玉對待他們的態度是相同的。也就是說他是平等的看待他們，完全不會考慮到彼此的身份地位，如第六十三回寶玉生日時，怡紅院夜宴，他反對依次安席，主張無論尊長，圍桌而坐無分彼此，大家盡情而歡。而園外寶

玉對待秦鐘不論叔姪，與蔣玉菡、柳湘蓮、北靜王彼此脫去角色，完完整整的展現自己的真情，相處間沒有誰尊誰貴，大家是彼此關心，互相給予溫暖和真摯情誼，從中可看到寶玉與人交往即是「去社會名位化」，不考慮身份地位的。如第六十六回如小廝興兒所說：

有時見了我們，喜歡時沒上沒下，大家亂頑一陣；不喜歡各自走了，他也不理人。我們坐著臥著，見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責備。因此沒人怕他，只管隨便，都過的去。(六十六回)

由此得到一個重點，寶玉完全沒有一個賈府年輕主子的架式，他對人一點架子都沒有，外鑠的身份地位無論是對他來說都是不在意的。

(二) 平等的對待關係

寶玉對待清特質的男子與女子是平等相待，大家都是站在同樣的基準點，沒有誰高誰低，也沒有上下階級的順從與壓迫的問題。李師艷梅提到這是「平面的網絡關係，是以自我為中心向四方發散，網絡的範圍越大，自我在其中也就越有價值，寶玉對男子也是如此。以『純真心意』加上關懷對方的處境心境的過程，可以在一個彼此平等的前提下，和他人建立起一個「平面」的關係結構，而這是有別於父權位階系統下的『縱向的』、『等級式』的關係的」。¹¹²

《紅樓夢》第九回，描述「不安本分」又「隨心所欲」的寶玉大發癖性，竟向秦鍾悄說兩人既一樣年紀，況又同窗，故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寶玉將秦鐘納入平面網路關係，至於輩分、貧富也就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郭玉雯在《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一書中提到寶玉「見於行爲者：事頑父壽母而不怨，得祖母偏憐而不驕；更視讒弟而不忮，趨王侯而不諂，友貧

¹¹² 李艷梅：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頁 255。

賤而能愛，處群鬱之中而不淫，臨悍婢駿童而不怒，脫屣富貴而不戀。」¹¹³只是寶玉並非以履行道德而是以多情的心態來做的，其誠情之體乃直接開向泛愛之用。」¹¹⁴以此來看極是，因此寶玉才能在眾多汗濁的男子中找到與他具有相同氣質的男子。

（三）互相關懷體貼

人與人相處是要互相關懷與體貼的，透過關懷知道彼此的存在，感受到對方的心意。心意相通，彼此相濡以沫，他們可在自己純真自然的心意之發散下，來構成一個較平等、較充滿了真心情意的網絡關係。這個網絡關係，是以「關懷」對方為純真心意發出的基礎，這個「關懷」，是包括了對他人的感覺、感受，一種「全身心的投入」，是一種「化他為我，他就是我」的狀態。¹¹⁵

寶玉對秦鐘呵護備至，甚至他死了還關心他的墳墓；柳湘蓮要遠行，寶玉捨不得他離開滴下眼淚；寶玉甚至蔣玉函交換貼身汗巾；寶玉也常常去找北靜王，並接受他許多的饋贈。第三十五回玉釧兒接著拿湯時，卻不小心把湯潑了寶玉手上，「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卻只管問玉釧兒：『燙了哪裡了？疼不疼？』玉釧兒和眾人都笑了…『你自己燙了，只管問我。』」玉釧兒終於因著寶玉的體貼而轉怒為笑。從玉釧兒在寶玉面前的從含怒隱忍到開懷而笑的轉變過程，說明瞭玉釧兒在寶玉體貼關懷的過程中，忘卻了自己卑下的丫鬟身份。寶玉的這種體貼之情是超越了強調合宜份際的人情，以及皮膚濫淫的淫欲的。¹¹⁶

寶玉對待喜愛的男子與喜愛的女子也有不同處：

（一）互動場域不同

寶玉與具清特質男子們互動的場域多在府外，如學堂、酒會、私人宅第等¹¹⁷，

¹¹³郭玉雯：《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頁 44，臺北里仁出版社，2004。

¹¹⁴同上註，頁 45。

¹¹⁵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頁 255。

¹¹⁶同上註，頁 258。

¹¹⁷第二十八回二人站在廊簷下，蔣玉函又陪不是。寶玉見他嫵媚溫柔，心中十分留戀，便緊緊的搭著他的手第四十七回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小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鍾的墳上去了。

而與女子們的互動多在大觀園裡，在這些場合寶玉得以盡情展現他的人格特質不受拘束，一方面顯示男子們的行動較女子更為自由，可以拋頭露面，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寶玉仍脫離不了男人世界的活動。

如十五回在饅頭庵寶玉向秦鐘說道：

這會子也不用說，等一會睡下，再細細算帳。（十五回）

又例如第四十七回

寶玉便拉了柳湘蓮到廳側小書房中坐下，問他這幾日可到秦鍾的墳上去了。湘蓮道：「怎麼不去？前日我們幾個人放鷹去，離他墳上還有里。」……
（四十七回）

大觀園女兒們主要的活動就是作詩了，女兒們個個能展詩情，盡情的抒發己見，他們集結詩社一起賞花讚花，充滿了才情和詩意。而與府外的清特質男子則無公開作詩的活動，相反地，他們常常離開公開場所沉浸於兩人的世界說一些體己的話，彼此互相體貼與關懷。

（二）清特質男子們的交往對象不以寶玉為中心

在大觀園裡所有的姊姊妹妹們都是以寶玉為中心，寶玉是諸艷之冠，然而寶玉與「清」特質的男子交往過程中，寶玉不是這些男子們的唯一。例如秦鐘和香憐在學堂中有著曖昧的舉動¹¹⁸、北靜王和蔣玉菡¹¹⁹仍可見彼此互動熱烈，這些男

¹¹⁸ 第九回金榮笑道：「許你們說話，難道不許我咳嗽不成？我只問你們：有話不明說，許你們這樣鬼鬼崇崇的幹什麼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麼！先得讓我抽個頭兒，咱們一聲兒不言語，不然大家就奮起來。」秦、香二人急的飛紅的臉，便問道：「你拿住什麼了？」金榮笑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著，又拍著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個吃去？」秦鐘香憐二人又氣又急，忙進去向賈瑞前告金榮，說金榮無故欺負他兩個。

¹¹⁹ 第二十八回蔣玉菡說畢撩衣，將繫小衣兒一條大紅汗巾子解了下來，遞與寶玉，道：「這汗巾子是茜香國女國王所貢之物，夏天繫著，肌膚生香，不生汗漬。昨日北靜王給我的，今日才上身。」

子和其他的女子也有不少的故事如：秦鐘與智慧兒、柳湘蓮與尤三姐等，因此寶玉並不是這些男子們的唯一相交好對象，由此可知這是傳統社會對男子交友較為寬容的一面，因為男子們的交往不是以婚嫁為前提和女子不同，而是帶有一種類似玩樂的性質。

總的來看，寶玉與喜愛的人相處時，他是深情與忘我的，以「癡情」來面對喜歡的男與女。

第三節 寶玉情感的流動與性別展演

寶玉喜愛的對象無論男女都有他情感得以交流的對象，因此他遊走在清與濁的世界，時而受限，時而無拘無束跨越與穿梭兩個世界中。在具有「天生中生成一段癡情」的寶玉心中，對人不管是對女性還是對男性的愛純粹是出於自然欲望和對美的追求，寶玉任其情感在具「清」的主體上進行流動與變化，這同時也是去掉規範的框架後會產生情感流動與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因此巴特勒認為：

性別不斷建構著我們的身分。性別不是我們主動扮演，而是我們一再展演出來的。巴特勒說，「女性」和「男性」可以就行為上來顛覆性別規範。性別在某種意義上，是強加在我身上，但這一切，都不是事先欲設好的。

120

由此我們來看觀看寶玉性別角色在作者筆下的主要特徵：

一、性別角色鬆動與展演

寶玉是「男兒身」「女兒相」，也可以說寶玉的形象是男性形體的女性化，因此在他的身上看到的是作者對美麗女兒的氣質的喜愛、身上具有陰柔特質無男性陽剛的特質¹²¹。因此女性化的特徵是作者以正面方式彰顯對女性氣質的認同也是

¹²⁰ Mary Holmes 著 謝明珊譯：《性別社會學導讀》頁 73

¹²¹第三十五回「我前一回來，聽見他家裡許多人抱怨，千真萬真的有些呆氣。大雨淋的水雞似的，他反告訴別人『下雨了，快避雨去霸。』你說可笑不可笑？時常沒人在跟前，就自哭自笑的；看見燕子，就和燕子說話；河裡看見魚，就和魚說話；見了星星月亮，不是長籲短嘆，就是咕咕囁囁的。且是連一點剛性也沒有。」

逃避父權的壓迫的存在方式¹²²，以男人的身體借用女人的身份¹²³進入女兒的領域，創造了獨特的性別文化。巴特勒認為

性別身分不在於性別表達的背後；該身分由據說是其結果的表達本身踐履性地構成。¹²⁴

藉由此一觀點要說明的是作者其實是藉此擺脫當時僵化的社會文化機制的力量，這是對傳統性別角色¹²⁵鬆動的重要手法，也是一個重要的策略，讓性別的框架被鬆動¹²⁶，性與性別之間沒有既定模式。

寶玉除了外型像女兒姿態外，他的行為也相同於一般男子，且看從小與寶玉一起生活的襲人在第十九回對寶玉說：

襲人道：「再不可謗僧毀道，調脂弄粉。還有更要緊的一件，再也不許吃人嘴上的胭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十九回）

¹²² 寶玉以此得以進入大觀園重要因素。

¹²³ 第三十回齡官畫蔷，把露出半邊臉被枝葉引住的寶玉也當是個丫頭。第五十回，只見寶琴背後轉出一個批大紅猩猩的人來，賈母道：「那又是哪個女孩呢？」眾人笑道：「我們都在這裏，那是寶玉。」賈母笑道：「我的眼越發花了。」寶玉也被自己的祖母誤識為女孩兒。第五十一回，「大夫進入其居處怡紅院幫晴雯看病以為屋子竟像是女孩的繡房。其室內擺設更是精美雅致，色彩鮮豔、明麗，所以第四十一回劉姥姥醉臥寶玉內室，醒來後竟問：這是哪房姑娘的廂房？」第七十八回賈母甚至說他是「想必原是個丫頭錯投了胎不成。」

¹²⁴ Judith Butler 著 林郁庭譯，《性別感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頁 39

¹²⁵ 傳統小說十分注重人物的外貌描寫，並通過外貌描寫窺視人物性格；在外貌描寫中，同時也融入了作者對人物的好惡。男性與女性由於在生理結構上迥異的特徵，使得對兩性形象外貌的修飾詞也有了明顯的涇渭區分，如形容男性形象時往往用陽剛、強悍的詞語，形容女性則往往用溫柔、嬌美等詞眼，這就使得傳統小說的人物形象外貌刻畫上留有強烈的傳統性別意識的影子。

《紅樓夢》突破了這個界限，觀其文，可見除了一群群雅致佳人外，作者欣賞的性情男子也多為風流婉轉、俊俏嫵媚的個儻公子，其體型神態的描摹與女性形象的標準極為相似。比如對賈寶玉的描寫就是最突出的代表。嚴明：《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頁 32。

¹²⁶ 曹雪芹從根底裏推翻了這種陳腐觀念，他大膽地打破了兩性間的絕對界限，真實地展示出人類性別自身的互滲現象。從此，一種全新的性別角色的演化觀念便正式登場了。嚴明《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頁 35。

又如第二十一回，黛玉問寶玉臉上怎麼了：

黛玉因看見寶玉左邊腮上有鈕扣大小的一塊血漬，便欠身湊近前來，以手撫之細看，又道：「這又是誰的指甲劃破了？」寶玉側身，一面躲，一面笑道：「不是刮的，只怕是才剛纔替他們淘漉胭脂膏子，才層上了一點兒。

（二十一回）

寶玉「任情恣性」及「最不喜務正」（第十九回），更有幾件千奇百怪不能言的毛病，寶玉憐花、愛紅、愛吃胭脂，作者讓寶玉的角色突破了傳統限制而盡情展現其行爲，旁人認爲是異常行爲，但這是寶玉行爲上真實呈現，也是作者打破性別規範的創作手法。

作者對性別的先進的觀念也呈現在書中，且看第三十一回翠縷問湘雲的金麒麟一段話來看：

翠縷道：「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湘雲照臉啐了一口道：「什麼『公的』『母的』！又胡說了！」翠縷道：「這也罷了。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咱們人倒沒有陰陽呢？」（三十一回）

後來一直等到撿著寶玉的比較大又有文彩的「雄性」金麒麟時，湘雲才知道自己的「雌性」。換言之，「雄性」、「雌性」的麒麟只是相對而言，「大又有文彩」的麒麟稱爲「雄性」完全是後天所規範的。¹²⁷

¹²⁷ 在母系社會可能背稱爲「雌性」，「雄性」、「雌性」就本質而言都是陰陽之氣所化，或者說男女同樣具有陰性與陽性特質。曹雪芹此處隱然有類似現代女性主義所主張的，男女性別角色是社會所建構的觀念，湘雲如果要在社會存活下去，她應該要學習女性角色的扮演；至於賈寶玉這隻陰陽同體的麒麟，一直抗拒著這種建構出來的角色學習，雖然他身爲尊屬（男性），但他絕不願意去宰製處於卑屬的女性，而且還常常爲女性抱不平，最後他甚至於以出家來抵制男尊女卑之禮教社會的收編。郭玉雯《紅樓夢淵源論從神話到明清思想》頁 343。

如果性別不是生來即定，而是後天社會文化造就的，那麼，一切都是人爲的，一切也都可能改變，並不是僵化固定的。個人角色是在宗法父權與社會期待下形塑，也同時受到社會、倫理與文化的制約，不容逾越。但是《紅樓夢》作者透過性別的展演方式突破了限制，寶玉的男性形體的女性化角色突破性別男女二分的性別規範，他可以像女又像男，《紅樓夢》中也出現男扮女裝的戲子如琪官、女扮男裝的藕官、未成年的變童甚至柳湘蓮也會串戲的扮裝方式，他們也都有不同的愛情故事，這讓傳統的性別角色產生了變化，讓人對性別產生了反思，如同巴特勒認為：

存在不在於行動、完成、成為的背後；行動者只是加諸於行為的虛構體—
行為就是全部。¹²⁸

這也說明了寶玉的主體展演同時除了突破傳統限制外也為中國性別文化中開展了不同的世界。

二、跨性別的情感流動

在寶玉喜愛親近的男子中，具有女兒姿態的男子是他交往的第一前提。秦鐘是「眉目清秀，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怯羞羞，有女兒之態」（第九回）、水溶是「年未弱冠，生的形容秀美，性情謙和……且生的才貌雙全，風流瀟灑……面如美玉，目似明星，真好秀麗人物」（第七回），琪官是「嫵媚溫柔、果然名不虛傳」（第二十八回）。柳湘蓮「年紀又輕，生得又美，不知他身份的人，卻誤認作優伶一類」（第四十七回）。與寶玉相交好的男子個個面貌都是姣好俊美無比，簡直可媲美大觀園的女子們了。

¹²⁸ Judith Butler 著 林郁庭譯，《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頁 38-39。

寶玉對待貌似女子同性的情愛彰顯了其用情的特殊，寶玉的意淫與世間的皮膚爛淫不同，意淫按照脂評的解釋就是「體貼」，完全是精神上的貼近，無論男女主要的都是用情愛悅的對象。因此《紅樓夢》中的情愛的描寫注重的不是在「性」的本身，甚至作者也沒太在意「同性」「異性」情愛之間的區別，例如吳存存在《明清性愛風氣》認為薛蟠調戲柳湘蓮與賈璉、賈珍的調戲尤三姐，在作者看來並沒有什麼不同。¹²⁹這裡要強調的是寶玉在情感上對待男女與其他男子對待男女有極大的區別：如寫薛蟠則強調他的肉慾，他玩弄妓女也同樣玩弄變童，基本上是一樣的心態，對照寶玉，他對「人」的欣賞則落在「癡情」與「體貼」上了。因此本文探討寶玉的同性關係中至此，如同李師艷梅提到的：

寶玉的生命境界展現在對外在人、事、物上，是一種無可自己的深情與執迷；展現在男女情愛上，便是以對方為主體的傾注用情，也唯有在生命深處價值觀的互通，方能以此互為知己地達至男女全心為對方的情愛層次，而這也是遠超過以美色為重、以女子或男子為可欲的情愛關係的。¹³⁰

第五十八回藕官在清明時節燒紙錢，被夏婆子拿住，寶玉挺身而出，解救了藕官。從芳官的口中，這才得知了有關藕官的一個秘密。扮演生角兒的藕官與扮演旦角兒的藥官假戲真做，日久生情，做起現實生活中的夫妻來。藥官死後，藕官又與扮演旦角兒的蕊官好上了，並發表了一番言論：

比如男子喪了妻，或有必當續弦者，也必要為續弦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丟過不提便是情深義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續，孤守一世，妨了大節，也不是理，死者反而不安了。而寶玉聽說了這篇呆話，獨合了他的呆性，不

¹²⁹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頁 204。

¹³⁰ 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頁 272。

覺又是歡喜，又是悲嘆，又稱奇道絕。說：「天既生這樣人，又何用我這鬚眉濁物玷辱世界。」（五十八回）

藕官與藥官兩個唱戲的女孩，因為唱戲的關係扮演生、旦角色的關係外，現實生活也竟也扮起夫妻來了，展現在小說中，即是翻轉男女性別角色，創造跨越性別的「亦男亦女」、「非男非女」的主體，作者讓寶玉扮演旁觀者大發讚美之詞，此中筆者歸結出兩個重點：

（一）作者在顛倒男女性別角色的嘗試上，試圖突破性別僵化的限制，呈現是人與人，一個主體與深情對待另一個主體的關係，超越性別。換言之，作者將性別翻轉了，使得性別與情愛分開了。更深一層來看，寶玉從中領略到的就是情到深處時已然撇開了性別的存在，並與性分離，兩人之間無分性別而成為彼此精神上的交流與情感上的互動。

（二）寶玉只要聽了合乎心性的話或贊同別人的行為時總回呈現又歡欣又歡喜的愉悅情形，他的「呆意」就會流露出來，因此可見他對當時的社會制度「理」的規範是發自內心的厭惡而另呈現是足堪與當代性別文化相互輝映的進步思想，因此寶玉的這一見解，無疑也是進步的，他本質上反對任何形式的封建貞操觀念¹³¹，這就是《紅樓夢》獨特的性別反省高度。

《紅樓夢》已然破除性與性向和性慾取向的迷思。並且在顛倒男女性別角色的創作上，將「情」展現在人與人之間，這是不分男與男、男與女或女與女的關係，因為這就是作者創造並跨越性別獨特的世界。

¹³¹ 張錦池：〈論黛玉性格及其愛情悲劇〉《紅樓夢學刊》第二輯頁 147，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

三、角色表演與自我展演

寶玉的同性關係具有層次和內在價值外，他的行為模式筆者歸納為兩種模式一為角色表演另一為自我展演。巴特勒在《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序言表示：

我的理論有時在理解踐履性為語言方面，以及定其為戲劇性表演之間猶豫不決。我想這兩者橫豎是相連結、彼此交錯，在省思語言行為為一權力的案例時，總會同時注重到其戲劇性和語言的層面¹³²

因此，我們發現依此概念，對照寶玉的同性關係，可以得到以下兩種互動模式，茲說明如下：

（一）角色表演

寶玉生長在傳統宗法父權制的家庭下，大家庭的階級序列規定長幼有序，任何人都不可踰越，如果踰越就要背負不肖、亂倫或違背禮法等罪名，因此家族們依循著規範進行該有的行為表現，依設計好的腳本進行演出，是什麼角色就進行該角色的表演，拒絕任何秩序的破壞，遵循社會的規範。

寶玉對待非「清」特質的男人，他不越禮，他清楚的認識到在宗法父權結構下，他的角色位置、位階該如何的應對進退、該如何的依禮而行，因為他是不會拋棄倫理與綱常不顧的。

在當時僵化的社會體制中，限制了人的個性發展，抹煞了人的尊嚴，在不平等的階級序列中，人對人的不合理的宰製與支配是由上而下的，人追求的只為滿足個人對權勢、物慾、肉慾的滿足。在「君權父權」至上與「男尊女卑」的社會

¹³² Judith Butler 著 林郁庭譯：《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原著 1999 年版序頁 22。

限制下，階級身份地位的差別使得人與人的生活有差別待遇。

寶玉在面對秦鐘、蔣玉菡、柳湘蓮、秦鐘四個男子外（即濁特質的男子），他面對的姿態就是一個傳統規範下的依身份地位所呈現的角色扮演，除了對家族成員們依禮行事外，寶玉並不會出現踰矩不合宜的行爲模式例如：好男色、狎優、狎變童、狎女色，他展現的完全與傳統社會執褲子弟是不同的風格，他有他獨特的面對方式，雖然他厭惡僵化固著的宗法父權規範，但他沒有絲毫的反抗之心，他尋找志同道合的同性男子互相關懷，開創了不一樣的價值世界，也爲汙濁不堪的男性世界點亮了一盞明燈。

（二）、自我展演

寶玉面對具有「清」特質的主體時，他脫離了角色的規範，這是沒有預設的腳本的演出，完全是藉由行爲的實踐來進行主體的建構，把身份的包袱除去，把性別的規範褪去，完全依照個人的意願來進行，因此產生了情感的流動，解開了桎梏，發現了人性的尊嚴。寶玉用情的自然，無論其對像是男或女，只要有「清」的特質與他們相處都是歡喜愉悅的。按照酷兒理論的理想，在一個男人不壓迫女人、異性戀不壓迫同性戀的社會中，性的表達可以跟著感覺走，同性戀和異性戀的分類將最終歸於消亡；男性和女性的分類也將變得模糊不清。這樣，性別和性傾向的問題就都得到了圓滿的解決。¹³³

寶玉與「清」特質同性關係呈現的是對人的尊重，人與人相處是一種無分階層，能夠獨立自主的發展自己的個性而不受任何限制的自我主體展演，反對任何一方的宰制與壓迫，這是一種特殊的個人風格的呈現。

寶玉的同性觀脫離了上下、尊卑、貴賤的限制，視人與人是平等的存在，這是難能可貴的。《紅樓夢》書中的女子如黛玉、晴雯、鴛鴦、齡官、司棋、探春

¹³³ 葛爾·羅賓等著、李銀河譯：《酷兒理論：西方九零年代性思潮》李銀河〈譯者前言 關於酷兒理論〉頁13。

等人，他們能在惡劣的環境中堅持自己的尊嚴、尊重自我並展演出自己的真性情，毫不退縮，這是令人佩服的；而和寶玉相交好的男子們如柳湘蓮將薛蟠引到郊外而狠狠的修理他、琪官大膽的離開忠順王府尋找他的自由、秦鐘甚至敢和小尼姑智能雲雨追求自我的愛情、北靜王不顧身份對琪官、寶玉兩人愛護有加也是令人激賞的，作者創造了這些人物，徹底的突破了傳統規範，讓他們盡情的展現真情。寶玉在第七十七回表示：

你們那裡知道，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樣，得了知己，便極有靈驗的。（七十七回）

寶玉重視「情」與「理」，對照在《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同性關係，除了呈現對中國傳統倫常和宗法父權下的倫理的規範外，同時也看到同性之間那種單純自在愉悅而超越淫慾的同性關係情的存在，這也是作者在中國特色的性別文化所建構出的獨特世界。

第五章 結論

本文採用西方酷兒理論的觀點對寶玉的同性關係進行系統論述，並同時使用女情文化的概念來對照寶玉的同性關係，藉此具體的來呈現寶玉的同性觀。酷兒理論的最大特點就是要突破種種的規範與限制，試圖打破固著與僵化的思維模式，而巴特勒的展演理論正可以展現寶玉的人物表現。本文同時使用李師艷梅的女情意義世界的架構，特別是其中的社會性與人與人的關係來對比寶玉的同性關係，並從中分析出寶玉的行爲模式。

本文研究的背景立基在當時封建時代，那是一個宗法父權高舉的時代，有著男尊女卑、父權至上的時代氛圍。而當時的社會風氣更讓男子們陷於講究身份地位、注重階級、攀附權勢、追求仕宦、汲汲功名、甚至鄙夷社會結構下層的弱勢人和好名好利又好色的紅塵中，有錢有勢的男子們甚至將女性與弱勢男子視爲佔有與淫慾的對象，呈現皮膚爛淫不一而足的惡行。筆者以爲，曹雪芹創作的動機正是對封建男子皮膚爛淫等惡行的反動，雖然寶玉生活在封建的環境背景與社會風氣之下，但是曹雪芹卻將他的生命樣貌呈現的異於常人，讓他特立而突出，雖然因此讓寶玉的性別變得模糊化，易令讀者誤解，但筆者以爲這些都是《紅樓夢》一書中隱晦不願明說的用意之所在，需要深度的分析語判斷才能探知曹雪芹豐富文本內容的蘊含。

另外，有關對寶玉好男風的描寫若有似無，雖然眾多研究者注意到好男風、狎優、狎變童、玩弄小廝這是當時社會階層較高的人所進行公開玩樂的活動，但少有人關注到作者創作背後價值觀。筆者認爲曹雪芹不讓賈寶玉涉入其中也是要凸顯意淫和皮膚淫爛的差別，希望藉此呈現寶玉獨特的同性相處模式，也讓中國傳統性別文化的反思得以展現出耀眼的光彩。在清朝這個最後的封建時代，筆者

認為寶玉的同性關係除了隱含著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外，也同時展現出寶玉具有與當時社會風氣不同的心志與表現，由此更可看出曹雪芹對寶玉同性關係的隱含的同性觀與創作意圖。回到本文的問題意識，即如寶玉認為男人是污濁的，又是泥做的，為何還有部分的男子能獲得寶玉的青睞呢？至於其他濁物化身的男子，寶玉又是如何與之應對的呢？寶玉面對的標準何在？尤其是書中除了賈雨村外，甚少看到寶玉對同性男子的直接的批評或表示不滿，文本中多只呈現寶玉內心的獨白，寶玉不曾從外顯的言語表露對人的厭惡，此中固然隱含著寶玉對人的基本態度，更可得見寶玉與親近的男子互動越多，情感交流就越豐富，相反地寶玉與道不同不相為謀的男子，互動越少，甚至更落到面對面無話可說的地步。

在清代當時僵化的社會體制中，限制了人的個性發展，抹煞了人的尊嚴，在不平等的階級序列中，人對人的不合理的宰制與支配是由上而下的，人追求的只為滿足個人對權勢、物慾、肉慾的滿足。在「君權父權」至上與「男尊女卑」的社會限制下，階級身份地位的差別使得人與人的生活有差別待遇。賈寶玉的生活環境是以賈府這個大家庭為活動場域，大家族的禮法無時無刻對其進行約束與制約，寶玉在家族依禮行事的活動不勝枚舉，寶玉脫離了這個規範與限制則又是另一種不同型態的同性互動模式。賈政代表著宗法父權，有他在場，寶玉通常是垂著手，恭謹應對，不敢放肆，這是對父權的尊重，也是寶玉內心不可反抗的傳統文化價值觀。然更重要的是，寶玉能清楚掌握內心的需求與尋找志同道合的夥伴快樂自在的相處在一起，脫離階級制度的限制，卸下貴公子的面貌時，他的內心世界得以舒展並獲得愉悅。

本文透過對血親倫常的分析，可以看出寶玉對待同性有不同的樣貌與面對姿態，並具有不同的面對層次。如對待直系血緣倫常關係者是依禮的規範而行，不逾禮、按本分，缺乏主動面對姿態，互動場面多是家族的活動的進行。可見寶玉在宗法父權社會大家庭下生活，無法背離傳統倫理，雖然內心使他極端厭惡此種權力壓迫與社會期待，但他終究沒有反抗，他對父親永遠抱持恭謹的態度，面對長輩也是如此同樣的態度，這是「敬父」、「尊敬長輩」的傳統倫理表現，也是中

華文化一脈相傳的文化價值觀。面對直系血緣倫常同輩或晚輩，寶玉展現該有的角色身份，在面對賈府中非直血緣倫常關係的男子時，寶玉的態度雖然較之他人更為隨和與不拘謹，但是互動時階級與倫理的觀念還是存在的。

筆者以為：寶玉的同性互動模式是透過角色表演與自我展演，寶玉生長在傳統宗法父權制的家庭下，大家庭的階級序列規定長幼有序，任何人都不可踰越，如果踰越就要背負不肖、亂倫或違背禮法等罪名，因此家族們依循著規範進行該有的行為表現，依設計好的腳本進行演出，是什麼角色就進行該角色的表演，拒絕任何秩序的破壞，遵循社會的規範。寶玉對待非「清」特質的男人，他不越禮，他清楚的認識到在宗法父權結構下，他的角色位置、位階該如何的應對進退、該如何的依禮而行，因為他是不會拋棄倫理與綱常不顧的。面對府外的男子，寶玉的姿態又有不同的表現，呈現好惡兩極，表現至為明顯，這都顯示他個人喜歡具「清」特質的男子，這特質除了要具有清淨潔白的女兒姿態外，還要拒絕經濟世道價值的收編、不談功名利祿、與人交往去社會名位化，並以「真摯」、「誠心」的情感對待人，當然還要加上純潔柔美的情性，書中的男子如秦鐘、蔣玉菡、柳湘蓮、北靜王等皆是。相反地，厭惡的對象是靠讀書為手段，汲汲營求官位，利祿薰心，進而趨炎附勢而至貪贓枉法，只圖個人私利的賈雨村。

筆者以為寶玉的行為邏輯的標準與模式，背後隱含對宗法父權的遵循文化脈絡與不同當時社會風氣具個人獨特的價值觀。寶玉與家族的成員們互動，他是以角色扮演的姿態來展現其合宜的應對態度，而面對直系血緣倫常關係外的男子除了他有個人的內在判斷價值外，他開始鬆動了角色扮演的僵化模式，在固著的體制外，慢慢流露他的真情，最後面對「清」特質的男子，則呈現出寶玉獨具的個人內在價值，脫離規範與限制，完整的展現出寶玉的內在世界。寶玉的生命特質是拒絕當時的社會期待，曹雪芹也藉此展現他異於他人獨特的思想與行為。這可以從寶玉與「清」特質男子的男男關係對照「濁」特質男子的男男關係來說明，寶玉對待清特質男子們不是以淫慾為目的，而是一種體貼關懷與平行的網絡關係，這是無關身份地位的。

寶玉在面對濁特質的男子時，他面對的姿態就是一個傳統規範下的依身份地位所呈現的角色扮演，除了對家族成員們依禮行事外，寶玉並不會出現踰矩不合宜的行爲模式，他展現了他特有的個人對人的尊重與愛惜，完全與傳統社會執褲子弟的風格不同，他有他獨特的面對方式，雖然他厭惡僵化固著的宗法父權規範，但他沒有絲毫的反抗之心，他尋找志同道合的同性男子互相關懷，開創了不一樣的價值世界，也爲汙濁不堪的男性世界點亮了一盞明燈。寶玉面對具有「清」特質的主體時，他脫離了角色的規範，完全是藉由行爲的實踐來進行主體的建構，把身份的包袱除去，把性別的規範褪去，完全依照個人的意願來進行，因此產生了情感的流動，解開了桎梏，發現了人性的尊嚴。寶玉用情的自然，無論其對象是男或女，只要有「清」的特質，寶玉與他們相處都是歡喜愉悅的。寶玉與「清」特質的同性關係呈現的是對人的體貼與關懷，人與人相處是一種無分階層，能夠獨立自主的發展自己的個性而不受任何限制的自我主體展演，反對任何一方的宰制與壓迫，這是一種特殊的個人風格的呈現。寶玉的同性觀脫離了上下、尊卑、貴賤的限制，視人與人是平等的存在，這是難能可貴的。

寶玉對待喜愛的男子與喜愛的女子態度上基本上是接近的，這無關身份地位，因爲他總是平等的對待眾人，對人總是關懷體貼呵護備至，寶玉甚至會爲具有很深的情感交流的對方掉淚。寶玉對女子與對「清」特質之男子兩者之間的差異在於互動場域不同，而清特質男子們的交往對象並不單以寶玉爲中心，他們仍有其他交往的對象，寶玉不是他們的唯一，因此寶玉與「清」特質之男子互動模式是接近「女情世界」但不完全等同「女情世界」的，其中最大的原因是男子們得以行動自由，不受「三從四德」甚至婚姻的規範，這也是當時以男尊女卑的社會風氣所造成的。《紅樓夢》書中的女子如黛玉、晴雯、鴛鴦、齡官、司棋、探春等人，他們能在惡劣的環境中堅持自己的尊嚴、尊重自我並展演出自己的真性情，毫不退縮，這是令人佩服的；而和寶玉相交好的男子們如柳湘蓮將薛蟠引到郊外而狠狠的修理他、琪官大膽的離開忠順王府尋找他的自由、秦鐘甚至敢和小尼姑智能雲雨追求自我的愛情、北靜王不顧身份對琪官、寶玉兩人愛護有加也是

令人激賞的，曹雪芹創造了這些人物，徹底的突破了傳統規範，讓他們盡情的展現真情，《紅樓夢》中賈寶玉的同性關係除了呈現對中國傳統倫常和宗法父權下的規範的結果外，同時也看到同性之間那種單純自在愉悅而超越淫慾的同性關係的存在，這是曹雪芹在中國的性別文化所建構出的獨特世界。

寶玉喜愛的對象無論男女都有他情感交流的對象，因此他遊走在清與濁的世界，時而受限，時而無拘無束跨越與穿梭兩個世界中。在具有「天生中生成一段癡情」的寶玉心中，不管是對女性還是對男性的愛，純粹是出於自然欲望和對美的追求，寶玉任其情感在具「清」的主體上進行流動與變化，這同時也是去掉規範的框架後會產生情感流動與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因此作者利用此方式進行傳統性別角色鬆動，也以展演方式突破了傳統限制和規範，寶玉的情感得以表露，完全超越皮膚爛淫社會風氣。寶玉的同性關係在面臨身份名位與情感的轉換中，有其個人面對的智慧與拿捏之道，這是中國傳統講求的圓融與愛人的表現，寶玉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展現他對人的尊重，他依循著傳統的腳步與脈絡毫無反抗，面對賈府中墮落的男子世界，他看在眼裡，但他不發一語，因為寶玉身處宗法父權的架構下，他是無能為力的。雖然有人批評他懦弱無能，連自己身邊的丫頭都無法保護，但這是沒有考量到他的處境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因為家族關係的等級秩序是任何人都不可侵犯的，這是大家庭維持穩定的一個重要力量，寶玉只能服從尊長，並以家族的利益為考量

總之，在寶玉的同性關係中，我們看到了寶玉待人處事合宜莊重與獨特的一面，同時也看到他和同性的知己在一起是那樣的快樂愉悅的畫面，《紅樓夢》的寶玉在我們的眼前進行角色扮演與自我展演的交替演出，也藉此來呈現他獨特的人格特質與價值觀。無論如何，寶玉的同性關係讓我們看到雖然外在世界的規範是存在的，但內心的世界是無拘無束的，他穿梭其中，呈現《紅樓夢》中賈寶玉獨特的兩性關係。曹雪芹在顛倒男女性別角色的嘗試上，試圖突破性別僵化的限制，呈現人與人，一個主體深情對待另一個主體的關係，超越性別。對當時的社會制度僵化的規範，是曹雪芹發自內心的厭惡，而呈現足堪與當代性別文化相互

輝映的進步思想。

參考書目

(一) 小說原典與評註

曹雪芹·高鶚原著 馮其庸等校注《革新版彩畫本紅樓夢校注》，台北：里仁書局，2003。

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二) 專書

上也千鶴子：《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台北：台北時報出版，1997。

王書奴：《中國娼妓史》，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8。

王崑崙：《紅樓夢》人物論，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朱嘉雯：《紅樓夢導讀》，宜蘭：光人文社會學院，2003。

江佩珍：《閱讀賈寶玉》，台北：文津書版社，2004。

余昭：《紅樓人物的人格論解》，台北：INK 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8。

余英時：《紅樓夢的兩個世界》，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

李漁：《李漁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拉曼·賽爾登 等著 劉象愚譯：《當代文學理論導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吳存存：《明清社會性愛風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0。

林景蘇：《不離情色道真如：《紅樓夢》賈寶玉的情慾與悟道》台北：大安出版社，2005。

胡文彬：《紅樓夢與中華文化論稿》，北京：中國書店 2005

- 涂瀛：《紅樓夢論讚》，見一粟《紅樓夢卷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63。
- 孫愛玲：《紅樓夢的對話研究》，北京：北京大學書版社，1997。
- 郭玉雯：《紅樓夢學－從脂硯齋到張愛玲》，臺北：里仁書局，2004。
- 郭玉雯：《紅樓夢人物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1。
- 郭玉雯：《紅樓夢淵源論從神話到明清思想》，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6。
- 郭松義：《倫理與生活-清代的婚姻關係》，台北：商務印書館，2000。
- 陳美玲：《紅樓夢中的寧國府》，台北：文津書版社，1999。
- 陳奎熹：《教育社會學研究》，臺北：師大書苑，1999。
- 康正果：《重審風月鑑》，台北：麥田，1996。
- 張錦池：〈論黛玉性格及其愛情悲劇〉《紅樓夢學刊》第二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 詹丹：《紅樓情榜》，台北：時報文化，2004。
- 楊國樞等著：《社會及科學行為研究法》，臺北市：台灣東華書局，2003。
- 齊浚著：《持守與善變-明清社會思潮與人情小說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8。
- 鄭雲鄉：《紅樓夢導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 錢道慶：《紅樓夢超前意識與現代闡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2004。
- 劉心武：《劉心武揭秘紅樓夢第二部》，台中：好讀出版，2006。
-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中華書局，1963。
- 劉夢溪：《紅樓夢與百年中國》，台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薩孟武：《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台北：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77。

嚴明：《紅樓釋夢》，台北：紅葉文化，1995。

嚴明：《紅樓夢與清代女性文化》，台北：紅葉文化，2003。

聶鑫森、聶鑫漢：《紅樓夢性愛揭密》，台北：宇河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5。

（三）性別理論專書

茅鋒：《同性戀文學史》，台北：漢忠文化出版，1996。

何春蕤主編：《從酷兒空間到教育空間》，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

周華山：《同志論》，香港：香港同志研究社，1995。

茅鋒著：《同性戀美學》，台北：城邦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

施曄著：《中國古代文學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

紀大偉主編：《酷兒狂歡節：台灣當代 Queer 文學讀本》，台北：元尊文化，1997。

張小虹：《欲望新地圖：性別.同志學》，台北：聯合文學出版，1996。

陳益源：《古典小說與情色文學》，台北：里仁書局，2001。

陳雅澍編著：《霸王別姬：同志閱讀與跨文化對話》，嘉義：南華大學出版，2004。

楊潔：《酷兒理論與批評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羅賓等著，李銀河譯：《酷兒理論：西方90年代性思潮》，北京：時事出版社，2000。

劉達臨：《性的歷史》，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

顧燕翎主編林芳玫等著：《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靄理士著、潘光旦譯注：《性心理學》，上海：三聯書店，1987。

Deborah T.Meem 等著 葉宗顯、黃元鵬譯：《發現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與跨性別》，新北：韋伯文化國際，2012。

Judith Butler 著 林郁庭譯：《性/別惑亂-女性主義與身分顛覆》，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8。

Tamsim Spargo 注，林文源譯：《傅科與酷兒理論》，台北：揚智文化，1996。

Judith Butler 著 郭 吉力 譯：《消解性別》，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9。

Judith Butler 著 張生譯《權利的精神生活：服從的理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四）期刊論文

李艷梅：〈從中國父權制看《紅樓夢》中的大觀園意義〉，《紅樓夢學刊》第二輯 1996。

李艷梅：〈從性別視角論《紅樓夢》女性文化的“痴情”生命境界〉，揚州國際紅樓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4。

施曄：《文學評論》〈明清同性戀小說的男風特質及文化蘊涵〉，上海師範大學社科處年第 2 期，2008。

林火旺：〈自由社會倫理體系中家庭的定位〉《中國家庭及倫理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9。

黃曬莉：〈中國家庭人際倫理之辯證轉化〉《中國家庭及倫理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漢學研究中心，1999。

楊詞萍：〈《紅樓夢》中同性之愛的敘寫〉，《雲漢學刊》第十四期，2006。

路云亭：〈情種新解—賈寶玉的性愛思想〉，吳錫教育學院學報第 21 卷第 2 期，2001 年 6 月。

裴雪萊〈淺談賈寶玉等人的同性戀問題〉，《黑龍江教育學院學報》第三十卷第二

期，2011。

廖咸浩，〈「雙性同體」之夢：「紅樓夢」與「荒野之狼」中「雙性同體」象徵的運用〉，《中外文學》第15卷第4期，頁138-152，1986年9月。

廖咸浩〈說淫：《紅樓夢》「悲劇」的後現代沉思〉，《中外文學》22卷2期14，頁85-99，1993年7月。

潘允康：〈「家本位」與中國的工業化、現代化〉，《中國家庭及倫理研討會論文集》，1999。

劉展：〈《紅樓夢》中的同性戀書寫研究〉，《古代文學》，2009。

鍾年：〈中國家庭的人生角色——以幾種女性角色為例〉，《中國家庭及倫理研討會論文集》，1999。

（五）學位論文

李艷梅《《三國演義》與《紅樓夢》的性別文化初探——以男義女情為核心的考察》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

沈俊翔：《九〇年代台灣同志小說中的同志主體研究》，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

何志宏：《男色興盛與明清的社會文化》，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何大衛：《中國古代男色文學研究》，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5

邱妙娟：《《紅樓夢》的愛情描寫與愛情觀》，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

藍秀虹：《主體與性別認同：論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同志理論》，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1。